

献给何适

“千年前祖狄刘琨闻鸡起舞，也不过如此”

汤川 2022年
昆明后K25潜水中心



“今日は、風が騒がしいな…”

代序

文/何适

《友人》

三点自然醒来，熟练的套上棉裤棉服，开启了新的一天。天气渐凉，放眼全国，云南的冬天来得较晚，但还是想问一下小学老师：说好的四季如春呢？

好吧，对不起，原来四季如春说的是昆明，但我在曲靖。

18年某天晚高峰，在天津六号线中，那时好像抖音刚兴起，各种黑噪音此起彼伏。在那节车厢，像我用刷知乎来对抗着通勤时间的虚无，都足够让我自满。何况我刷到了当时ID为 Melonpi 的他，又去关注瓜皮碎语这个公众号，发现，原来这他妈才叫思考。

回头看，当时知乎算法帮我推荐到的这篇文章，直接影响了近年来，甚至改变了一生的走向，平行时空中，那些没能刷到这篇文章的“我”，都在羡慕我的运气吧。

来曲靖半年多，三月的大风天让我多次骂娘，面对着傣味也是忍俊不禁“有必要这么辣？”

一起度过半年多，再辣也值得。

在他指导下我学了跳舞，唱歌，摄影，印自己的书（帮自己引流一下）多次感慨，原来这才叫生命力，原来这些东西我也能学会，原来能学这么快，原来这才是我的极限啊。

错。不会有极限的。

最近三点起床，更是逐渐突破了生命力的极限。他能敏锐察觉到生活的难题，又能略带轻松的解决。把晚上意志力薄弱的时间储蓄起来，放到转天早上清醒时来消费，这个逻辑拍案叫绝，带我跟着沾光。我看着他一次次见招拆招，从来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嘴里常挂着那句“多思考下不就有办法了”他可从没给自己设过限。

有的人，只是认识他，就足够幸运。

从旁观者变为同行者，甚至能在他的书中留下一笔，更是感谢命运。

何适

2023 年 11 月 19 日

于汤川家

2.20 [无名之辈]

死是生的一部分，亦或相反。

曾花半月工资送荔园喜欢的水杯，相比她说带我看华盛顿邮轮烟花，我更希望她将来借我直升机自杀。谈到万米高空坠亡的种种细节，我兴奋至极。

我惊叹《神界：原罪 2》能从随手打死的 NPC 身上中搜出书信，上面有他名字，写满了他的缠绵悱恻和漫长岁月。而我日记却很少出现朋友名字。明明两个人碰撞的灵感，却总用室友老师来代称。

也让读者误以为一篇日记出现三次的学妹是同一个，误以为我一往情深。我自知哪句她是哪个她，却忘记从日语学到的礼仪：两人对谈，仍以名相唤：某君、某酱、某桑。类似阿纳塔这样的人称代词日常不会用，它专指另一半。

我古琴老师，哦不，蒋老师，提谁都指名道姓，唯独用过的一个代称是老师：她说老师骗她弹琴不能留指甲，她说了很多次老师如何，过半年后才知道，她老师是她老公。

假设荔园把我跳飞机的录像传油管，却用朋友作为代词，隐去我姓名，我就算化作厉鬼，也扭送她来三生石吵架。人的思绪像跳跳球，若无壁可弹，只剩被沼泽吞噬的寂寞。

我在过马路，斑马线不认识我，却也不妨碍我踩它脸上，由宋冬野的歌词联想到给我妈打电话，问她到家了没有。翹动整个地球才不该抹去支点功劳，哪怕支点浑然不知。

人间情痴无关风月，文献出处无关产权。
只是有关，将心比心的良善。

3.10 [闲敲棋子落灯花]

邪恶无法创造新事物，它只会腐毁已被善良创造出的美好。

还债促成人生的浪漫。有债必有贷意味着，你曾对自己在内的某人，欠下了名为信赖的期许。

《魔戒》感人至深在阿拉贡对佛罗多的信赖。

幽谷一别，双塔奇兵，他们再无机会联络、未知对方生死，更不知伟大计划进展到何处，可到最后人皇拿苍生做诱饵，只是赌佛罗多早已信守承诺，此刻就在魔多的火山上踟躅。

最终拯救中土世界的，是两人为约定赴汤蹈火的默契。

一个人的成功，是另一人期许不落空。

这是鸡黍之交的内核，也叫武侠精神。

3.26 [发情的家猫是最准时的闹铃]

做微针时医生说：这项目女生做没男生疼，因为她们太渴望变美，便不觉得这种疼痛无法忍耐。

而一个女人若对外貌足够自信，就不该指望能从男人对她的评价中找出任何有建设意义的成分。

因为男人 99% 的话为脱裤子而说，不值当回事。

那剩下 1% 呢？呵，穿上裤子才后说的，更不值。

黄静文说：这事让我尴尬得一辈子都不想见你了，但想到要是一辈子都不能见你，我就更难过了。

她总用稀松语气对我直球暴击，像医生的滚针在脸上狂飙。

我叹道，一个男人若为脱她这样姑娘的裤子而说再多的话，忍耐再多镜花水月的孤寂，都是值得的。

上海疫情封城，偶然听到《你曾是少年》：
有一套房子后，才能去爱别人吗？
欲望边埋着错过的人，当青春耗尽，只剩面目可憎。

热评：我在 20 平的小屋吃着苹果，哭着听完这首歌。
小夸：你还有小屋，还有苹果吃，还可以哭。

4.7 [春三月]

年少家里厨房始终只有一人，做饭的人忙、等吃饭的人闲，
节奏错位，玩游戏被叫吃饭的人揪心，叫人吃饭的人寒心。

今天我妈炒菜，我在旁边切水果，她打鸡蛋我剥起了玉米。
倒不是变自觉，只是两个会做饭的人 “混口饭” 的默契。

从回家到出门，节奏惊人和谐：没人因候菜而无聊，没人
为仓促而遗憾，交谈早在洗菜洗碗间完成。不用筷子戳着
米饭想话题。

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厨房是家的中心，因为吃意味着相聚，
其中一方不会做菜，就制造双方情感的时差。

若把本可培养的默契变隔阂，还不如点外卖。

4.10 [天仙配]

印象文学多些雕琢，就可换个简称，称之为：诗。
诗人不必自称诗人，诗只是守护自我观察的勇气。

采耳的小姑娘笑道：你可能风流惯了吧？
我脱口而出：也不是惯犯，偶尔胁从犯。

4.20 [印象主义工具人]

莫扎特抱怨人用“天才”剥夺他一天练琴十二小时的刻苦，
可他不诚恳，长时间自发沉溺，他早已逾越了抽象的鸿沟，
这个杀时间的过程明明极度愉悦，他刻的不是苦，是甜美。

我昨天学美甲，发现无须穷尽所有款式，人们真正的需求，
是让美甲师启迪自己的审美。《调酒师》强调酒吧不该有
菜单：对顾客而言懂鸡尾酒的不需要看，不懂也是看天书。

没把菜单的酒调好不入流，调好是三流。按顾客要求定制
是二流，能给没要求的顾客，推荐出他们满意的酒是一流。

透过顾客表面要求，满足他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深层次
渴望才是神之酒杯。

服务业的精髓，是对顾客完成润物无声的心理咨询。
每句看似无关紧要的废话，都可能是在发求救信号。

点什么酒消什么愁，染什么指甲向谁炫？

不清楚就理清，无欲求就先种草，可她看似无所求，却还来，就意味更深的需求：探索自己需求的需求，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

我大学时只找一个理发师，别人有美发技术，他有驱动这技术的灵性。服务顾客要求太低级，服务七情六欲是奥义。

4.20 [夜不下的黄昏，明不起的清晨]

猫天天吃粮，偶尔鸡胸鱼虾便感激涕零，再高冷的猫也因投喂而粘人。可若当猫习惯了不吃猫粮，深夜和清晨理所当然的叫唤，便有了层对奴才吆喝的厌烦。

猫通常是升米恩斗米仇，而狗通常不如此，狗比猫聪明。

有故事讲：老者资助贫困青年，青年衣锦还乡后，却觉得受过下人资助的段过往有损颜面，下令取缔了老者的书摊，才敢舒心走那条路。

无惭无愧是因为自卑致使的贪婪，大恩大辱间杀心顿起。
朱重八老乡是这么死的，马走日是这么被项飞田追杀的。

松本清张的《砂之器》。

聪明人能自我和解，不自卑就不贪心。

猫没聪明到理解食物是怎么来的，更没聪明到能理解无法自给自足的原罪，便只能依靠脆弱的因果关联，像蠢人用仇恨取代感激那样，用哀怨增加斯金纳箱里老鼠摇铃铛的力度，可气又可怜。

我行之有度，教它做猫。关猫粮面前，饿上半天爱吃不吃，再叫就打。

不是妈妈讨厌鱼头爱吃鱼尾，也不是长辈爱打屁股。

只是她太爱你，即便不得不用这种沟通方式，也琢磨浑身上下，就只有屁股能打。打哪都怕打伤，不打又眼看着误入歧途。

猫听不懂人话，却也只能打屁股。这种斟酌猫也不会明白。

而我怜悯它的愚笨，心中才没恨意。

4.21 [食色表里]

小夸肚子饿不敢看吃播，问我半夜看美食剧不饿吗？

看完《南极料理人》和《侠饭》，我顿悟了吃播和美食番的本质区别：食色性也，但吃播会看饿，美食剧会看满足，同样色情会诱发性冲动，但情色并不会。

黑道大哥被问为何精通料理：我们这行今日不知明日事，只是不想吃不讲究的食物，他每餐都当成断头饭。

古时十恶不赦的罪犯，也会在被问斩前以美食送行。饲料给禽兽吃，食物给人吃，精致美食就对食客的尊重。

美食番鼓舞观众，相信自己配得上。品位，是把自己当最重要的人招待。

《孤独美食家》总琢磨晚饭去哪吃，他觉得自己的胃，配得上为美食耗费的时光和钱财，叔的字典还没有这一页呢。
《我要准时下班》小吉高踩点走人，就只为了准时到居酒屋，喝上最爱的啤酒。

《南极料理人》和《深夜厨房》则告诉别人，你配得上。

你值得我在南极汽油烤肉，只为满足你生日吃肉的愿望，你配得上我在山旮旯和面，只为满足你钟爱拉面的倔强。

《侠饭》里的废柴男主，人生一片屎黄，不讲究吃，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配被精致对待，无论被自己，还是被别人。

情色不同于色情，色情大多是廉价泡面，二情色电影中的性，是种深邃的接纳，就像《魔女的条件》松岛菜菜子用教科书般坚定的眼神在校会上当众说她爱自己的学生。

吃播不同于美食番，题材一样，但性质相反。

吃播是你穷逼吃不到，我吃给你看。是这屌丝操不到，我操给你看，不论是你不配还是不会，就只能蹭着探花大神的纸醉金迷自慰，闻着豪横主播的万里飘香下饭。

美食剧让你相信，生而为人你就值得。鹅肝是法餐里高贵的食材，可那些被圈养起来的鹅，生存的全部意义就仅仅是被残忍地灌食，长出更大的肝来，再高贵的食材也只是工具，而再低廉的人类，他也是目的。

哪怕你一无是处，也配得上这块牛排，哪怕你身无分文，也可把家中剩菜细心烹饪。美食剧总把镜头向食物抽离，心中却向着食客，品味着爱与和平。

吃播、色情擦边球和爽文没差别，只为方便你意淫，越为你方便，内心越看你不上。搔首弄姿的女主播，打心底把屌丝当乞丐，却又笑脸相迎想捞到油水。猥琐男人和废柴学生的设定，只是为更方便带入。

吃播镜头凑更近，内心离你更遥远，穷逼们，还不打赏。

所以你会饿，会馋，会越看越在与人的落差间厌恶自我，被自卑折磨出永不满足的饥渴。这些施舍是残忍的，就像对残疾人的刻意回避更让人难堪。

不是所有人，都像《触不可及》他心中没轮椅。

纯爱电影不刻意扭曲男主，都郎才女貌，都是霸王别姬，不会让男主变得猥琐让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意淫更加逼真。

它不假装怜悯，但也不歧视观众。

美食剧告诉你值得，但得干巴爹。情色电影告诉你，人间情爱值得，但这一切不会理所当然。美好要你拼命去争取。它们赤裸而坦诚地鼓舞观众，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为了这世间的美好而战，努力变帅、变温柔、变得有更吸引力。

“煮饭吧”

4.30 [业障]

一个设施齐全的健身场地只包括两部分：你和周围环境。

观察并利用周围事物，是人正消失的本能。

如何形容新冠疫情的漫长？

何适说：以后跟小孩说叔叔们疫情前就认识了，他们会觉得了不起。好比听爷爷吹嘘：我和你奶建国前就谈恋爱了。

人讨论这百年难得的日全食，做什么好。

韩寒说：还不如抓住这两分钟找人做爱。

将来好跟人吹逼，我最短的一次，不过是从日出日到日落，日落又日到日出。

可日全食太短，短到我正看韩寒博客，还嗤笑间就已错过。

疫情太长，长到上一秒还庆幸晚收假，眨眼宅成东亚病夫。

5.4 [微凉的记忆]

给顾客磨指甲，她问我以前做什么的？我说律师。
她不再管我蹩脚手法，两眼放光问能请教问题吗？

指甲早已封层，又拉着我多喝了近半小时茶。
律师若不以诉讼谋生，学吟游诗人悬壶装逼：

“江南折过花江北饮过马，掂些旧事抵酒价”

这事有趣在，单靠美甲陪聊竞争激烈，单法律咨询也沉闷，
偏偏做美甲时普法，顾客喜笑颜开。好比看书枯燥，泡澡
又无聊，躺在温泉里插着果盘看书，就是天仙配。

江湖多的是屁事没有但就对法律好奇的人，谈资亘古不变。
因为被法规范的社会人，当然好奇什么是法，什么是规范，
什么是社会，什么又是人。

和领导聊，我希望有天手持心理咨询师证再开深夜食堂，
边卖拉面边科学系统治愈人心才浪漫，希望给人推拿时，
附送一杯手冲咖啡。

希望下次在酒吧跳 Salsa，可以抢过调酒师的 Shaker，给
舞伴来杯长岛冰茶。

遗憾上次在木匠工坊做尤克里里时，我还不会弹。上次在抚仙湖围炉夜话，听不懂他们说的猪肉经济。上次去大理，没来得及学 DJ，上次去贵阳，没来得及考摩托车驾驶证。

和领导说你还有五年退休，但我已退休五年，高考结束后，我心一直荒诞。是个山水闲人，诗债换酒钱，余生皆假期。

旅客无家天下家，我只是人间一游客，愿无一特长傍身，便闲花宿柳，嫖天下之绝技，白首太玄经，不会嫌压肾。要永远怀揣诗性，用余生记载世事，并笃信它是有趣的。投胎难得徐霞客，至少学做蒲松龄。

5.5 [死神的精确度]

铁力炫耀她人生第一辆坐骑。

我问 15 码限速哪来飞一样感觉？

想起我去年卖摩托，它很不持久却不限速，圆通大桥上能冲到 110 码，高速公路上风太大眼泪横飞。

那时天天玩 GTA，弹射起步见人就撞。意志饱满分得清梦，可前额叶劳累过度，幻想与现实界限被抹去只有印象碎片。

四下无人的夜，我在昆明二环兜风，常因走神而鬼迷心窍拧龙头，回过神来刹车给自己一耳光。我可不想正直青年，从天桥飞出去，才清醒接受审判，遗言都来不及细想。

我大多时候很稳，载人也稳。但新闻里昆明高架上的女骑身首分离一刻前，肯定也如此自负。智者从不等悬崖勒马，是风和日丽的午后，没有任何警告，也没风吹草动，仅是吹着小曲，顿了下，就绕开危楼，也丢掉了手中的哈根达斯。

人在概率前要保持谦逊，哪怕我天天酒驾，都有可能逃过抽查，哪怕回回半夜飙车，也可能飙到六十岁健在。

但我年幼时，偏被人当街抢过包，被风吹路灯罩砸眼前，散步被麦穗戳眼做手术，去抓老鼠差点掉垃圾坑里淹死，碰巧发小路过救了我一命。

卖掉摩托才半年，就听说这发小在雨天刹车，从摩托上摔下来锁骨粉碎性骨折，再偏一分，就当场没命。

后来我逢人就说双翘代步不如长板，长板轮子大，底盘长重心稳，撞到石头不容易翻。我在 GTA 骑单车，反向治病。

我对铁力改口：你很睿智。我上班骑单车，均速才 12 码。

之前我每次候机，都在备忘录写随笔，起飞前发掉朋友圈。

总不好意思说，万一坠机起码更新了遗书，要在弥留之际，都不知道自己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得多憋屈。

身边的人都只表面怕死，我是真怕死，因为我从未见他人因怕死而严肃做过任何改变，总严肃哀悼两天，日子依旧。而我看完《老子的裙子去哪了》，真花一整天，假设自己得了癌症，用 One Note 列下详细遗愿清单。

同行的每个人，总把过山车的安全感视作理所当然，可是都 2022 年了，在长水这个我发过三次遗言朋友圈的机场起飞的波音飞机，照样在广西坠毁。

正经人为什么写日记？

正经人无愧于陈芝麻烂谷子，有勇气坦然面对明天和意外。

显然坠机的那几秒钟，来不及诉说我对世间的看法：对女人抽烟发表看法、对老头骑单车发表见解、对书柜上的几本书归谁继承、对谏山创这神经病伤透了我的心、联想到《you are beautiful》中文直译版《你是美丽的》信达但不雅、对未来来得及说出我最喜欢的酒是青梅酒，避免上坟的人选择困难症，让想淡忘你的人灰色头像一删就淡忘，更来不及让想缅怀你的人们，有着数不尽的细节可致敬。

我的童年网友遇到汶川地震，青春期的网友某天人间蒸发，我听了几年的本兮某天听说她跳楼，也喜欢多年竹内结子。

我从中考前开始写日记，深知再过一百天就离开这个操蛋的地方，像倒计时般记载着我日趋一日地兴奋。

记载着 7 月 1 日我免费了再您妈的见。
也日复一日，记载着人间的五味杂陈。

我亲友都不爱拍照，像车晓漫永远羞于他拍。我日记中提到的人，并不等同真实的他们，有片面，有偏颇，有误解，可他们永远活在了我心中，并非过后才追忆，而定格在了当初的模样，只需看到一句对白便 Yesterday once more。

是不间断地记叙给我这样的从容。

哪怕明天我就被天降鸟屎砸死，可在人生走马灯那一刹那，我对世事了无遗憾。纵使飞来横祸，也都拦不住这份从容。

因为截止那时那刻，我想说的，该说不该说的，早都说了，死神来得及跟我玩闪电战？

与命运对弈，我早留后手。

5.6 [水中藻荇交横]

她问：不冷你为什么抖？

我说：无论采耳多少次，都如同第一次随地大小便紧张。

她问：那你是看我长的靠谱，才专门点我咯？

我说：你长得一点都不靠谱，单纯好看，如果非得有个人对我进行人损赔偿，同我名字被一纸诉状永远捆绑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话，我希望那个人是你。

她气笑道：真想把你耳朵戳了，大不了我养你。

她说：你耳朵是我职业生涯的一道坎，耳屎太难夹出来了。

我说：是两道，右耳你还没看呢。那你可得好好感激我，给你提升职业技艺的素材。

她说：小李有强迫症，一片片夹出来确实好爽。

我问：为什么用第三人称呼自己。

她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喜欢自己。

我问：噢，那你多大？

她说：你猜？

我说：二八。

她答：我真想把耳屎喂你嘴里。

忽然想到，两年前我跳桑巴扭到腰。

踩背的妹妹问：你感受下我有多重？

我说：七八十？

她一脚踩我命门：小老弟，重新给你次组织语言的机会。

她怨我不解风情。

我叹口气道：姐姐，听过帕斯卡吗？压强得乘以接触面积才是压力。你不在我身上躺平，我怎么感受你鹅毛般轻盈。

回过神来，小李正用钳子把耳屎往我眼前挪。

我忙说：姐，阿不，妹。二八他妈是二乘八，二八佳人体如酥的二八。

我转移话题，问这孔雀毛是真的吗？

她递给我：喏，借你玩。

她见我用鼻子闻，问这是啥鉴定方法？

我说：我是在闻上面有没有你手留的余香。

她问：有没有？

我说：没有，但我觉得有。

她愣了下碰到桌子，我问是不是音叉掉地上？她说你怎么能听出来。我没搭理，只是问音叉为什么要对自己膝盖敲。

她问：不然往哪敲？

我赶忙说：别敲我，小心我假装膝跳反应，弹你怀里去。

我问：我身上臭不臭呢，刚跳完舞一身臭汗？

她说：我鼻子阻不知道，刚楞那下没戳到你？

我说：我走神呢，没注意到。

我说：剩一点捻不出来别管了，留点碎屑下次有理由来。

她说：不行！必须弄干净，反正你容易上火耳屎增生快。

下次你想我了，就会上火。

我问：这算哪门子祝福？

她说：要不弄干净，强迫症小李抑郁了就要去喝酒。你先记下我微信，等喝醉了叫你来扶。

我没接茬，她问我皱眉想啥。

我说我没在想，在背你的脸。

她不解，啥叫背？

我说：背诵的意思，你有教科书般的三庭五眼，四高三低。

毕加索年少时仔细观摩过太多美人脸，我像背道德经一样：

睁着眼看会，又闭上眼回忆，眨眼间在心中补颗嘴角痣。

就像学围棋要背定式，人潜意识反应速度快，手筋背得多，自然会频频无意走出妙招。而我脑子也要堆积足够多灵感，美女看得多，才能总在化妆和摄影的时候，每每神来之笔。

况且我比较内向，如果将来写小说，需要描写美女，可我又不是美女怎知美女如何说话，只好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她说：那这么说，你就对我一点感情都没得咯。

我说：没有，但我觉得有。

我说：有些人很排斥逢场作戏，怕玫瑰带刺，怕高明猎人总以猎物形式出现。但我喜欢你的聪明，是因为你能理解：假作真时假亦真，假归假，但作假时的心，却很真。

人生太短，短到来不及喊 Cut 就结束。要是足够长，一切都只是逢场作戏。比如，假设我们能活千万年，纵使山盟海誓也会几百年真，几百年演，几百年炽热，几百年冷清。太长的生命才分真假，短暂的人生真假没多少区分的意义。

假如只能活一天，朝菌不知晦朔，来不及变心就逝如昼夜，这作假的夜，何尝不算至死不渝？

我，是一个演员，在演一个诗人。

人类的一生，相比宇宙深处那些近乎永生的狗杂种来说，我们从呱呱坠地到白首入土，不过是，楚门过了个清晨。

我唱一夜《梦望断》，演一宿小楼听春雨，寂寞近乎永恒也不过是楚门对镜头，说句 Good Morning 的功夫。

那么，屏幕前的你会好好演好这段麦克白，在唱片声休止前跳好这支舞吗？我会的。

正巧在读《沉沦》，想必郁达夫也会。

恍惚间，我想起横道世之介双手插裤兜，闻了闻自己两边腋下有没有臭味，满意一笑，对着身旁等车的陌生女孩说：“嘿，我会跳桑巴”

小李正收东西，看强迫症理工具是种享受。

出门前，我划火柴用烟漱口，以便克制半夜吃糖的冲动，随口问她，你脚上纹的，是什么图案。

她说：是电线杆，没解释为什么，便嬉笑离去。

我叹：呵，女人。

采耳师傅在我耳朵遗落再相见手帕，点起心火。

5.6 [梅溪]

有人咨询我情感问题。

她问和对象接吻脑子一片空白，担心说点什么破坏意境，四目相对又尴尬，怎么办。

我说：你扶着他头让他闭嘴，用舌头在他嘴唇从 A 舔到 Z，像手术一样严谨，没墨就让张嘴，从他舌头蘸墨，等对象忍不住问你是不是脑子有病，不就又出现了合理的话题？

不过这也有风险，万一你对象以牙还牙，在你身上别地方也从 A 舔到 Z。所以，只舔，不解释就好。

让他在漫长的一分钟，看不见你的心却又隐约感受得到，让他保持着困惑、庄严、想动却不敢动，不动又总想问。

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为解开你的邪教仪式而揪心，心里想的都是你舌尖迷离走位，在恍然大悟和好像又不对之间反复横跳，最终感慨：A secret makes a women women.

我正滔滔不绝，却被她打断：哈哈骗你的，没男朋友，就想知道你和人暧昧会干些啥。

我说：姑娘挺有性格，小丑竟是我自己。

她问：要不要我教你怎么勾搭我。

我说：我没那么被动，给我张你最好看的照片。

她问：你拿去干啥？

我说：救火。

她说：这张好看。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男人的那点心思

我说：我以为女人不会向男人请教如何谈恋爱，除非

她问：除非什么？

我说：项庄舞剑。

她问：那你为什么要教我从 A 到 Z？

我说：我很好奇，二十六个字母，要蘸几次墨。

.....

她最后问：你将来会不会把我写成小说角色？

我事后说：能为你改名，是我的荣幸。

能为这段过往研磨着色，是我的荣幸。

人间不如意十有八九，就像世界杯偏偏要在这时候就开始
预热，以至总被一些别扭的谐音解构好不容易酝酿的情欲。
你说是不是，梅溪？

5.14 [时空幻境]

铁力说，终于感受限速存在，骑电动车上街，是个人都能从旁边超过，把自己甩身后。

我说，你是后浪。

明明在往前行驶，却因相对速度产生时光倒流的景象。

养猫有什么意义？

我看不到头发如何渐渐齐眉，忘记头戴红领巾时的视线，人被凝固在时光之轮的某一刻度，感受不到生命的流逝。

就像铁力曾经感受不到电单车 15km 的限速，直到被超车。总是等发觉时，春天已过了大半。直到，我被猫超车了。

明明去年只有手办大小，害怕就会钻进我 41 码的运动鞋，五个指头能捏在掌心的小东西，变成摊挺着大肚子的毛毯。我越清楚这抱起来有半桶水重的猫，就是过去那一罐可乐大的小不点，就越感慨生命。猫怀胎仅两月，一岁就成年。

呼吸频率越低生物越长寿，龟息法顾名思义，是为长生。

猫作为一种植物，却在生命轨迹上车飙太快，一秒不到的呼吸间隔，不用听诊器就听到憨厚的湿罗音。

我避免与猫同睡，怕被猫带快呼吸频率，久而久之折寿。

养猫后才能理解老人渴望抱孙子，非说猫哪个阶段最可爱没有定论，可旁观这成长过程，便是养花种树快乐的根源。

我看着一只小奶猫变奶妈，看到生命的奇迹，就像潜水上升时，从水中泡沫看太阳，太过惊艳，就渴望再看一次。

父母用几十年，把一坨婴儿拉扯大，从只会呜哇到乌拉，堪比荒山播种，隔世回首置身花海。

这过程太绚丽，他们太想再看一次。

孩子们还没见证过生命的奇迹，怎会明白这种渴望有生之年再见证一次无论付出多少代价的执着。

在这场时空幻境中，生命如车流，我亦是逆行。

5.14 [朕的钱]

素食能带给人什么？五彩斑斓的大便。

我曾以为屎只有一种颜色，尿只一种浓度，屁都一个臭味。

一年前，机缘巧合两天没吃米面却吃很多青菜。次日大便变绿，吓得我以为身患绝症。

得知身体无大碍，却变心理疾病：我会为绿色大便一惊一乍，不正说明从记事起，我居然二十年饮食结构都没变过。

我无意争论吃什么好，只想到人的骨骼肌肉，肤质相貌，精神气质，全都由食物决定，吃什么决定你变成什么人。

但我整整二十年，都没改过出厂预设的系统密码。二十年，我都不知道人生还有屎变绿这种可能性。

吃多了蔬菜屎变绿，吃多谷物会变黄，吃多西红柿会偏红，也可能是痔疮。吃了动物内脏易变黑，当然也可能胃出血。

倘若我生在另一国度，另一时代，另一方水土，头一次碰到教科书般标准的棕黄色香蕉状的理想大便，也会震惊吧。

人的意志像卑微的首相，明面主宰着一切，却要时刻面临着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君权与相权的掣肘。人对自我统治的实权到底有多少，答案让人背脊发凉。

人成长就像中央集权的过程。

我不在意月工资多少，但很在意为什么刚花五块钱买了雪糕都由不得自由决策，就像首相能决定几十亿的军费开销，却没有去内阁餐厅吃饭的权力。

势单力薄的首相，独自面对庞大的公务员体制，改革阻力一直在内部，阻碍我变更好的一直是自己。

康熙十六擒鳌拜，嘉靖道长将一群阁老玩弄于鼓掌，同时也有东汉末年血衣诏书的笑料。

军权不能丢经济不能断，与欲望周旋安抚好苦痛，就连过午不食还是一日三餐更能精神，内阁都无法给出权威判断。

就连拉出什么颜色的屎，都要微服私访，七下江南，一次次反贪革除阻碍，才能不再拉稀。

大明亡于党争，人也总在自我内耗中眼睁睁看山河永寂，朱颜辞镜花辞树。

诚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勾践没有一天不卧薪尝胆。

一条绿色大便的动荡，便是傀儡君主的呐喊。

是幼年万历，默默发誓要熬死张居正的呐喊。

5.14 [拉面]

这世上有专业的煎饼果子，有行业制定标准的过桥米线，有人精通咖啡，也有人专卖炸洋芋暴富。

我做饭并不难吃却不好吃，完全不够好吃，什么都会一点，每个菜都平平无奇。没时间做饭是假的，每次饿了往外跑，只是不想吃自己做的平庸的饭，我没有日复一日做一道菜，成为这道菜的专家。没绝活拿手菜，等于从没入烹饪门槛。

何适说，看到热腾腾的面的治愈感，换成米饭就瞬间消失。

小时候看《槲寄生》：

就像一个淋雨的人回到家，心爱的人递上热毛巾换好衣服，然后她端上一碗热汤面。我可详尽描述那场雨，那块毛巾，那个人。

但我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

5.15 [公主切]

如何形容化妆学校男女学生数量差异之大？
没有男厕所。

我问旁边姐们，为啥她也第一次来，编发却一看就会？
她说：那是你从小没玩过芭比娃娃。

同学说，我最喜欢芭比娃娃一直想玩真女鹅，但二胎还是生了个男娃快气死了。

有人附和：我不让我姑娘剪短，就为了方便玩她头发。

她又说：我一已婚妇女听你们小姑娘张口闭口生殖器都脸红，指着我说班上不是女儿国，还有个男生，说话注意点。

钱钟书说：十八九岁的男生心里装的女人比皇帝三宫六院还多，对她们想法比厕所还脏，但同时又向往着最纯洁、美好的爱情。

要是监听男生宿舍半夜的聊天，个个都该被枪毙，但他们到异性面前，青涩腼腆，都不用装。

女生好不到哪，同性面前聊男人，比包租婆叉腰在菜市场抓鱼还不怕腥，骚话连篇笑得放荡，异性面前川剧变脸，小家碧玉和风细雨，动不动捂嘴脸红。

难道两性间的吸引力，就是把原本污糟的举止都净化？

老板恨我一天像个幽灵，见人咧下嘴吃饭喝酒一声不吭，只点点头。我又笑着点了点头，他说：你这么不爱说话，以后怕是连女朋友都嚯不着两个。

注：嚯是云南方言，有哄的意思（快克嚯哈你因），也有骗的意思（毛嚯老子噶）。

连方言都暴露出，男人都知道哄和骗是一回事，擅长哄就擅长骗，女人却觉得是两回事。

世上 Av 分两种，一种是拍给德国人看另一种给其他人看。在我翻墙前还无知地分析，人不就那样，还能怎么重口味？直到被这些比温子仁电影还温柔比《寂静岭》还氛围祥和，比《下水道美人鱼》还环保的，以恐怖惊悚残暴为主的，顺带了色情的东西冲击了心灵，恶心到连饭都吃不下去。

从那以后我具备了鉴赏纯爱偶像剧的情趣。
人会低俗、恶俗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淫荡。

曾有朋友和我说，在妇产科实习一个月，被些性传染病溃烂的画面，一些字面意思上的恶臭，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例对精神造成损伤，再待下去，将会无法再对异性产生好感。

他说他形容不出再看到美好异性时的那种，别扭与隔阂。我说这不就像刚看完《空中蛇灾》然后吃米线突然呕吐。

我说，妇产科让你领悟了不净观。

我为何沉默寡言？当我觉得开黄腔的人都是小清新，他们谈论方式太保守，像看牛吃草，鸡啄米，他们觉得很刺激，但我没插嘴的欲望。无知给人愉悦，我沉默却替他们开心。

替他们能津津有味地意淫异性而兴奋，能孜孜不倦地分享着八卦而热切，能谈论着人生在世的哲学而皱眉，由衷感到高兴。这世上有人渴望世事繁华，也有人等待旋转木马。

我渐渐能听懂《是，首相》90%的笑点，不会苦大仇深地抱怨着社闻，悲观到满身都是黑色幽默。

我也到了每天B站看可爱晨唱戏，被人眉眼吸引的年纪，她的眼睛从不会被动地眨，眼皮都是戏。

以前有个室友，精神境界很高，他只看二次元美少女漫，他说他只能在纯粹爱恋中感到性冲动，觉得三次元搞黄色很恶心，没感情的风骚，只破坏美感。

不要小看任何看上去清纯的人，他们可能未曾被污染。也可能早已浴火净化，炽热而纯洁。

5.15 [烤兔]

自己煮猫食尽管麻烦却有一点好。

猫会变聪明，也可以说，变世故。

直接倒饲料会让猫意识不到人与食物的关联性，在猫眼中也只是饲料从袋子里凭空掉出来，并不认为这由你操控。否则猫要能意识到那端由人控制，怎么会被逗猫棒骗到。

自从我定时烹饪把肉撕碎一块块放她眼前，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尝到的美味，是对这双手和这个人，以时间等待来的。

她开始察言观色，精明世故。

我一躺上床，她再饿也不敢吵闹。不管四点起床还是睡到中午，我只要一睡觉她就不发出任何动静，有几次我装睡，她蹑手蹑脚进来好几趟，就看我有没有起床。看我一起来，就爆发洪荒之力狂叫，直到把热好的肉撕好放碗里才消停。

相比一些养猫人晚上被猫吵醒，平时不亲人，爱答不理，我意识到这一切的根源并非猫生性凉薄，只是智商太低。

况且，越是势利小人越懂得谄媚。猫的冷漠单纯只是笨。

5.17 [泰拉瑞亚]

记载不是抄公式背检讨，搞一堆看着都痛苦的流水账。
而是，谈论的欲望。

人们不再谈论一个人，他才真正社会死亡。

朋友从没严格设计过减肥这件事，但他总在谈论。我也从没做过关于调酒的规划，可用到的所有比喻，都离不开酒。

只要还在谈论某事，喜怒哀乐都是印迹。

分享欲消失，常被视作感情衰亡的标志。

失去谈论某事的欲望这件事消失。失去与某人谈论的欲望，
这感情消失。失去谈论的欲望，自我之于世界的价值消失。

名为不再谈论，笔谈或声情并茂，实则抹杀。

5.21 [第三空间]

参加琴社雅集，有种久违的激情。人们的第三空间，可能在野球场可能在王者峡谷，可能高端会所可能半夜大排档。
但两点一线的，不叫生活。

6.2 [价值位阶]

拖泥带水的性格，并不是因为无法分辨事情的重要性。

而在“紧急但不重要”和“重要但不紧急”之间。总是选前者。总是如此，总没时间。

6.3 [稻香村]

学美甲前，我对美甲的美字，理解得太狭隘。

美离不开洁净，洁净标志着健康，而精致潜藏的吸引是有足够的力量保持清洁。这在人均疲惫不堪的当今非常珍惜。

夕阳西下，不躺在沙发吃着西瓜葛优躺。有充盈的精力，褪去死皮打磨油腻的角质。手指渐渐呈现初生时的粉嫩。

形状整齐光泽均匀，手感滑而不腻低调却清新，无不透露出健康感。也正因这种生命力是人造的，就像人造的唇膏，熨斗下的西裤，抛光后的木桌，擦拭后的镜面。整洁无瑕的背后，有着从容对抗着熵增的秩序感。

人对美孜孜不倦的追求，其实是种对力量与掌控感的移情。

6.7 [朝菌不知晦朔，从不为春秋皱眉]

严肃是人类太高估自身寿命而丧失的自知之明。
生如露水般短暂，万事荒诞，只谋这一秒的英俊。

6.7 [Gleiphir]

周幸晾衣服挂树上，我建议她奉公守法，不要爬树踩草地。
而脱鞋子把衣服打下来，为平淡的早晨来一局俄罗斯轮盘。

旋转抛物，错开脚印的概率，也接近六分之五。

昨晚本想把眉毛上的痣点了，但老板说，可以但不应该，
眉下痣聚财，你考虑清楚前，我不敢帮你点。

他的米兰达警告脱口而出，仿佛按要求给女人剃了光头却被碰瓷的 Tony 老师，流畅到让人怀疑点痣这门行当有深邃的职业风险。

本想说他封建迷信，可他言之凿凿，凿穿了我的冲动消费。

这事离奇在：如果我执意点痣，这痣消失同时我也破财了。
而我被劝退，做出留下这颗痣的抉择，本就是聚财的举动。

北欧神话矮人用“山的根，猫的脚步，鱼的呼吸，女人的胡须，熊的跟腱，鸟的唾液”打造拴住巨狼芬里尔的锁链。这六种材料并不存在，因此无形的锁链无法挣脱。

但有另一种解释，说这些东西原本存在，正是被矮人统统搜罗过去搓绳子，才绝迹的。

眉毛藏痣和聚财，孰因孰果？

这世上存在种种有趣的谜题是因为：唯物主义者懒得回答，而唯心主义者，又答不上来。

比如，当我跟人说，杰洛特是波兰李寻欢。

是不尊重杰洛特还是不尊重李寻欢？为什么会先入为主地判断尊重还是不尊重？又为什么不问是不尊重安德烈还是不尊重古龙，而问尊不尊重作者，是否又涉嫌对笔下虚拟人物独立人格的不尊？

为什么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又为什么像秦川这样自恋的神经病甚至不情愿把其他人称之为同类？为什么弹幕里的真爱粉要声嘶力竭，自家房子不像任何人，他就只是他？

有过剩脑力思考这些问题的人，都懒得思考。没能量的，脑壳炸了也想不清楚。

我为什么会思考？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当我说《猎魔人》好比波兰《聊斋》时，第一反应却是，担忧别人觉得我不尊重它们其中任何一个的独特。我为什么会徒增这样的警惕。

正如周国平说，不希望女人搞哲学。紧接着他又避嫌道：天知道，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深爱着哲学，又热爱着女人。我对两者都爱得太深，才不希望他们相遇。

我为什么非要说波兰李寻欢？

因为我不愿承担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却没人知道我这种发现的孤独。正如周国平若不能对女人和哲学的关系发表独到见解，会憋出内伤。

为什么几个字的类比，却要花几十倍精力润色免责声明？

因为比喻是种危险的举动，有着不亚于点痣的职业风险。

随机乱隐喻，却不被杠精缠上的概率，都不足六分之五。

6.10 [短难句]

读毛泽东传记时我意识到，写信是教员从年少就维系阅历深度的关键习惯。

他信中与同学讨论康梁，以箩筐为单位整理信札与笔记。

当今的碎片信息从段子过渡到表情包、短视频，却少有人注意到输入和输出是一体两面，正是输出这一举动，引发下一轮的输入：没有输出，就无从发觉到底需要输入什么。

碎片输出的危害，远大于碎片输入。

有幸在我年少时，信息技术未开化，我被迫书信往来，和同学递个小纸条，动辄几百字。

信是碎片的反义词，因为回信时无形中要重读许多遍来信，才能将对方抛出的感想逐一谈及。思想的深浅并非天赋，没有人能在字句推敲间仍保持着蒙昧与麻木。

这种一天期待一封来信、用一上午的课琢磨着腹稿，生怕对方感受不到自己重视，而把昨日鸡毛蒜皮写出了诗意的日子，到我上高三时，彻底被打破。

我在 QQ 上就对方某一询问，连发十几条消息，阐述对此的看法，却被视作神经病，我就意识到这种互相扶持着彼此思想活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长句不难短句难，长句从哪琢磨都有话可说，短句横竖都是错。

如果在信中“今天午饭吃了什么”这稍纵即逝的想法也会舒展成路过杨梅摊，想起小时被杨梅卡到喉咙的惊悚往事，想到与上次你提到的杨梅泡酒，一并从容叙述，我慢慢缕。

而在现代媒介，纵使隔半个地球，也能以不超过 0.1 秒的延迟，交换着尚未完整的感想。而这种不完整，却是结构性矛盾：一句即时讯息太长，显得像郑重其事的神经病，而对方又无法对“今天吃了杨梅”这句话做出任何回应。

我们输出受制于网络平台的社交礼仪，在这可以肆无忌惮吐槽“太长不看”的年代，人们自甘阉割了思想的幼苗。

而那些只是知道“任何一句无关紧要的对白都是巨大倾诉欲的冰山一”尝试挖掘还原、尝试引导对方表露完整意思的人却因此风生水起被视为与众不同，如此讽刺。人心如练字，笔画越少越难写好，这时代只在演化，谈不上进化。

6.14 [市俚]

陷入不想持续的交谈时，会面带微笑偷偷设置手机倒计时，静待的一分钟期间还热切回应，然后“意外地”铃声响起，假装接完电话，面露难色，您们先吃，我有急事先走一步。

而到了从高中起走过上千遍的巷子，我自知公厕离太远，尿急时便操起一口标准普通话，问商店老板，哪有厕所，对方回答后佯装外地人不熟悉路况，并拜托借厕所一用。

是的这时代不尽人意，但在检索“共和历”时我是快乐的，风雨飘摇、逃过饿死逃不过断头台的岁月未曾阻挡爱国者心中的诗意。

他们把每个月依次命名为：

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

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

这繁琐的诗意，让我想起月火水木金土日曜日。

他们用草本植物、矿物、动物和工具，给一年每一天取了独一无二的名字。

6.20 [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母猫有两种情况，会把刚生的幼崽吃了：

第一，陌生人频频看幼崽引发母猫焦虑，担心落到人类手里自己先帮它解脱。颇有崇祯手刃女儿再上吊自杀的悲壮。

第二，奶水不足以养活所有幼崽，只能挑一个最羸弱的吃了补充营养救其他，颇有张巡守睢阳，杀妾飧三军的悲凉。

人觉得残忍，只因距屠格涅夫《白菜汤》已过了一百多年，鲁迅笔下的吃人旧社会，也是遥远的半世纪。

“柏林墙倒下之前没人相信它能倒下，柏林墙倒下之后没人相信它曾经能立在那里”

百年前的人们无法相信，当阶级矛盾大过民族矛盾时，会出现以意识形态作为国名的天方夜谭，百年后的人们同样无法相信：如今这点聊胜于无的自由平等，居然都是祖辈流血牺牲争取来的，而非天赋人权。

历史拉伸了我的时空感知，让我站在更长远的时态，渐渐失去了对矫情和脆弱者的怜悯，只因意识到自我的局限：世上再伟大的医生，也只能救活拥有强烈求生意愿的人。

在这个不再以坚强为荣，而以卖惨消费抑郁为主流的年代，人人都在等待救世主，宣称着“生来具有”的女权、人权、无产阶级被同情权。

我厌恶矫情，是因为人们竟以为矫情有用，竟以为对剥削自己的强者示弱，对阻挠自己的环境投降，可以靠被怜悯获得自由与平等。

在那些政治不正确，不觉得社会达尔文法则有多难以启齿的年代罗斯福要费劲力气隐瞒残疾，当时的美国没有拉美黑人同性恋环保主义叠 buff，残疾不会引发出身残志坚的欢呼。

只有深深的荒唐——没脚你应聘个毛的公交车司机。

在政治正确没有作为武器的时代，人们会想方设法隐藏自己脆弱的一面，更会专注于成为强者。

《囚徒健身》带给我的感动是：狱友可不会跟你商讨强身健体的意义，弱就等着被锤，哭就等着被蹂躏，自然与社会从不跟你谈论为什么要自强，求生欲使你在两平米的牢房成为肌肉猛男。

中世纪的农民可不会因为断了只手获得工伤保险，等待的只有被当成劣等种族而清洗时无法握住三叉自卫。

骗子界的耶稣，拉斯蒂格曾说：永远不要谈论疾病，压抑的氛围无法刺激人们的贪婪。

正如婚恋情色皆是逃避与自己独处的有效手段，饮鸩止渴是因为：总在见效。人们总在卖惨示弱，是因为靠政治正确得来的怜悯：虽迟但到。即便这样等于自我阉割。

从法国大革命到国际共运令我震撼，因为天平从不靠强者的怜悯而拨平，只是原本的弱者不断变强，原本的农奴，原本的无产者，原本的社会底层，原本的人间失格，奋六世之余烈，强行给掰出了公平。

人们会把父母的财产当做自我的价值底气，同样会把祖辈夺取的公平，当成天赋。

可人永远只仰慕强者，只关心自己尊重的人，对弱者的怜悯不过是在满足自己的道德感，被怜悯的人尝到了甜头而变得矫情与脆弱，就是最残酷的代价。

君子以自强不息。

6.24 [唐吉珂德]

馋猫咬了口没凉透的鸡胸，突然弹射起来。

我以人类的思维，先入为主叹了口气，以为她正对着地上的鸡胸瞪大了眼，是在等肉变凉。

谁知电光火石间，她竟对着鸡肉疯狂输出，先遥相对峙，再空翻走位、趁其不备闪电五连鞭，如此折腾两分多钟，她优雅地舔食起被她无情碾压、并彻底“杀死”的肉块。

她是如此确信，这卑鄙的鸡胸肉曾对她舌头，发起了偷袭。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曾有名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

我可以担保，任意选择一个，不论他父母的才干、倾向、爱好如何，他父母的职业以及种族如何，都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他们训练成为任何一种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或者强盗。

教育的本质是反馈。

斯金纳用他特制的箱子，让鸽子变迷信，尽管鸽子偶然的拜神行为和它们能否获得食物没有联系，但是它们好像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可以导致食物出现。

有的鸽子以头抢地、有的鸽子旋转跳跃，可直到这种行为不再能触发食物供应后，迷信的状态依然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多的鸽子重复了上万次无果才彻底放弃。

迷信不过是种因果关联的非正常反馈，有人信雷神之锤，有人罚分前旋转篮球并亲吻好运。

猫当然不懂心理学，她不懂“蜘蛛的眼睛长脚上，因为把脚砍了它就不知往哪走”这种逻辑谬误之处。

她不会懂两分钟的决斗，足以让鸡胸肉凉透。但正是如此多的归因谬误，猫才会腾空而起。

人类不也因为不够聪明，才显得疯狂而有趣。

6.27 [人生除死无大事]

看完《人生大事》，倒没觉得哪里碰瓷《入殓师》。

只是想起《海街日记》，从一场葬礼意外相遇，一个孩子有了三个家长，只是故事从摘梅子的人，变成种星星的人：

“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守着亲人留下的宅院，缝缝补补，在四季风物的更替里缓缓前进”

7.2 [人淡淡，水濛濛]

我在排队和路途中，最习惯打发时间的方式是：看别人。

平时没那么多沉浸地、不带批判地、不被打扰地观察别人的契机。

邻座女人先用拇指打开几次微信，又用食指上滑，她甲盖美甲的款式，手机锁屏是大学校训，朋友圈里尽是毕业照，最有意思的是，她把一张有自己合照的照片，放大又缩小，缩小又放大，如此反反复复七八遍切出，隔了一会又点开，重复上述操作。

然后她翻列车杂志，又掏出 iPad 画了朵花，再切回朋友圈，火车刚驶入市区距下车还有十多分钟前，就起身走到门口。

摩的师傅说他不是专业的，老板包吃包住，还配辆电动车拉货，于是他每天下班就去火车站拉趟人，只薅一根羊毛，因为拉完他还得去跳广场舞。

车上读的书说：人在不间断地趋乐避苦中，不断错过当下。

7.5 [The Young Pope]

就像看到 Bobby 的表情包，先入为主把《King of the Hill》当成黄暴美漫。就像曾看过《唐顿庄园》的混剪的奢华，便先入为主仇起富，期待着《小时代》那样撕逼的剧情。

我看到天主教，罗马教皇便先入为主被宫斗权谋所吸引，便以猎奇为欲，满脑子憧憬着波吉亚家族式的腐败故事。

可结果《King of the Hill》是一部人畜无害，三观清澈的儿童教育片、唐顿庄园的富人都心地善良，而梵蒂冈的淤泥里，竟出了位圣人。

正是这样的错愕，让我觉得以猎艳求刺激为目的而刷剧，形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不将其归为某一类影片，是对世间尚存高贵灵魂的敬仰。

7.6 [戴高乐的知音是希特勒]

苏轼：“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炫生花”

王安石：“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两眼为银海”

苏王两政敌，关系恶劣到一度互相造谣对方扒灰，但多年双双退休后，又成了最好的朋友。

“只有王安石知道”

这其间落寞，如年少时引用苏轼“一树梨花压海棠”暗讽同学大把年纪撩学妹，却被误以为是胡乱堆砌美好的辞藻。

“老子快要冻死了，但还是得要文艺”

“至少王安石知道”

7.19 [Down By the Life Gardens]

《魔戒》打动我的是比尔博在 111 岁生日宴上当众消失。

我跟他一样厌恶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人情世故，他有佛罗多这侄子，有甘道夫这老友，有一起冒险的矮人伙伴就足够度过余生，足够写下《The Hobbits》。

如果我现在 60 大寿，我会把所有结婚酒席上应当请的那帮人叫来，请他们大吃一顿，祝宁万事如意，然后转头就跑，此后宣称：爷出家了。

人都越老越叛逆，年轻时以为时间还很多，像乞力马扎罗不知名角落飘荡的一片雪花，嚷嚷要改变世界，站在有机物视角，转眼就凋零。

越是大限将至，越不得不直面：余生如何过？

世上这么多书看得过来吗，国土这么大走得过来吗，狠心到极限仍有生存必须应付的人，出门买块口香糖，上网发条弹幕都能认识新朋友，又遍地球村户口又有什么意义？

我没有恨过任何人，哪怕对方恩将仇报，无论对我造成怎样伤害。我恨的是时光不复，倘若当初没遇见那该有多好。

人只有一种 Action Point，那就是阳寿，任意两个利益不冲突的人，只需彼此付出时间就能成为朋友。

人生这场付费游戏，总共就这这么点点卡。时间是人钱包，每一瞬间的注意才是不经意洒落的钞票。连有限的分享欲，和一个人详尽叙述交谈，也等同放弃与其他人熟悉的契机。

面对遇事时背刺而的同学，想的是哪怕当初一念间没和这人结伴上厕所，而与另一人去买鸡蛋，命运也会发生偏移。面对忘恩负义的群员，想的只是，哪怕当初换一个人进群，同样的时间倾注在陌生人身上，三年青春都大概率有着落。

和一个人相遇真正的成本，是舍弃这份岁月投入到其他人身上能产生回应的总和。人只分两种，一种惨烈而勇敢的直面机会成本，另一种人假装人生没有机会成本。

所谓放弃不是正对不正，不是为美好放弃邪恶，而是为了美好，而放弃另一种美好。

真爱只有一种质朴标准：关于未来的构想有对方。

再过两万多天，我们就要被埋葬，既然未来不会再相遇，何不提前埋葬。恨的出发点是爱，而无情原因只是深情。

老比尔博太清楚他这一生要什么，一堆道貌岸然的亲戚，不如一个靠谱的侄子。世间情义的深度不能靠数量弥补，精卫填海，填的只是寂寞。

而今旧十年翻篇，过去的人已成故事，过往联络也斩断。

流光飒沓将过客，世事朦胧欲曙天。

7.16 [爱在三部曲]

作品好无外乎，故事讲得好、人物塑造棒…但归根结底就一句：有动人之处。

“现在的自己仿佛衰老妇人梦中的回忆”贯穿了三部曲。

从黎明破晓前：假设二十年后你如梦初醒，现在愿不愿意跟我下车逛维也纳？到午夜降临前，时间旅客的来信。

猫寿命只有人十分之一，时光流逝也被快放十倍。

我养的小母猫，两个月大时接回家活蹦乱跳。

一年后她的幼崽被我表姐偷偷转移到了新家，她落寞地翻箱倒柜，用猫卑微的脑容量印证记忆中似乎曾有猫崽存在过的真实性。

理查德·林克莱特十二年才能完成的拍摄，放在猫身上两个月就完成了第一部：一只出生时差点窒息难产，被我妈抢救回来的黑色老鼠，变成四处乱窜的白色绒球。

猫的生命如此短暂，是人丈量自身刻度而萌生的怜悯。

如果人能活一千年，养猫便像划根火柴：从酒红火药到焦黑木炭，只相距眨眼间火光跃动。

而人是唯一能被时光打动的生物：大脑予人回忆能力，等同给人幻想的原料，让人在虚拟时光中跳级、留级，回过神来才有亦真亦幻的恍惚。

记忆与想象太逼真，才为理想现实的落差郁郁寡欢。

动物无法在年轻时设想自己年老的模样，便不会为规避那个并不渴望的未来，而拉上窗帘错过航班。

更不会在迟暮才惊觉：过去以为尚未到来，现在以为已逝去的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念想，都是从未拥有过的美好。

人看书看电影听故事八卦，一页书就是一个王朝兴衰，一部电影就横跨男孩青春，一瞬间的念想就是十年后的住宅，一刻钟的迷糊就足以陈列来年的愿景。

旁观时光流逝总动人，是因为它让人从虚幻穿梭中惊醒，像看到“醉后不知天在水”的人翻身落水，的那声噗通。也在观众心中，激起了涟漪。

7.26 [日田一步遥]

“谁落难都希望被营救，可谁又愿意落难那惨象被人瞧见、记住。我的确忘不了项飞田差点被马办了，这也就不怪他非把我法办了”

以前我总想救人于水火，是忘记《放学后》隐私被撞见都能成为灭口的动机。

对于虚荣入骨的人而言，比身处水深火热更要命的是，他们把曾置身水火，视作难以启齿的隐私。

是以滴水之恩涌泉报，涌泉之恩唯除之而后快。

8.1 [风之旅人]

最近总工会动员各单位，组织几百人规模的大型相亲，让全市单身青年相约麒麟水乡，我对人多场合没兴趣，倒是听人聊相亲，想到件旧事。

上初中时我爹买体彩，常让我随便念一组随机数，体谅他的选择困难。

在那 QQ 号固定九位的年代，深受我爹乱买七星彩启发，每天傍晚雷打不动打开 QQ 好友搜索，随手乱打加好友。

第一个聊上的网友叫“乙醇乙乙醇”

在那个不知乙醇是酒精的年纪，我第二天加到个在澳洲读博的昆明人，他发语音跟我讲，比如你听 Later 这词，用英音美音和墨尔本当地的口音读出来都不一样，英语不光死记硬背，它像大口马牙（当时的昆明方言综艺）本身就挺有趣。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预料到，五年后离家出走，在火车站的黑网吧踟躅间，听到他说。

“你可以来澳洲找我，但也可以想想，你哥我二十八岁拿了皇家学位开了公司，有相识多年的女友，但我跟你一样惶恐，否则我怎会在异国他乡深感迷茫，跟你意外相识第一天，就很珍惜你这个结义兄弟”

是他那句“对未来有把握的是神不是人”把我劝回了家。

前几天看《爱在黎明破晓前》导演灵感源于他年少时在费城的一夜经历，他用剧本圆满了当初的遗憾。

有人嫌“话痨三部曲”魔幻又低俗，是看不懂的一夜情。就像很多观众讨厌的《银河补习班》只让我落泪而激动。

人对世事的判断，向来只忠诚反映着自身的阅历。

下午我趴泳池边，记忆闪回两年前翠湖边小区的泳池，很自然的与挂岸边的美人鱼姑娘聊起来。

电影片头杰西和赛琳娜搭话，满火车老头老太太，两个都在看书的文青没注意到彼此才叫奇怪。

泳池的背景板们都浮水面正经地人来人往，我穿着瑶瑶送的粉红色脚蹼，一次次在水下与她擦肩，像在一列火车上隔很远相望，自由潜和美人鱼本是两派系，可两个异类间，总有绕开车厢条条框框的两点一线。

她教我怎么把气从肚脐吸到嗓子眼，而我跟她说 Salsa 和 Bachata 是两种社交距离，从 S 到 B 间要经历上百次与 SB 的相遇。

她学美人鱼的原因和大多数人相反，她是美术生，自己当裁缝帮朋友设计美人鱼皮。直到靠这当副业了，才因好奇自己做的鱼尾巴该么用而下水当鱼。

我们趴在冰冷刺骨的水池边聊到哆嗦，直到牙关卡壳，也没问对方为何会独自一人来潜水。

只有一个带记事本出门的人，才能理解另一个为了不用手机而现金付款的人。

直到黄昏日落，两个连叛逆没带手机出门都充满了默契的人，相约下周此时此地，最后记住的只剩模糊的姓名。

我因故错过了时间，也因此，至今不知道她有没有赴约。

没有这样经历，又怎会相信命运敬畏机缘，挥洒着遗憾的笔触，试图在虚构的时空中将破碎的过往还原。

看姜文电影前，见他说：希望有一天观众回过头来明白了的时候，能由衷感慨，老姜真对得起我。

看完姜导六部电影，我确信《让子弹飞》最火爆仅仅是因为它拍得最直白。前阵子看毛泽东传记又读毛选，把讲二战的 UP 主刷了个遍，最喜欢的是棱镜 Talk，混迹键政圈子，日常不是乳法就是凯申日记，而碰巧看完了《太阳照常升起》我哭了整整五分钟：老姜真对得起我。

到了跪读马克思、留胡子致敬切格瓦拉的阶段，看姜文电影不会去看影评，看他们冒犯老姜的品味，太无聊了。

我奶奶去世前的遗愿，是没能到天安门看到他老人家。

那时作为无神论的我，却也由衷感慨有信仰是多么幸福，可泪光闪闪间最先想到的是：我比我奶奶还幸福，她终其一生的知识阅历，只是产生想要见到太阳的朴素欲望。

而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见太阳，我越是聪明，知道得越多，跪拜太阳的欲望就越发强烈。他是我心中的耶稣。

可是张麻子说：站起来，没有人值得你们下跪。

李得胜说：人民万岁。

而我说，等某天我的读者朋友们长大了，看懂了历史，看懂了社会，读懂马克思列宁，读懂了半殖民半封建。再听《The Sun Also Rises》不需要任何注释与解析，只消想到他老人家曾来过，就热泪滚滚。

那些晦涩难懂的措辞从不言之无物，当前的疑虑不解，不过隔着美丽的时间差。便会觉得：汤川也对得起我。

8.5 [世说新语]

我问王某和她男友有无活动，过完七夕来打麻将。

她说：在玩密室逃脱。

我问：密室也行啊，有几个？

她道：密室我不逃，他脱光。

8.8 [作家]

前两天冒雨骑行两小时，我本有很多办法可以避免感冒，但都抵不过一个理由：如果错过这场罕见的暴雨，将来我便无从记叙年轻人被雨浸泡的细节。

据说巴菲特让助理写 25 个人生追求，圈其中 5 个。

助理说道理我都懂，不就是分清主次，集中精力搞好这 5 件事，闲暇之余实现其他的追求嘛。

他说：你错了，没被圈出的事情，恰是你绝对的禁忌，要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在这些事上分散注意力。

对此我深有感触，人不会被欲望之外的东西干扰，反而只会被一个美好覆灭另一个美好，拿一个正当理由逃避其他正当的追求。

买潜水脚蹼时，我曾闪过危险念头：买对自由潜双蹼，既能并腿练美人鱼，又能分腿练自由潜。

可像 Kindle 缺点是只能看书，但优点同样是只能看书。

如果我真这么做，实践中就必定会变成：每当需要练腹，我就可以正当地以练自由潜为名逃避，就像每当需要突破健身难关，就以咱今个要学英语为由转移注意，每当与人闹矛盾就以今天得会见客户为由，正当地逃避沟通。每当看书遇到难关，就打开另一本新书。

屡屡在茅塞顿开、拨云见日的前一秒放弃，因为你总有数不尽的“正当理由”。

正因为笛子和洞箫有相通之处，触类旁通的难度最低，但追一个姑娘就得自觉和她闺蜜保持距离。

因此学古琴时要避免自己碰古筝，刚练美人鱼，就得破釜沉舟把脚捆起来，别留有自由潜的退路。

否则结果大概率是你在她闺中沦为笑柄，芝麻西瓜全没捞到，常听女人吐槽被闺蜜男友撩，说这种狗男人简直是破坏她们姐妹关系的毒瘤。

这准则我牢记于心：同类小说必看完一本才能看下一本，因为同题材要找替代品太容易。如果你追姑娘遇到挫折，转而对她闺蜜下手，这就是决策成本太低而孕育的邪念，如果一开始就避免和她闺蜜接触，永远不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和她闺蜜联络，反而会逼迫自己修补恋爱的挫折。

我学化妆时会克制贪念，绝不“顺便”报纹绣，没练好腹肌前，反而警惕“顺便”练下一字马。每次想学英语无疾而终，都怪早读完“顺便”背下日语单词，所谓的家贼难防，最容易让人分散精力的，恰是那些“次重要”的事，最容易让男人路走窄的，恰是女友的漂亮闺蜜们。

说到这，便会有朋友觉得我自相矛盾，嘴上喊着要专注，实际行动却沾花惹草，啥都在搞。人们会产生这种误会，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我对写作的专注达到了什么程度。

作家和科学家一样，对自然社会充满敬畏，他们用肉身当试验田，神农尝百草般记载着思绪的变幻。

像观摩巧夺天工的美景那样，观察着人性，就仿佛人的一举一动，就是世间最奇妙的芭蕾，为了解开人这个迷，为了记载这场实验，作家就是疯狂的科学家。

三流作家无论怎么强调数据真实，总有人怀疑他在胡编乱造，而一流作家再三解释纯属虚构，读者也会追问：“你门前的另一棵枣树，真不是在影射些什么？”

又或者会问，你小说里那些“纯属虚构”的桥段，若不是亲身经历，怎会知道这么多细节？

一流的作家从不需要赢得读者的信赖，他们描写的事，就是恐龙化石般的铁证，反而要极力辟谣：我真的没干过小说里的那些事，请不要将对虚构人物的爱憎投射到下蛋母鸡的头上。

因为故事编不出来，人所有创作都是对已知信息的杂交和嫁接，没见识过就写不出来。而如果经历的方式太浅，也就无法写出动人的深度。

抖 M，是作家的最大天赋。

以前我不解，古龙为要何空手接白刃，难免暗自嘲讽：他小说写魔怔把自己当楚留香，不然怎么会为装逼早逝。

到现在才恍悟，是我搞反因果关系，倘若古龙本人不是这种敬酒不吃徒手夺刀的古惑仔，他怎能临摹出陆小凤这现实中不存在的完美人格。

Amanda 说：有时候得生过人，再谈人生。

金庸《倚天屠龙记》写张三丰听闻张翠山噩耗，两三笔就带过。到后来他长子自杀，他重新修订，沉痛写道：那时我还不明白丧子之痛，张三丰当时不该是这个反应，不会这么淡淡的过去了。

写作是披着魔幻外套的现实，如果镜头前的人没灵魂，纵然此起彼伏的快门声，也演不活言之无物。

我平日玩世不恭，说荒诞也好丰富也罢，看似花天酒地杂乱不堪，不过都是对写作刻骨铭心的专一。

就像和 Amanda 说：对于大多来学美人鱼的小姐姐而言，美是追求也是最终目的。但对于我来说，在海洋馆意外体验到臭氧中毒，远比下水看鲨鱼更满足。

以前我尝试带人写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这简直冒犯写作这回事：战地记者的境界，从不源于他的单反使用技巧。

读过古崎润一郎，我打赌他肯定跪地上舔过女人高跟鞋，这清澈又魔幻的，对女人的崇拜，是过正常生活的男人绞尽脑汁一万年，也不会触发的千古绝唱。

而郁达夫将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化作嫖娼时的悲愤，其心路历程之细腻，也能让从没逛过窑子的孩童，相信这世上真有人会在行苟且之事时还心系苍生。

至于《水浒传》这玩意，明明是纸媒纪录片，都是作者亲自参与的明末犯罪回忆录，哪能叫小说。

你把失恋写得炉火纯青，根本不会有人问你谈几次恋爱。当你不经意暴露些第三人不可知的细节，别人都懒得问你说的这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

而当你面对世事充满分别心，行动准则皆是“理性经济人”便终其一生连文艺的门槛都够不着：

指望路上学游泳，网课学恋爱，拜佛还托人代交香火钱，感触匮乏到写作还需要别人教技巧。

呼吸是人的本能，摸到快门往下按也是，把心中激荡的感触拍下来，同样是本能。

没有溺了水还无动于衷，只是情绪未到呛水时。

Amanda 问：听你滔滔不绝，是不是同样的故事，早已对其他女人演练过许多次。

我心想，对黄金圣斗士，同样的招式从来不用第二次。对于我这种宁愿买无座，也不想返程也硬座的人而言，把同样的话术重复两遍，就是按着灵魂自我凌迟。

因此才崇拜库布里克，同类电影封神后，他都不屑于拍第二次。

成为诗人不是野心，而是生活方式，而诗人最大的恐慌，是把一天重复无数遍。我裸奔过一次，路过同样的地方，便不再有脱衣服的冲动。面对肉身必须重复的事，便让灵魂绝不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上次去刷酸，我疑惑的是，肉丝能否遮腿毛？而这次近距离盯着医生的双眼皮，突然明白我对整容、化妆为何如此包容。

庄子云：木以其不材而终其天年。

换句话说，天然往往和人的需求相矛盾：符合人体工学的桌椅，肯定不是木材天然的模样。

人造美女和人体工学座椅并没有质的区别，反而透露出浓厚的人本主义：我们需要的，是符合我们基因审美的长相，天生的脸不符合需求，那就逆天改命。

人们调侃整容脸，讨厌的不是整容，而是做作。
可做作的反义词，从不是真诚，而是娴熟。

《流浪地球》被喷，中国人拯救世界总觉得哪里不对？
因为人一开始化妆，通常都比素颜还丑，一开始下厨肯定比外卖难吃，刚开始挺直腰背胸腔发音，都不如摆烂让人舒服。

中国人刚开始拯救世界，就像第一次化妆难免有些尬。
到了《独行月球》其实就娴熟了许多，没以往那么生硬。
其实西方的救世主神作，如《星际穿越》《黑暗骑士》，不是因为不做作，而是早就经历过徒手炸飞机，总统开核潜艇之类尬得男默女泪的黑历史。

好比一个从浓妆艳抹进化到心机伪素颜妆的女人，对着另一个刚开始试着涂大红唇的姑娘：哟，宁可真精致呀？

吴京答：贱不贱呐。

如今的主旋律电影越拍越好看，是因为电影工艺在成熟，而非艺术加工有何不对。如今染烫剂越来越好闻，玻尿酸用量越来越克制，整容脸越来越有辨析度。那些曾经极力反化妆的男人跳出来捧半藏森林臭脚，纷纷跪倒蓝色战衣下嚷嚷着我 XX 实名观看，就喜欢这纯欲风美女。

呸。

人们需要的从不是真诚（天然）而是娴熟，潜台词是：如果做菜太难吃，还不如点外卖。如果你整的太难看，主旋律拍的太生硬，小提琴锯木头太搞笑，就躺平吧。

《荒诞医学史》讲人类历史上所有误入歧途的治疗方式，不过源于渴望活下去的求生欲。而我对女性的敬重也是源于她们哪怕用尽所有南辕北辙、急功近利、饮鸩止渴的方式变美，其本心不过人定胜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本来女人追求美，就有着男人追名逐利，或者换个说法“少年逐梦”同样的内核——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但既得利者们不愿意，发达国家当然要关心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和环保，天生丽质者当然用东施效颦来残酷镇压后来者鲤跃龙门。身居高位的男人极尽全力嘲讽少年心。

因为那正是他们最稀缺也最恐惧的东西。
会对比出自己的腐朽、世故、了无生机。

是资本主义恐惧苏联：抹杀即最高致敬。

我身为无产阶级，又怎忍心对“整容”的左派同室操戈？
我身为同样坚信人定胜天的炎黄子孙又怎会像黄撒精英那般，对热血拼搏的草根毫无良知的抨击呢？

我只会对每一只自强不息的丑小鸭，报以最诚挚的尊重。

人本主义的灵魂，本就是对同类的温柔。

心怀阶级同志情，才可能超越性别对立。

8.8 [文化苦旅]

路过海埂 Amanda 问：睡美人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昆明人。看着车窗外没头发的大肚子睡美人，想到句古话：语文是政治的婊子，而历史不过是他俩那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Amanda 说她考过导游证，但现在记不清睡美人的传说。

我想，百度百科上缝合了孟姜女的昆明传说，也不过是历史姑娘脸上的胭脂。人怎会记得住发霉的粉底？

如果我是文旅局长，或者只干一天的临时工导游，我会庄重而肃穆地跟来海埂旅游的游客们介绍：

你们面前的这座山，像不像一个侧卧的人脸。相传唐天宝年间，为震慑平安京派来的遣唐使，皇宫从昆仑奴中选中一位大力士，强迫他远赴东瀛相扑，扬我大唐国威，可他生而为奴，却打破镣铐，一路向南奔逃，没有吃的他的沿途饮水，逃离“文明”，奔赴“蛮荒”（当初的云南仍是中原人眼中未化的原始社会）后来昆仑奴仰卧滇池边，喝尽最后一口人间水，便当场圆寂，他的尸骨变成了如今的西山。

当你爬上山巅，踩着他的那天生相扑王的大肚子，远眺滇池三千只取一瓢，这时你便能感受到相扑王用“鲸落”般的献祭，养育了这一片苍生的：自由、平等、博爱。

如果游客远眺睡大力士，痛饮一口滇池水，呼吸到的是逃离文明枷锁的自由风，便再也忘不掉这个传说。

忘不掉这个我花五秒钟杜撰的传说。

而我以前从来没有生为云南人的文化自信。

年少闹过最大的笑话，是误以为官渡区是曹操大败袁绍的地方。长大后听昆曲，听了许许多多才知道，他妈的昆曲根本不是昆明的戏曲。

如果说昆曲怪我敏感，可逢人就推后弦的《昆明湖》，却发现昆明湖并不是滇池，是圆明园里的那个昆明湖，歌词那句“昆明转身湖水换成泪”昆明他妈的是个人。

历史需要化妆才敢示人，本就暴露出对自然风光的自卑。

自古山不在高有仙名，而桂林的山，要不长得像象鼻，也会失去被印到人民币的资格。

云南文化输出一塌糊涂，有多少人看仙剑会记得灵儿的老家在云南，有多少人知道段誉是个云南人，金庸老爷周游列国，平生最爱是大理。

我听闻的伯罗奔尼撒传说都比春城的多。

云南是只小鸡，而母鸡的文化输出同样自卑得一塌糊涂。

盐野七生写《罗马人的故事》搬到意大利，他说日本是没有英雄的国度，置身其中，写不出激情。

世人只知佛罗伦萨译成翡冷翠很优雅，不关心香格里拉的原名并不文艺。言必称塞纳河畔是件痛苦的事，仿佛被盐野七生背刺的大和民族一样憋屈。

源义经真不算英雄吗，可他只认凯撒·波吉亚这个臭名昭著的官二代，人是神圣罗马教皇之子，顶着大独裁者的名，译者若不把英语凯撒翻译成意语切萨雷都没逼格。

当一个国家越强大，泊去翻译越用不着意译：什么狗屁 Rice noodles 得音译成 Mishel 才地道，外国人能不能 Get 啥是 Mi Xian，得让他自个儿去领悟，自己去百度。

得他自己维基，哇原来这是 Mi 在中文里是 Rice 的意思。

让他们也饱经面对菜单上的“莫吉托”读 Mojito 太土，而 Mohito 太装逼，而只能选择不点这的煎熬。

文化只是政治的婊子，夫唱妇随共荣共辱，曾经的世界第一高贵的通用语，如今只有梵蒂冈在残喘。

曾经日不落帝国的母语，如今已不再是大学毕业硬要求。当那位活化石女王去世，英联邦何去何从，那大不列颠还得分裂成多少碎渣？

如果昆明换成香港，只会被昆曲碰瓷。如果梧桐台湾，明年此时的互联网，繁体字顿时丧失“高级感”：

滚你妈的蛙，再不换简体就等着挨喷。

文人相轻不过一群婊子互相抓头发，没有各自老公背后撑腰，自家的历史姑娘都能被人骑脸乱画。

感触深的是，初高中那会儿祖国还很脆弱，英语是难以启齿的短板。上海人什么时候考虑外乡人不懂上海口音，伦敦人什么时候承认过美式发音？我碰巧生在了这个年代，在这个法国的法不用念第四声的新中国，何其荣幸。

而今四级没过，却和遇到的每个外国人谈笑风生。

无非是在中国的国土上，遇到外国游客，咱用 Chinglish 跟你交流，已经给足了面子。

别惹主人不高兴用方言骂，你却只能傻愣着：大哥大嫂过年好。

我正是从“没有传说”到“不需要传说”的见证者。

三年前还要牢记，日语里鸡蛋的 Tamako 中间是升调。

而现在老子管关西腔在关东腔面前土，在长安腔面前，平安腔算个球？

只希望等我六十岁周游世界时，不需要我问土著：阔你气哇，什么是“萨瓦迪卡”，什么又是“马拉卡”。

而是当地人缠着我问，啥是：格老子的。

8.8 [牛奶触觉]

骑车回家路上，瞥见家名叫“康乃馨电竞俱乐部”的店，我差点刹不住车撞墙上。

按照我的经验，渣男演化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

初期是郁达夫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阶段比较暖男，装逼不忘演体贴。

中期是唐伯虎的“宿尽闲花千千万，不如归家伴妻眠”原因是“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这时摊牌不装了，白嫖最实在。

到渣男晚期，便是孟浩然“已厌交欢怜枕席，相将游戏绕池台”是的，养浩然之气的孟某，贤者时间怜惜起被蹂躏的床板。

人言否？

渣是种对外行为，红袖添香夜读书，有相对的女方作受害者，人们更关注渣男造成的损害，而忽略其心境变化。

可如果把渣演化换成传统手艺活，就明晰了许多。

大学有个深耕二次元的室友，严辞拒绝室友给他传 AV，他不看这恶心的东西。有天我不慎撞见他正“独坐书斋手作妻”令我震惊的是，他电脑屏幕上，就一张纸片人。

没有任何裸露、刺激感官的、12 岁以下不宜观看的内容。这也能下得去手？难道这就是跨物质甚至物种的爱情？

这事让我对 EroGame 充满好奇，机缘巧合下我找了几款代表作，认真研习了《牛奶触觉》和《康乃馨俱乐部》，之后我陷入了沉思。

没有爱恋的色情，只是一盘散沙，黄都不用扫，自己抖两下灵魂就散落了。

以前我纳闷，什么傻逼会玩《恋与制作人》爱上纸片人？直到经历《康乃馨俱乐部》在这庸俗堕落变态的世道：

米娜如太阳，哈娜如月亮，修补着你支离破碎的三观，才相信若少了纯爱的火花，就厌恶肉体无意义的摩擦。

游戏和电影区别很大，AV 既俗称小电影，当然也继承了电影弊端，电影本身有着很强的窥探性，观众透过锁眼偷窥剧中人的每个毛孔。

贝纳尔多说是受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启发，才拍出《戏梦巴黎》，马小军很容易让观众代入到自己的角色，感受泡沫般的青春，他躲在床下偷窥米兰的小腿，观众像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小男孩偷内衣一样屏住呼吸，与他在躁动和自卑交织的青春中共鸣。

但《戏梦巴黎》不一样，演员太漂亮了，如孟浩然诗中：“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姐弟脱光躺帐篷里挑衅般地，展示着无暇的裸体，让偷窥的观众自惭形秽，成了猥琐的小丑。

AV 的设计是让观众与男优共鸣，大多猥琐偷腥。

EroGame 或者 GalGame 不这样，它把门打开，逼你正大光明当主角，不靠偷窥获得廉价快感，勇敢站在男优的舞台上，去选择每一句对话。

比方说：康乃馨的“我”建模形似洼田正孝，东亚小帅哥。

有着糟糕的原生家庭，凤凰男人设，为负担医学院学费，跑去高端妓院或者说绅士休息室当经理。

关于妓院管理的影视剧很多，美国生态《堕落街传奇》，英伦古典有《名姝》，但和康乃馨相比代入感约等于零。

正如《对马岛之魂》暗杀起来贼爽快，是因为从小接受的武士道精神逼迫“我”成为正人君子，必须光明正大，但这就激发了玩家的叛逆心：老子非要走鬼道、搞暗杀。

同理《刺客信条》教育玩家要当高端杀手，玩家又叛逆变成狂战士。康乃馨深谙此道：如果要展示纯爱，首先得让人看尽人间肮脏，才会自发向往旋转木马。

如果江湖不够险恶，真情便不够动人。

康乃馨背景设定的恶心程度属实让我破防，真他妈糟心。

当你在一个人均性变态的俱乐部当经理，那个纹纹身、抽烟喝酒、钉着鼻环、骑摩托打架子鼓的双马尾那暴躁的哈娜，突然就变成了黑暗中的一束月光，而那个单纯善良的米娜，顺理成章也成了你想守护的太阳。

这游戏可以说是《白夜行》模拟器：一个男人发觉一个美好的姑娘。需要依靠自己才能活下去时，他就会不可救药的爱上那个女人。亮嗣被这种依赖拿捏一生至死。

哪怕那只是个纸片人。

操。

以《康乃馨俱乐部》的文学和批判性，就算完全不涉黄，也是 AVG 的佳作，相比之下《牛奶触觉》立意缺乏深度，但它建模更加精致。

康乃馨小姐的选拔之刺激，堪比电影之神去世前拍的最后一部《大开眼戒》“牛奶触觉”这标题的渊源则小家碧玉得多：Milky Touch 意为身为半鸭半技工的按摩师，给女顾客按摩时的感觉。

常说男人因性而爱，女人因爱而性，但其实没那么复杂，无非是男人先天条件比女人糟糕：

性欲之于女人，是吃饱后独自坐法餐前等候的优雅食客，男人则上桌前要先忍住饿了三天的，树皮都要啃的饥荒。

处男们对外的聊骚和对内看 AV，都属于鄙视链最下游，饥不择食，同桌惹人嫌。而渣男们，对外跟人谈情爱，对内从纯粹的视听刺激到需要感情铺垫作为纵欲刚需。

审美的深度决定了对宽恕的容量。

我慢慢理解为什么有人沉迷二次元老婆，接纳《魔女的条件》乃至泷泽秀明和铃木保奈美二十年前的小妈文学。

男人被封建礼教压抑太久容易找极端刺激，女人同样会在压力下沉溺偷东西，而去超市偷东西的人，冥冥之中却在期待着被人抓住：因为这样更刺激。

如果对人缺少了包容的弹性，那些纷繁的畸形恋爱，就会失去美好温顺的一面，龟裂成一地稀碎的硬疙瘩。

减少些对男女之间、特别是门当户对的、处处匹配的正统恋爱的执念，多些对人间复杂感情的敬畏。或者说：少些对男人或女人的狭隘爱恋，多一些对人类的博爱，生活会更轻柔，也更浪漫。

艺术的本质是包容，爱也是。

这是用爱来包容色情的 EroGame，给我最宝贵的启发。

8.8 [濑户和内海]

今年我怀疑起送礼这回事，排斥生日以及种种纪念日，转而采取一种复古的礼仪——伴手礼。

暗自立下Flag，超过一个月没见的人，再度遇见时必须随手携带礼物，可以轻如鹅毛，但不能没有。

去趟昆明提着土特产拜访前老板，在董璇家楼下做作地买了零食礼包；更在得知和丁志伟吃饭时他要带嫂子来，我立刻冒雨跑出去挑见面礼。

在特殊日子送礼物，是在时间层面画地为牢，而伴手礼则是在空间层面打破枷锁。

言下之意：这世上所有的纪念日，都是世事约定的格式条款，生日也好、情人节也罢，管他今天建军建党还是耶稣诞生，都不如我两见面重要。

与其死记那些没有彼此参与的纪念日，要惺惺作态嘘寒问暖，不如珍惜一期一会，看到某个小礼物，就像抬头看明月，问今夕是何年？想到的是：我们上次的会面。

Amanda 说：记下生命中的每个过客，真好。

我说如仔细思索就发现：我记录的不是生命中的过客，而是过客般的生命。

对于基因这趟列车，我的意识只是乘客，自己也是自己人生的过客，只是大多数人还不理解这一点。

有关我们的记忆就是“我”本身，当基因传递到下一班列车，这份记忆消失后，我也一同消失了。

并不是感谢你路过我的生命，而是感谢你们，陪我路过我的生命。

我排斥直播的形式，是笃定聊天不一对一，就失去凝结月光的可能，爱还没熬到黎明破晓前，先被贪心截了胡。

当初在贵阳酒吧，和嘎导聊到凌晨三点，绕着盘龙江和詹达聊过二十公里，前不久和天然在星巴克，从预计的吃个午饭聊到晚饭。神奇的是，就像《濑户内海》两个高中生放学坐在海边叨逼叨两小时的电影一样，我完全忘记了当时聊了些啥玩意。

我的极限是，和客户通宵往返昭通的路上，连续聊了 20 个小时；在骑行期间六天和人聊了一百多个小时。唯一能确定的是，每次遇到每个人，聊天的内容绝不相同。

因为具体说了什么，只取决于，当初一同看到了什么。

上大学时男女宿舍两栋楼隔着一百多米，有天和车晓漫散步回来，但天还没聊完，我说我送你到楼下。

到了女生宿舍楼下，她说那我现在回礼再送送你，然后又走到了我们楼下，我说这可不行，我再送你。

两楼间十八相送，折腾半个多小时，最后谁也不愿当先挂电话的人，只好在楼中央分开对视，各自倒退五十米。

而我完全不记得当时说了啥。

如果当时没有写下来，我会忘掉所有对话中讥诮的瞬间。

刚才买奶茶，收银姑娘七夕时化了妆，打扮得漂漂亮亮，含情脉脉看着我，让我充卡。当我今晚去消费她却素面朝天，大咧咧地搅动着冰块，我有些失望。

她看出了我低落，我便直接表达这种委屈。

然后她更委屈，又变成要我安慰她。

我只好说：这就是男人学化妆的好处吧，当你素颜时，我能脑补你化妆时的美貌，而看到别的精致的小姐姐，又能脑补卸妆后普普通通。

她对我突如其来的求生欲比较满意，又得意起来，笑道小哥哥要不要再续个卡，咖啡很快就喝完咯。

我对她突如其来的推销恼怒于是说：不光是化妆能脑补成素颜，对于有经验的男性，女人的衣服也一样脑补没。

说完我就跑了，却想到另外一件事：

Amanda 有个细节让我很疑惑，例如明明我见过她泳装的模样，但在岸边给裸露的大腿穿裤子时却叫我转身别看。

车晓漫更离谱，我见过她没穿鞋子时的脚，也见过穿着脚，可她抵死不让看到她正给脚穿鞋这一动作。

难道在女人眼中隐私也有时态之分，既定的裸露或包裹都无妨，偏偏脱或穿的正在进行时，神圣不可冒犯？

我只好换位思考，诚然即便在男浴室，我要么脱好了再进去，要么穿好了再出来，当着另一个男人的面，无论是脱还是穿，这个正在进行时，都有着不可名状的尴尬。

情人节那天打完麻将，杨昭仪说天天听王艺灵说起你，今天终于见到了。

我没来得及说，这是她最奇特的好习惯，我同样听说过无数次你的名字。

王艺灵无论提起谁，从不会说我是个朋友、同学、熟人，而直呼其名：说杨昭仪在家等她吃饭，说来福和张轩润比较亲，然后我要反过来问，杨昭仪是谁，她才会回答是她的一个朋友。而如果你不问，她就不会解释：来福是猫，张轩润是她男朋友。

因为她这样执着，我记得她提到过的每个人，她朋友的名字最重要，至于是和她是因为什么而认识的，是同学还是同事，从小认识的还是买烟路上加的微信，不重要。

这样的执着看似容易，但我都做不到，每每话到嘴边，还是会说：我有个朋友、熟人、认识的人他如何如何。

因为跟谈话人坚称一个他并不在意，也不想记住的人名并不必要，不如简化成一个代词：反正他们又不会遇到。

如很多电影解说，会用老黑、小白来代替角色名。

夏源平时说话从不会夹英文，但聊到欧美电影的人名和地名，她一定会打英文：一定会说 Jaime Lannister 而不是詹姆，一定是 Rivendell 而不是幽谷或者瑞文戴尔。

这微妙区别造成的结果便是，杨昭仪会说：我早就听说你很久了，而不是：噢原来她之前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你。

只有被这么对待的人，才知道其间区别有多大。

以前我给人介绍朋友都会说：这位是 XX，他是干啥的。有个人很特殊，每次向人介绍她，只要说：她就是夏源。这名字陪伴我太多年，熟悉我的人，不会对这名字陌生。

中午和 Amanda 说：准备坐火车回去，顺路来找你吃个饭。

可火车站在北边，而她人在南边，非但不顺路，往返多走近 30 公里路。但顺路这个词的意思是：顺心就顺路，无关经纬度。

我想找你，从北京飞昆明吃顿饭就回去也叫顺路，中间相隔的行李和拖箱、疲惫和紧张，也都算路的一部分。

若不乘兴而往，手机都能因为没油接不起电话。

练英语口语时，老师说英语是“重音等长”而非“音节等长”的语言，意思就是汉语不管实词虚词，都是一个字占一拍，如果用这种方式读英语，节奏就不得要领。

英语是重要的单词的长度和一堆不重要的虚词，加起来占据的时间相当，并不是忽快忽慢，重音一直是等长的。

学街舞时，老师说高阶的听歌，不是一拍一作，这样做出来没有质感，而是要去记每个发力点，有的一个大的动作就占一拍，而有的好几个小动作加起来才占一拍。

英语和 Hiphop 节奏相通之处：不要雨露均沾，突出重点。

其实每天和每天，也不等长。

有时候会一天说很多话，有时候沉默一整天。

那些被铭刻的名字，都是记忆的发力点。

顺心多远都顺路。

8.9 [生物政治论]

若理性失去了诗意，很快就沉溺于教条。

若感性泯灭了睿智，便因不克制而幻灭。

雌雄同体之所以难，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对世俗的挑衅。宛如你在回族饭店啃猪蹄，在天主大教堂和穆斯林偷情，篮球场唱鸡你太美，足球场摆拍飞盘，当你和世俗文化对立，存在即仇敌。

不娘的人追求中性美，远比 LGBT 运动下，公开出柜难。虎扑上的肌肉猛男会连着你炮轰，你在 0 与 1 之间徘徊，又对 Boy's Love 深感厌恶。

很久前有网友跟我留言说：先生你没有性别，没有年龄。

我说，第二性征只是人的第二层特征，生物的界限只有还活着和已逝去两种，如果男人总是纠结 Gay 与不 Gay，太过买椟还珠。

性别只是面具，活没活着才是真谛。

8.10 [早恋]

不是很理解，为“有人约你去酒吧”或“没人约你喝酒”而犯愁。对我这种钢铁直男而言，不需要夜色，不需要酒精，顶着烈日桑拿、人潮拥挤，脑壳被按在美容院枕头上不能动弹，照样能从面膜撕开的小孔中义正辞严道：

“您的双眼皮可真美啊”

夜生活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即便出自生物秉性，那也不妨顺应晨勃，而非夜里猛。如果总找借口约深夜电影，暗自期许对方喝多失智，那黄昏邀约姑娘出门时，就会被人在心里翻遍白眼。

女人通常是怎么想的呢？《爱在黎明破晓前》赛琳娜说：她从决定跟杰西下火车那一刻，就做好了跟他滚草地的心理建设。酒后半推半就这事不存在，真对你有意的，会为了哪怕 1%晚上一起睡的可能，而早在正午出门时，内衣就穿一套。

换句话说，如若冬日清晨六点，在湖边晨跑，就失去了吻对方的冲动，那这种虚假的，被天时地利堆砌的意乱情迷，其实不要也罢。

那样的眼神既不坚定，更不动人。

对于年轻人来说，早恋的意思其实是早上谈恋爱。
留得青柴在，不怕没山烧。因为夏有凉风冬有雪。

有个高中同学，足球赛不忘装逼玩表，结果有人在禁区朝他脸上射门，他挥手一挡，球砸表上弹进门。照足球规则，手碰球算违例，进球无效还得对方发球。

然而表并不算手的一部分，因此裁判判定该得分有效，表哥一战成名。

我因此对法理产生浓厚兴趣：未经解释的法条毫无意义。法律人很少看条文，更关注立法、司法解释：界定概念的权力，才是实权。

我们知道什么是表，知道什么是手，但表算不算做手的一部分？算和不算，都说得过去，这界定权，便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学法以后，我很少和人争字面，只关心谁享有解释权：

“说我爱你之前，先界定爱这字的最大函射范围”
“师爷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他妈的，惊喜？”

中午去洗脸，潇潇给我挤黑头。

脸皮厚到不会对疼痛做出反应，但我突然就哭了。

是的，我高级神经一点不疼眉头都没皱一下，更没喊叫，但在平静的呼吸中泪腺接到信号，像膝跳反射涌出泪水。当人不带感情，也被洋葱辣眼，却流下了“鳄鱼的眼泪”宛如东边日出西边雨。

有趣的是，她挤我左边鼻翼就只有左眼流泪，右边同样，于是我们好奇：那挤中间鼻尖是两眼一起，还是都不流？

她问：你疼不疼？

我反问：你爽吗？

正当我觉这对话似乎有些奇怪，突然打了个喷嚏：

原来左右鼻翼能刺激三叉神经会影响泪腺，而鼻尖正好错开，所以不流泪。

鼻尖算鼻子的一部分吗？当然。

可为什么两边三叉神经都不管？

潇潇说：挤黑头确实很有解压快感（特别是别人的）。

我不担心她不卖力挤，正如我从不担心采耳技师会故意不掏干净，这会逼死强迫症。每次都是我说太深就算了，而技师说：你忍着点，再让我试一次。

耳屎是耳道的孳息，却不算耳朵的一部分，黑头同理。

满足女人快感的方式，就是给她个机会，让表哥站面前，一巴掌把他的表打飞。

那界定的意义是什么？

在这个场景中，到底是谁提供服务，是她帮我挤黑头，还是存在另一种解释：

“你打算怎么感谢我，攒这么多黑头让你爽？”

有很多事情，看似性别互换点赞过万，但其实是人太爱粗暴归因，并不愿深层次思考界定权的归属：比如潇潇用手摸我脸很正常。反过来我摸她脸就无可争议地流氓，大多人归因性别差异：男女接触，一定是男人占便宜，就此满意地停止思考。

聪明人会抛开性别迷雾，更进一步：

就算是女人的手碰到男人屁股，照样是手摸屁股，不会因为性别颠倒为屁股摸手；又或者女人打男人一巴掌，一定是手打脸，不会因为被打的是男人，就能扭曲为脸打手，因此得出结论：性别是干扰条件，手有主动性，脸和屁股被动。

可照这么说，假设她躺床上伸出一只手，我拿脸往上蹭，是不是不对劲了？特别她用手摸到我嘴，是洗脸流程；而我用嘴碰她手，就变成恶意强吻。

推演至此能明白，流氓的界定标准看意志，而不看器官。

哪怕手在绝大多时候承担更多的主观意志，而屁股和脸很少被作为主动工具加以驱动。

法考犯罪论，讲究主客观相统一，构成犯罪需同时满足客观侵害事实成立，外加能合理推定主观犯罪意图存在。

比方我去按摩，哪怕我处于绝对被支配地位——被技师推拿揉搓，被掰骨踩背，可如果我产生流氓意志，就能瞬间变另一种状况：

比如被摸的时候，流露出摸别人的快乐、无论奸笑或呻吟，都能让女方瞬间懵圈，明明哪里都对劲，但就感觉我遭到了冒犯、甚至有种被猥亵的强烈不适。

如果只看表面，流氓可坚称，我又没碰你，不爽就憋着。就像我嗦面声再大，又没把筷子往你碗里伸，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这道理简单：主客观相统一，客观上构成男女间的接触，加上主观有转换器官属性的意志——把被摸的身体定义为摸人的器官，并通过大声嗦面向对方强调这种转换自我器官的定位。

只要女方感受到这种器官定义的转移——人始终对自己器官作为主体还是受体使用有着绝对的解释权，那就会被冒犯。

哪怕表面上看，仍然是她在支配你。江戸川乱步《人间椅子》就是绝佳范例：

故事里痴汉藏沙发里，让不知情的女人坐自己身上，当女人觉察此事，深感背脊发凉。可从表面看，明明沙发是被动的，是人坐沙发上。

前天我不解，为何女人穿裤子或者比基尼都正常，看着比基尼的女人把裤子穿上，却会被视为流氓。

Amanda 说：因为比基尼本身是一种展示美的状态，但是穿和脱是会引发欲望或者暴露不雅的动作。

仔细想想，眼睛同样是承载意志的器官。

当女人的模样投影在我视网膜，就如同脸和手相接壤，我被动地看女人比基尼的状态，和主动地看女人穿裤子的动作，完全是两种意志。

因此，普通人把所有不解的事态推给性别就足够，普通绅士只要死守非礼勿视的字面就够了。

可高阶的绅士，懂得在和异性的接触时（肢体、语言、甚至是眼神），永远保持被动。

我很爽，但不能流露，不是傲娇是礼节。

I'd Rather Like: Call Me By Your Name.

8.13 [能量密度]

电影音乐、相声小品，通过分秒的流淌才能表现，简称时间的艺术，建筑是凝固的时间艺术。

电影靠情节推动、相声抖包袱，音乐也一样，需和弦作势能，推动听众听到下一秒。

点烟时，烟头随吸气力度闪烁燃烧，烟雾应吐气快慢喷涌漂浮。呼吸间，便将抽象的寂寞可视化，光是尼古丁之外的反馈感——烟火本身，就足以推动人摸索下一根。

能量关系很好理解。

为何五六十岁的阿姨也能叫某姐，但姐姐只能用来称呼，你认为和你近乎同龄的人？

汉语有偏正结构，例如在“田姐”一词中，无疑田是中心词，姐是修饰语。换成小田、老田、甚至田某，都不会改变这能量比重，潜台词是：先有这么一个姓田的人，其次她比我年长。

但变成“田姐姐”——王车易位，这偏正结构的天平，突然倒向姐一边：先是有这么一个姐姐，其次她姓田。

大多平等语境称呼为田 X 很正常，绝对的人格比相对的年龄关系、职业身份要重要，而在潜水救援这种我处于绝对弱势的时刻，X 姐姐这称呼转移，正是对依赖对方支撑安全感的自然流露。

因此我个人比较希望未来我儿女像外国人一样，一般都直接称呼父母名字，反而在极其特殊的情况才叫 Daddy。这有助于驯化亲子间的潜意识，互把对方当独立的主体。主体间的关系是与子同袍的外衣，可外衣不该把人闷死。

姓不该放在名前面，First Name 只该是 Personal Name 而不该是 Family Name。

你对一个人本身的爱，该战胜给这段关系下定义的欲望。

月亮从宇宙关系而言是地卫，但没人这么叫。地球也不该被称作月妈，因为本就不会有人质疑地月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要无孔不入的强调，并不会被彼此间或任何外人误解的人际关系？回想起年少时，和同学互相叫对方父母名字而打架，堪称奇观。

如果你在通讯录、在内心潜意识，给每个人的备注都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亲属关系、职位关系、年龄相对关系、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而不是这个人本身的标签（他的名字、他自我认同的昵称），这会让双方深陷孤立静止的幻觉，地心说正是被相对距离感迷惑的产物。

长时间沉沦于相对音程，便会忽略掉单音的绝对频率。这会让谱写的乐章失去格局与灵动。

在人生这场时间艺术展，接纳人际关系，如星辰运转，动态平衡而非机械媾和，有助于我们聆听下一秒势能。

为什么卑微到把生命花在这辈子注定见不着的人身上？

我们被互联网灌输太多白左精英的道德：要尊重异地恋、尊重柏拉图式恋爱、要尊重信息技术、尊重 LGBT、尊重抑郁症…… 但白左政治主张的根本，不是博爱与兼爱，推崇弱势与异类作人上人，以此满足自身的虚荣与名利。

假设两网友向你示好，一个是平静的正常人，一个没了你就像鱼没了水的抑郁症，你能否坚守交友价值取向？

一个人愿为你换一个城市生活，另一个不愿意，是不是因此改变交友态度、不再一碗水端平，显得政治不正确，甚至地域歧视？

圣母病和机会成本就是天然的矛盾。

只有当人机会成本无限大，拥有无穷时间、财富和能量，才可以无限扩张“白左式博爱”的范畴。但生命本身就是一场盛大的机会成本：你做一件事的真正成本，是为做成这件事而牺牲的所有事的可能性。

你爱一个人的真正成本，是把时间、财富和精力投入在这人身上，以至于无力再和其他人建交的总和。

我以前被白左博爱骗入死胡同，在两种极端摇摆：要么政治正确对所有人无差别博爱，要么就叛逆地精致利己。

但这是个文字陷阱，小女孩救海龟的寓言就是破局之道：海滩上无数奄奄一息的海龟，女孩不断把海龟送回海里。

精英主义问：你这么做能救得了所有海龟吗？

白左圣母问：看到海龟都不救，你还是人吗？

小姑娘答：被我碰巧救到的每一只，很在乎。

白左圣母和精英主义其实都是一群人，他们骗你爱抽象的人，保卫抽象的环境，保护抽象的弱势群体，拯救所有海龟。而当你发现，根本无法拯救抽象的人，就叛逆地与陷入问心无愧的狂欢中，变成极端利己的精英主义。

正如宋江救急不救穷，穷是救不完的，可遇到的急难，却每个人都很在乎。

泥菩萨只能碰巧救遇到的人。人爱的始终是碰巧遇到的。

所谓陷阱，就是逼你要么疲惫地爱所有人，忍耐别人对你反馈的差别，而平等回应众生，被道德绑架，把精力用来帮助差生追上平均分，帮助所有的抑郁症回归正轨。

要么就逼你破罐子破摔，谁也不爱。

可宋江救你不是因为穷，这世上哪没需要援助的穷人，只是因为你碰巧遇到他。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值得被爱，如萧伯纳所言，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客观匹配的真爱，都不少于两万个。

时间精力倾注在大多人身上，并不会相差太多。
只是因为你珍惜我们的相遇。

氛围感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场景那样的经历下，换一张脸你也同样痴迷，可最后被人们用来锚定这段记忆的，就是旋律这张脸。

和何适说，你出现在这，而不是其他人的原因只有一个：

我们有余生共度的意志，能不能实现看本事，但其他人，连种意愿都没有。

当有人有意和我恋爱我第一反应是：你给我一个异地恋的理由。或者你告诉我，如果谈恋爱都不需要物理贴近，那还有什么关系必须要见面？

有人加了微信，躺在列表一年不说一句话，请问我们能活一千年，总有一天会碰巧交流的是吧？如果不是，为什么要成为彼此现充的干扰？

在机会成本面前，沉迷网游就是会淡化亲情，整天和男人厮混就是会影响艳遇的可能。每顿饭都和同事去应酬，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与好友约会的概率。

上高中时，我就是同学眼中的异类，但不重视同学情谊，只是因为我更重视校友间的自由选择，因为在泳池里找同伴总比在浴缸里包办婚姻要靠谱得多。

如果我每次都和表面兄弟结伴上厕所，又如何在课间十分钟推进与隔壁班姑娘的感情，哪怕这种取舍微妙到，只相差了 QQ 聊天框的一句话。可日复一日，这正是入学之日起的这点微妙落差，就决定了冬季运动会时，你和我呆在一起看球。

Amanda 说有位阿姨想加我微信表达感谢，我说其实人的距离并不会因为微信躺列而拉进。更多时候是负面干扰，道理很简单：两个陌生人如果不寒暄，就会显得不礼貌，可一寒暄，聊天就会陷入死局。

本来面对面，三分钟就能进入彼此都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可换到微信上，被各自线下处境频频打断三分种的读条可能都永远凑不起来。

如果真在乎一个人，想办法多见面吧，碎片交往从不是走向亲密的桥梁，而是避免人们破冰的最大内奸。

网友加微信躺列这做法很搞笑，上高中时我是最热衷要微信的一群人，但有个潜在前提：并非通过网络和同学间的关系搞到小姑娘的 QQ，而是必须得先当面打招呼：你得见到我然后愿意给我微信，我们才有聊天的意义。

同理如果男人不是为了结婚，就不愿为了另一个男人去另一个城市生活，那种塑料兄弟情有什么维系的必要？有限精力下，各自都把时间花在撩女网友不是最优解？

如果你和人相互不情愿为了对方洗头出门，那躺在列表只会互相干扰彼此的注意力，反而透支了本可用于各自与愿意见面的人约会的时间。

恋爱的常识扩充到交友，所有人就选择性失明。

恋爱时每个人都精明果断到，约不出来就放弃。可到了交朋友，就失去了这份在意。因为你很在意爱情，所以逼迫自己直面现实。但大多数人并不那么在乎友情的质量。

我只是觉得，一个人本身，比你和他之间是什么关系更重要。而这分重要，显然超越了性别。当友情和爱情共用生命账户，面对不值得奔赴的友情，还不如全舍弃了一心投入到恋爱以及由婚恋而诞生的亲情上实在。

我计较友情，不是比大多数人冷漠，只是比绝大多数人要执着于理想。再不济，忍受孤独，可比忍受虚假容易得多。如果不是对男人间的友情太失望，谁愿意整天混在女人堆里。如果不是被基因逼迫，男女都是和同性更玩得来。

当异性可以正当说出，我愿意为你而千里奔，同性之间说出来就要目光闪躲，担心腐眼看人基，那友情就根本没有跟爱情较量的资格，不婚主义只是幼稚至极的幻象。

男人总自诩勇敢，可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为爱情这种天经地义的诉求牺牲有什么难度？

难的是为友情、为志向、为情操、为国际共产主义而奔赴长征，这太艰难，难到大多数人羞于启齿，所以这才是世上最浪漫的事。

什么叫真正的友情？

给我一个放弃跟姑娘约会，而和你玩的理由，给我耽误婚恋的进度，也能因与你结伴而满足的证据，给我能说出这辈子因为能跟你共创伟业，而说不婚也罢的底气。

连到同一城市相伴余生而奋斗都做不到，也配叫友情？

不如各自鸡娃，下辈子再见吧。

8.14 [同位素示踪]

游泳是唯一强迫人关注呼吸节奏的运动。

当呼吸不对，当场被反馈为晃动、呛水，几乎每隔一秒注意力就会被拉回到呼吸上。在其他运动中，负反馈指向的往往是脚没踩对、姿势别扭。

呼吸不调的代价最多不舒服，全然不像在水中稍有不慎就当头棒喝的紧迫感。

身体在不同储气状态下浮力不同，怎么漂在水面上保持呼吸，不突然下坠呛水，就需要保持二胡拉弓时的专注。

从耳听八方，到凝神守肚皮，心静从来不是什么玄学，走钢丝需要动态保持的专注，足以让思绪从琐事抽身，平衡曰静。

抽烟将呼吸染色，烟雾是被量化的肺活量，游泳又为呼吸的节律考核打分。

正如对掌控单车，从不在于比谁骑得快，而是比谁能骑得最慢，而不倒。

如果某天被人看到，我仰漂在水中抽烟，我只会解释，这是在科学修仙。

在水与火、气息与沉浮间，宇宙天地，只是根钢丝。

8.14 [最后的蒲松龄]

骗子界的耶稣曾告诫门徒：

永远不要和人谈论疾病、或表现出病态，病痛无法激发人的贪婪。

当人感慨生命易逝，为人间疾苦而悸动，就压抑了投机取巧的欲望，压抑人贪欲是骗子在自断七寸。

我却排斥这样的生活方式：每当在外被问到做什么工作，每当律师两个字出口，我瞬间就成了姑妈嬢嬢的工具人。

你永远无法从一个陌生女人的相貌、气质，得知她是否正为结婚而纠结，或为离婚而操心，以及为此有多唠叨。

另一种风险是不慎和女人谈到她的小孩。

一旦开启这个话题，到你们分别前都没有刹住的可能，眼前活生生的女人，瞬间变成某人的妈妈，她谈论世事的视角，都悄然转换为对孩子的利弊。

夸赞街舞的原因，不再是有利于自己保持气质，而是减少小孩暑假玩手机的好帮手。往往还没一小时，我就被迫像班主任一样，得知她小孩对葫芦丝的排斥、数学题总粗心、最喜欢什么水果，想让他长大后从事什么工作。

我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善良到从不打断母亲关于孩子的絮叨，因为大多母亲总是最寂寞的，孩子父亲并不会与她共担这些鸡毛蒜皮。

而同为母亲的家长之间并没有共情，只有不断的攀比、嫉妒与焦虑，而做这一切所为了孩子，100%不领情。

大学时，拼车的女人为表自己唠叨的愧疚，送了我大包牛肉干。傍晚按摩的女人，说对不起本不该和你说这些，可谁能知这句对不起，只是她后面放开来说的免责声明。

让一个女人彻底忘掉自我的办法，就是若无其事地提到她小孩。无论是二十七八的年轻少妇，还是五六十岁的中年妇女，都躲不开这魔咒。

可令我最糟心的重蹈覆辙便是，提到律师就必然要扯到感情与婚姻，一触碰婚姻，就离不开它的孳息。

换句话说，无论做指甲还是喝花茶，从对方问到小伙子你是做啥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自投罗网。因为无论她的孩子有多可爱，多可怜，多可恶，我会和她谈话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她才是坐在我眼前的人。而我不是家访的老师，两个成年人为了一个不在场的儿童焦头烂额。

我从高中起，就极力避免我妈的世界被我全部占据，我真的爱她所以时刻清楚，她首先是个女人其次才是我妈。

一厢情愿的牺牲并非美德，是让人忍气吞声的道德绑架。孩子真正听话的唯一原因，只会是崇拜。没被孩子崇拜过的大人，从不会知道熊孩子可以有多听话。

那年在长沙跟朋友聚会，我说无论多少关于其他人的恨，我都不会谈论。因为如此良辰美景，浪费在对不在场的人的吐槽上，那不就说明，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太无聊，不就说明：我们彼此间，都没什么值得谈论的话题了吗？

明明除了婚姻和孩子，还有太多可以聊到的自己。

从今开始在外我必须隐瞒工作，我作为一个男人跟女人聊天的唯一原因，是喜欢她本人，而不是怜悯她的角色。

此后再被人问及我只会说：我是个玩摇滚的基佬。

8.22 [大橋卓弥]

「辛くなるときはいつでも帰っておいで」

“感到辛苦的时候，就回来吧， 无论何时”

每次听到歌词那句「あなたの元に生まれ本当によかったと、今こうして胸を張って言い切れる」都近乎破防：

“能够成为您的孩子真的太好了，现在我能挺起胸膛将这话说出”

如《横道世之介》片尾世之介妈妈说：每次眼眶一泛红，眼前就会浮现出世之介的脸，他那张总是悠哉游哉的脸。

祥子小姐，我最近常常在想，这辈子能够和世之介做母子，实在是我的福气。

昨晚跟天然吃饭，她表示对把自己的事托付给她的巨婴很无语。

我说或许有种可能，像初高中的小孩子，因为没安全感就特别喜欢试探，恐高忍不住往下瞄，女生通过求生欲测试自己在男人眼中的颜值，朋友间开恶劣的玩笑评估这段关系的牢靠。

明明其他方面都挺靠谱的小伙，突然在某件事上表现出托付心态，可能是这件事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也可能是他在测试，自己可以多大程度依赖你。

特别是之前产生过怀疑，比如被天上掉下路灯砸到过，今后每每到路灯脚下都瞻前顾后，被人坑过总忍不住去测试下个人是否靠谱。

这代价就是，人们不喜欢被测试，测试者陷入越测试就越激怒对方，越因不欢而散越难耐下一回测试的死循环。

我仔细回忆，在什么情景下人们会有这种倾向？

“医生，我有个朋友想问问得了梅毒怎么搞…”

突然意识到，每个深陷不堪而被拯救的人，内心都是极其孤独的，他遭遇了特别想倾诉的事，但如果说是自己遇到的，就会严重磋商自尊（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在东野圭吾《恶意》中第三次反转，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要鸠占鹊巢，对学生时代拯救自己的日高杀人又诛心。

倘若一个人深陷不堪，无论是被马办，还是嫖娼被抓，还是在宿舍自慰被人偷拍，无论是被校园霸凌还是离家出走在街上要饭，凄惨和不堪同样意味着深刻。

当一个人被刻画了深刻的感触，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叙述，人就会采取种种极端做法。

包括但不限于：把自己被别人拯救的事，进行角色互换，只为在倾诉的过程中，消化当时的点滴。

也正是这原因，我觉得较低的道德水准有利于身心健康，避免了许多匪夷所思的决策，太阳底下没那么多新鲜事，如果人们愿意放过自己，把自己当做一个很普通的人类，普通的卑劣，普通的猥琐，普通的不堪。

那便不会靠着“吾有一友”靠编故事，靠找神父忏悔，找心理医生花钱，靠网络树洞来隔靴搔痒，拼命洗刷掉那些根本算不得不堪的不堪。

电影《雨人》里，患有自闭症的 Raymond 无法接受任何事物超越既定规则。他会因为床没摆放在窗前而焦虑，会为 9 点没看到电视而 PTSD，如果枫糖浆没有在松饼端上来之前就放在桌上，他就会受到精神创伤。

他也会强迫地记住看到的每样事物，散落在地上的牙签数、电话本上的每个数字、电影中的每句台词。

因此他有天才般的记忆与计算能力，但连三岁小孩的学习能力都没有，因为学习的本质是透过事物表面，观察、归纳内在运转规律的能力。

Raymond 有记忆“规则”的强迫症，这使得他完全无法习得“规律”，看《雨人》会很难受，是因为我近乎和 Raymond 相反，对“规律”的痴迷使得我常常忽视表象，抽象概括本就会导致你把一棵树抽象成 1，在理解 $1+1=2$ 的过程中，完全忽略这两棵树本身，只看得到“人类”看不到“某个人”。

如果我是阿汤哥，在陪伴 Raymond 的过程中会发生这种状况：我俩一起过马路，他会被红绿灯上的颜色剥夺注意力，直到能数出灯由几个像素点组成才转头，而我会被信号灯为什么要用红绿色而不是其他色饱受折磨，直到至少想出一种可能性：例如，人眼中能感知红色的视锥细胞最多绿色次之，红绿反色，用来做信号灯最完美。

“可能性”对我来说是思维刚需，我不需要确切的知道每件事是如何发生的，但至少要知道一种它会发生的原因。如果我想不出“这个人为什么其他方面靠谱，却在写简历这种小事上巨婴”的至少一种缘由。

就会导致我起身上厕所都差点走到女厕、明明专门调了干蘸料，却把烤肉鬼迷心窍地伸进火锅沾水里。

如果我想不出“为什么我记忆中目空一切的女神，为何会做出这种低劣的举动”的其中一种原因，就会导致我整晚打麻将时都在通过计算东南西北中发白一共有几张来转移焦虑，亦或是半夜梦到：楚留香救了胡铁花，胡铁花却说所以你得感谢我，感谢我提供一个让你因为拯救朋友而自豪的机会。

我试图从每个瞬间的见闻中找到内在的规律，这种欲望不亚于看到一个很眼熟的服务员，只是有种强烈而纯粹地把她口罩拉下来看看是不是我高中同学的欲望。

她是不是同学无所谓，但我就想知道是还是不是。

天然提到的人我认不认识无所谓，但就是想要搞清楚，为什么人类会产生这种违背常理的举动？

Raymond 对任何超出常理的事态惊慌，而我同样被折磨，我并不需要它回到常态，但我必须知道它为什么会变态。

因此许多人会对许多事进行评价，评价世界应该怎么运行，女人应该怎么上街，狗不应该吃屎，花不应该凋谢。

但我不会评价任何我能理解其缘由（哪怕只有其中一种可能性）的事物，而相反对于我尚不能理解的变态事物，就会流露出超越道德规范的狂热。

因为归根结底，这是种唯物主义的信仰，信仰世上客观规律永恒存在，我们会感到惊慌，会产生“奇怪”这种情绪的唯一原因只是：自己还没有看到规律。

内心笃定人不会飞世上没魔法，才拼命去找演员身上的吊威亚，费尽心思拆穿魔术。而你对魔术师并无意见。

不会评价那些变态的人事物，而会觉得他们某种意义上是可爱的。人类在肉体领域自慰，起码会感激意淫对象。精神领域同样如此，只会感激那些变态的事态，给了我思索摩擦的空间。

初中看过本心理学杂志，上面有句话：你的想法到底是谁的想法。这句细思恐极的警示，某种意义上促成了我写日记的习惯。

从生理和心理角度出发，人先天根本不具备任何思想，DNA 自带些条件反射，但“想法”绝不是先天就有的。

或者说，你所有想法都是舶来物，只是这种舶来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更像嫁接。

因此想法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渊源在哪。日记是一种溯源记录，追溯想法、观念、习惯的源头，就好比作为皇帝仔细斟酌每个谋臣的屁股，他到底是基于什么立场发言，他背后代表着什么阶级，什么利益团体才给我提出的这种决议。

知道想法源头，才有真正决策的自由。

我在泳池听到一个小学生问一个大学生：大学可以谈几个女朋友？

就像前天潇潇说，每当她幻想到将来接生时，老公进产房第一眼看的是小孩而不是自己就会焦虑，因为被抖音洗脑，会因为这种人之常情的细节，而得出怀孕期间老公肯定出轨了的荒唐结论。

如果你清醒的知道这些条件反射源于抖音，就像人民代表大会上，看到马化腾作为深圳人大代表，提议要增加游戏版号。

哪怕是听到有代表主张嫖娼应当合法化，你也不会大动干戈，因为屁股决定脑袋，知道了原由，也就释然了。

人感到愤怒，都是稀里糊涂签订条约后才发现自己成了卖国贼。都是自己做出了种种事后觉得匪夷所思的决策，才纳闷为何当初会着了道。

如果人永远成为自己想法的遮羞布，实际上身心就成了外来文化的殖民地。

如果能坦诚地剖开内心，看到你每个想法，每一瞬间的消费冲动、饮食冲动和性冲动分别来源于何处。

如果能知晓每个时刻的价值判断由什么组间，就像议会的主持人，看着会场上神魔乱舞的议员，正诉说着鬼迷日眼的提案。

你可接受，可无视，但总不至于踏踏实实地发疯。

因为想法就是想法，想法也仅仅是想法。

想法不是你的本质，只是被你本质观察的对象。

不必为任何想法大动干戈，承认其存在，但不随波逐流。

8.23 [黑]

某天突然醒悟不再防晒，堵不如疏，更该思考怎么晒。
Tokyo Girls Collection，T 台上最不缺的就是惨白。

对肤白的极端狂热，一方面跟过去两百年被欧美白左主导的世界秩序有关；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与人的交往在逐渐朝一次性社交靠拢。

什么叫一次性社交，就是每天在街上擦肩而过的路人、在网上一划而过的推送的占比，远高于熟人老脸对老脸。

当女性的工作生活面临的是更多的人、更少的单位接触时间，肤白就是绝对优势。

正如摄影中，需要讲究视觉刺激与审美续航之间的平衡，说人话就是，饱和度太低不吸睛没人看，饱和度过高，很快就会疲惫看什么都无味。

而在作曲时，同样讲究能量强度，比如说配器的叠加必须循序渐进，随着时间推演加入越来越多的乐器、逐渐提高音量、音域，如果违背这个基本法，就会像抖音神曲一样，用前十秒的抓耳来透支整首歌的格调。

道理简单，假设你对抖音视频只有最多七秒的预期。

它如果不从第一瞬间就王炸，第一秒架子鼓和副歌同奏、花里胡哨的运镜和让人头晕的特效再加上媚俗、猎奇的立意，它就根本留不到第十秒。

在这刚见面就高潮，高潮接高潮，前戏黯然失色的时代，审美疲劳的问题远比没有兴趣严重得多。

当你从抖音快手中解脱出来，会觉得钢琴曲独奏都变得沁人心脾，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算法推送中抽身，看着单调而温和的中性灰，都有种视神经 SPA 的愉悦。

克制很困难，在一堆滤镜中克制不要乱加、一堆乐器中克制住不要让听觉变复杂。

刚学做菜时最难克制住，别什么调料都手贱要往里面加，这种根深蒂固的贪心，源于从小接受的扭曲教育：主观题乱写不扣分，碰到了就有分，想到的点不统统写上去就是你傻。总以为好吃的咖喱可以通过碰巧蒙对调料而产生，好听的音乐可以一堆音轨乱砸，人耳碰巧只听到好听的那一部分，明明审美更遵循短板效应，一根画蛇添足的假睫毛或许会毁掉整个眼妆。

我对于小麦色审美的转变，正是发现好看和耐看间的界限并非玄学，纯粹是视觉刺激的阈值问题。

白色的皮肤更容易获得“惊艳”的效果，但其审美的续航远不如不那么抢眼的麦色。当然不是变黑就一劳永逸，因为过黑会和过白一样会加重视觉刺激，像穿浅色西装的黑人，初见异常吸引视线，却会随着注视的时间增加而感到神经厌倦。

介于小麦色和古铜色之间的这一段黑，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不能叫黑，黑与白之间的区域都叫做灰，而这一段肤色，堪比中性灰。

我比较喜欢的每个“耐看”的明星，基本都介于这个初见毫不抢眼，甚至脸融入了环境，一笑就靠牙齿来吸引注意力的阈值。

典型偏浅的像竹内凉真、偏深色的像锦户亮。

这个肤色几乎不会腻，类似于音乐中融入和弦的旋律，当肤色的饱和度处于一种隐形状态，就像昆明的气温，它是你大拇指头，在提到它之前你都意识不到它存在。

更为简约的例子就是，黑丝之所以经久不衰，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根本就不是黑丝，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灰”。

丝袜用 Denier 系数表示透光度，15D-20D 的丝袜类似粉底中的自然色，而 20-40D 的丝袜正是模拟美黑后的大腿颜色，70D 以上不透光才是狭义上的黑袜，而这种纯黑或裸腿，在半透光的中性色面前，根本没有性感的分量。

中性灰亦或耐看，说到底是用克制表达对观众的怜惜。

8.24 [电锯人]

小岛秀夫说他的身体 70%由电影构成。

而我的青春鸦片，总的来说分两类：常规的和变态的。常规的像《垫底辣妹》《阳光姐妹淘》，按照少年 Jump 的主旋律，讲青春期成长的烦恼与渴望。

不太常规的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坏孩子的天空》《马粥街残酷史》多是无疾而终的悸动。

至于变态的典范《发条橙》、《猜火车》之流，如果观众缺少对精神病患的同理心，将无法超越自我经历局限的偏见，理解更深层次青春。

《电锯人》是一部合格的精神鸦片，正如《进击的巨人》有着五分钟垂直入坑的节奏掌控力，以及看完后身心被榨干的疲惫。看藤本树的访谈，印证了我为何总会联想到古龙小说或者《猎魔人》的缘由：温柔本就只能靠对比产生，如果背景不够残忍，那真情也就显得不痛不痒。

古龙描写的感情让人沉醉，正是因为他笔下的江湖是真凶险，套路是真复杂；而杰洛特与叶奈法也在一个遍地黑童话的世界相遇。

常规的青春片，要全力描摹少年成长时跌宕起伏的旋律，但变态的青春片，功夫都花在和弦铺垫，在诡异又疯狂的世界，玛奇玛这个坏女人突然出现说：“当我的狗”竟也成最动听的情话。

为什么人们痴迷于疯狂？为什么常规的青春鸦片在变态的面前总黯然失色。人们热衷的是小丑、汉尼拔。或者总是甘愿被坏女人支配：因为沉沦于邪恶的魅力，是对超越平庸生活的渴望。

正常的青春片永远不会触及：生活最大的敌人是平庸，少年兜兜转转迎来 Happy Ending 是复归枯燥的前奏。

对着风车骑枪冲锋的堂·吉诃德不是疯子，“风车不是大魔王，风车只是风车”这事实就是他生活最大的敌人。

我们沉沦于精神鸦片，高呼：藤本树，我的精神病人！是因为故事总正与邪在搏斗，而现实中，是意义和无意义此消彼长，沉浸与抽离在挣扎，是充实和空虚在交替，是风车和魔王在变换。

《电锯人》帮我熬过又一个“枯燥—刺激—疲惫—枯燥”的周期。电次说：人生的目标或许是下一顿午餐的自由。午餐意味着一个新的“饥饿—满足—乏力—饥饿”周期。

人生的意义不在某一天，就像音乐从不该用某一拍来做横截面，这样你无论如何拿捏，总会只切到正激昂亦或是正消沉的片段，总会关注到正挨饿或是正吃饱的局部。

它意义在于一个又一个 Loop。

如果你追问结果，就发觉旅途的意义在过程，可当你转头去追求过程，又会发觉每个过程都无法代表整个意义。

因为从种草美食的渴望，到拉稀后的惬意，中间经历的一切心路历程，才叫完整的 Loop。

小 Loop 组成大乐章，细小欲望的既遂，又成了追逐更大梦想的势能。生活一直螺旋上升，只是我们太怕鬼打墙，忽略了每一次循环，其实都与上次只表面上看着在重复。

以为每一天，只是又一次日出又日落。

可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倘若用心观察，你永远无法采取同样的心境两次看完同一部电影。像不会游泳的人总恐慌怕落水，而会游泳的人总是烦恼沉不下水底。

没看到生命循环圈的人总是抑郁，恨生活太单一乏味。看到螺旋轨迹的人总感叹，每天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天，你无法真正重复第二次，因为第二次踏入这河流的你，每个毛孔都发生了变化。

眼看正流逝的每一秒，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一秒钟。每个瞬间都充满了初见的新鲜，和思变的空间。

这种顿悟，让人无惧于风车，或者说无惧虚无主义恶魔。

8.24 [玛奇玛]

过去几年我有个疑惑，不少女性的朋友圈总是很诡异，部分动态（特别带自拍的）大多时候不可见，某天突然又能刷出来，而通常过后一两天又消失。

今天微信更新发出的朋友圈可修改范围，以往朋友圈的可见范围是静态的，只针对发出的那一瞬间。这就导致一个人发了条吐槽客户的朋友圈，屏蔽了当前列表所有客户，但是发完以后又加了新的客户，但发出去的朋友圈却不能动态地把新加入“客户”这一标签的人都屏蔽。

因此我逆向思维，瞬间顿悟。

原来女人突然把尘封的朋友圈放出来，是因为她微信上加了新遇到的，想要不动声色对其展示自己的人。

过去发了许多展示自我的东西，却不想被朋友圈大多数人随时查阅，因此发完就设私密或者三天可见。遇到新加的男人，就在加微信之时把之前的朋友圈公开，估摸着对方浏览完，就再次隐藏。整个过程，并不会在时间线上出现，因此非目标对象浑然不知。

我不止一次撞见这种狩猎过程，是因为我为避免朋友圈的碎片影响，把所有人动态都屏蔽、关闭朋友圈入口，每次都手动点开头像看人朋友圈。

因此反省，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原因，这么多年都没想到（任何非紧迫的疑惑我都会自己揣摩，而不会问别人）。

说到底还是坏女人见得太少，把女人想太简单也太被动了。男人总把自己当猎人，可高明的猎人总以猎物形式出现。

想起前年，无意撞见七八次某女朋友圈自拍突然出现又消失，可我却自负到相信对方说的：我喜欢你的意思是我只喜欢你。

所以只好把这怪异举动归结为：美少女的事你少管。

而事后，我们几个被脚踏几条船的男的，也交流过病情，复盘了时间点，哪怕只要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别这么自恋，都能戳破这种拙劣的海王行径。

我对这男男女女之间的阴谋倒没啥怨言，因为我不屑于当阴间海王，搞阴谋只显得自己没有明着当海王的能耐。

而一个人自定义的秘密太多，会让大脑宕机，天天走钢丝怎会快乐。我每天都会发大量朋友圈，也不屏蔽人，真看不顺眼的早删好友了。也会每天删朋友圈，只纯粹觉得信息具有时效性，当时的心情只有当时看才有必要。

总感慨，人们会过得如此沉重，多少是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钢丝牵绊，Keep Real 只成了一句标榜自我的 Slogan。

单论目标、论欲望、论人生愿景，人和人之间几乎没多少区别，诉求本身从不会有多少分歧，Real 和不 Real 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去实现。

前不久在知乎看到一个问题：长大后再看《鱼我所欲也》感到恶心？

有人说：理想主义者本就像太阳一样，躲在阴暗角落的人直视阳光而感到恶心干呕，这本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就像《电锯人》悲剧内核就在于：那个支配一切的恶魔，那个一句话就让所有人甘心当狗的玛奇玛小姐，内心最深处的愿望是有人能平等地爱她，给她一个平等的拥抱。

8.28 [道连·格雷的画像]

有读者说：“看了你随笔后，我决定像享受最后一顿晚餐那样享受剩下的大学生活”

这样的留言，让我觉得“在大学过程中记载当时心境，而不是毕业后才粉饰回忆录”的这份执着，有了意义。

8.29 [炎拳]

《电锯人》有种叫“万圣节”的精神攻击，指的是让人被瞬间塞进无数信息，大脑宕机，崩溃成人偶。

就像掉进图书馆的海洋中，自己过去人生记忆只是沧海一粟，你再也找不到那本名为自己的书，只能麻木重复：我逐渐理解了一切，万圣节，万圣节……也因此弹幕上万圣节这梗就是：藤本树的漫画太阴间，把我整癫疯了。

这种设定，最早源于克苏鲁神话：人类不能和真神接触，旧日支配者们是比人类更高维度的存在，如果人看到、甚至触碰到神，就会被传递过来的信息轰炸 San 值狂掉，瞬间发疯，口吐白沫挂掉。

其实这设定很写实：假设现在有种科技，可以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像电脑U盘一样瞬间复制粘贴到猫的大脑里。

那么这种“知识”在让猫变得会说人话前，就先让它爆炸了，猫脑的这个容器，根本无法承载人脑的信息量。

猫发疯的过程，就像哥伦布闯入美洲大陆，而猫的神经结构如同原始部落一样单纯——为基因驱动，吃睡交配迭代，与人相处也只是获取生存繁衍资源的手段，它并不能理解人类这个“神”是如何“思考”的。

人也无法理解宇宙这个“神”如何“思考”。

而宇宙和人的关系，或许并非人与猫，而是人与蚂蚁，甚至人与草履虫，甚至草履虫都不如。

如果我碰到一只蚂蚁，把我此刻大脑中运转的信息传递给它：锡兰红茶、四川麻将、新世纪福音战士……这些在我所处的维度习以为常的事物，便会摧毁蚂蚁的一切。

人们总渴望变得全知全能，可从未想过，信息本就是种不可承受的催化剂，揠苗助长般往脑子里塞东西，或许会对容器本身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当新大陆被哥伦布发现，盎萨文明瞬间摧毁印第安文明，猫有关于自己那丁点认知，在人脑面前，就像印第安的长矛在欧洲火炮面前一样脆弱“猫”这本书坠入“人”这座图书馆的汪洋中，它余生什么都做不了：

我逐渐理解了一切，可是我除了机械麻木地发出喵叫，连爪子怎么伸出去迈步都忘记了。

这就是克苏鲁神话的恐怖之处，看似魔幻设定，只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如若真存在比人高出一个维度的神明。神不会像其他神话那样跟人谈恋爱，掺和人类的战争，教人如何做人，做出一堆又一堆皇帝拿着金斧头的事。

当人看到神，接受到神谕那一刻（有关宇宙的真相），只有瞬间疯癫这一种可能。

你走过芬芳草地，无意踩死了一只蚂蚁，你压根没意识到这只蚂蚁存在，可蚂蚁却用尽一生揣摩你，试图了解你、定义你。这愚昧荒唐的视角之别，是克苏鲁的魅力。

《炎拳》是部“等待戈多”式的漫画。

而《等待戈多》是“什么也都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戏剧，戈多这个缺席的角色，像漩涡的空心一样，有强大的吸引力，许多人猜测戈多暗指 God。

戏剧中戈戈和狄狄无聊得要死，解下裤腰带上吊，结果带子断掉，没能死成。“世界本就不按逻辑与理性运转，人与人很难相互理解、帮助，人们像戈戈和狄狄一样，相互依靠却并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

他们交谈得似乎很热烈，却是各说各的，没有真的交流。生活原本就像戏剧里那样，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无休止的循环往复，让人疯狂，让人窒息”

炎拳被火灼烧，忘掉了自己是阿格尼。

而那团在把所有生灵都烧焦之前都不会熄灭的火，在我的理解中，可以指代人类的意识。

漫画中所有人被火燃尽，就像人不需要经历复杂的认知就可以过完这一生，人不需要知道什么是高数、什么是房贷、不需要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需要柴可夫斯基。可以怀揣着简单自洽、单调和谐的世界观度过漫长人生。

而过量信息带给人的痛苦，不断思考陷入的折磨，就像阿格尼身上无法扑灭的火焰。他从一个瘦弱少年，躺在雪地里被火烧成肌肉猛男，因为疼痛会让肌肉持续紧绷。

因为太痛了，痛到无法行动甚至无法嚎叫，他花了三年才终于适应这副身体，八年才重新能站起来走路。而他的炎拳，就像克苏鲁真神的临幸一样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没有普通人的认知能经得住思想者碾压式的秒杀。

漫画里的永生者们，靠什么活着？看电影。

思雅因为没星球大战看，宁愿毁掉整个濒危的旧世界，她要花千万年孕育一个能拍出星球大战续集的新文明。

戈多先生一直没来，还不准他们用皮袋上吊。

阿格尼从七岁被烧到十五，故事才拉开序幕。
我把火焰解读成意识，是因为这体验太相似。

我从七岁逐渐诞生人类的意识，就在这不死不休的火焰中饱受煎熬，从孩童到青春期，正是烈焰最旺盛的时刻。

我就像那只被人复制粘贴大脑的猫，像阿格尼、像印第安土著，在外来的高等的信息面前，被轰炸到失去正常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无数个夜晚疼痛到只想解脱，但又有极其矛盾而顽强的求生欲，我不得不活下去。

祝福者就是天生的演员，明明是自己灵魂深处，也就是基因携带的求生欲，告诉自己，无论被你怎样灼烧——活下去。可总欺骗自己，是为了守护、为了报仇、为了一堆赋予的意义而活。

青春期我也如阿格尼找过太多理由，所谓为了爱情——只要脸长得一样就能把仇人当爱人，为证明自己、为了家庭、为了高考……

直到德玛被炎拳击穿的那一天，所有挡箭牌都自动倒下，你终于暴露在空洞无意义的人生之中，高考也好，婚恋也罢，找德玛复仇也好，救活妹妹也罢，这些只是等待戈多的漫长经过中一闪而过的消遣。

你终要在烈火燃烧中发现，原来我不是被诅咒活下去，被社会或家庭赋予了羁绊而不能解脱的生不如死的人，最想活下去的就是我自己，哪怕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但求生欲从不需要任何解释。

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摄入信息严重超载，耳濡目染皆是无法消化的世事——变成炎拳后，你就再也不是阿格尼。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我那本短短几年的社会关系小册子，坠入信息汪洋后，完全抹去了自我存在的意义，我在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司马师为什么要传位给弟弟这样的迷惑面前，没办法去操心上学路上的来往车辆。

南宫飞云为什么不能和完颜若雪在一起，赵灵儿和伏羲氏是什么关系，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换个浏览器就能连入 You Jizz……本该在看火力少年王的年纪，我的脑子一次次陷入近乎瘫痪的状态，每个瞬间都在走神，吃饭睡觉单调的日常，无法将我从信息轰炸中拯救出来。

小学时我被《告白》轰炸，初中被《绝命毒师》履薄冰，我已经变成了自己接收到的信息的载体，早就忘掉了自己的名字和社会关系，就像炎拳以肉身成为烈焰的容器。

神经元是种内在的社会结构，无知最大的好处便是落后但统一。

脑子里的信息单一，日常生活就像在歌词本中翻找出最喜欢的歌，你会比猫还机敏，哪怕变成脸谱化的反派，也能笃定自己扭曲的价值观，从一而终的去果断执行。

而民主意味着难以形成决断：好谋而无断，色厉而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

阿格尼花八年才在灼烧中重新站起来，我到了十七八岁，才终于从大脑创造的元老院中，孕育出一位罗马执行官。

重新在纷繁杂乱，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大脑图书馆中，清理出一条通道，逃出大脑的图书馆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可即便在我发疯的边缘，也没人会把我当疯子，因为人们潜意识里很清楚，我比他疯，是因为我知道的比他多，当他知道的和我一样多时，也会和我一样疯。谁也不比谁高贵，容器间的惺惺相惜罢了。

我见过比我聪明，也比我更惨的容器，思维之花太茂盛，把花瓶撑碎裂，破镜难重圆，一旦因此而抑郁，再无康复之日。炎拳的孤独是，你触碰到别人会让人引火上身，所以会避免接触太过脆弱的容器，因为那些你习以为常的世事规律，可能会无意间把别的无辜的路人逼疯。

当我心中的凯撒从元老院中脱颖而出，我越来越少犹豫，越来越能内部形成稳定而持久的意志，一念既出，身体在配合，多巴胺在配合。大独裁者一声令下，驷马难追。

我很珍惜这样的独裁生活，或许凯撒会一次次做出脑残的决断，但我宁愿为错误的军令背负失败，也不想元老院议会的狂轰滥炸下，呆呆念叨着万圣节而度过一生。

也因此一次次奉劝人们，守脑如玉。读书、看电影、旅游、交友、玩游戏、刷手机，从不是知道的越多越好。

消化信息的节奏远比摄取信息的速率更重要。当罗马被希腊同化，那只是叫吸收，而哥伦布踏上新大陆，那叫灭顶之灾。毁掉一个人的办法很简单，对他使用炎拳吧：只需要不受控制的信息源，一部手机几个算法 APP，烈焰灼烧下再坚韧的灵魂也会被烧到失忆，忘掉自己是谁。

在万圣节的诅咒、克苏鲁的临幸下。要么他浴火重生变成另一个炎拳，要么变成一摊枯槁。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我不知道，但什么是人生的幸福我很清楚，至少被烈焰折磨到每分每秒都在等待戈多，绝不是幸福。纵然写出《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也没在烈焰缠斗中活下去。

人这一生太短，短到其实并不需要更高的文明来指引。

就像猫不到十年的寿命，不需要星际拓荒，超越光年来到人的领域。

可基因要人无条件、无理由的活下去，又同时留下一条“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指令。

它既让人被烈焰燃烧，又不准人放弃生命。
残忍的从不是藤本树，是我们自己的基因。

8.30 [音域]

Amanda 说文字具有欺诈性，无法通过表情和声调来辅助辨别真伪，但她又不会怀疑我叙述的世事。

原因却很简单，人们都隐约清楚，人并没有这么高深的想象力，可以编造出完全没有原型的故事。

Amanda 也，说女人的眼泪不可信。我说：当小红书都在系统研究永野芽郁的仙女落泪，泪水成了眼妆的一部分，就像如今没人会为预防静脉曲张而穿丝袜。

文艺作品的邪恶不可信，人对邪恶耐受度之高超乎想象，从不吃甜食的人可以很快适应马卡龙，不吸烟的人可以经过几次咳嗽就对尼古丁上瘾。

单纯善良的小孩，同样可以经几次黑深残洗礼，就化身“无聊，我要看血流成河”的乐子人。

老王说，音乐可以表达所有情绪，唯独无法表达没情绪。

乐子人可以接纳所有荒诞邪恶，激昂良善，但无法忍耐：今日无事发生。

非要说什么东西最邪恶，有什么比得过人类基因邪恶。

人脑渴望的从不是善良或邪恶，而是善恶之间的落差和张力，以此带来跌宕起伏的刺激感。

如果没有邪恶，人们会躺在平流层的飞机上昏昏欲睡，忍耐飞行模式下的岁月静好，而如果没有善良，人类会战栗于海底潜水钟，得知氧气耗尽等待末日审判的惶恐。

人脑渴望的从不是高音或者低音，是最高和最低，最好和最坏之间，拉扯出的广袤音域。

9.1[牛仔裤为什么配马靴]

昨日不慎咖啡过量，凌晨两点躺在床上回味那句：

“JoJo，人类这东西，能力是有限的啊，我从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是，人越是机关算尽，就越容易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跌倒……”

后来跟小夸说随笔集的想法，她问我书名《微凉的臭氧》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不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意境。

类似于你中毒后，第一反应是：这毒气有些微凉。

有个寓言故事讲的是，一个人胸口中箭，却制止了医生前来救助，而是忙问：这箭是什么材质的、射我的人骑的马是什么品种、这箭穿过云层时的抛物线构成的罩杯有多大……？

类似于：三更夜，露湿心头上，忽闻花香，叶落太短暂。初觉流年已偷换，第一反应是：操，我夕阳时买的咖啡，忙忘了付钱。

老板会怎么看我？我会怎么看自己？我因为忙着把新手机壁纸换成西野七濑而忘记付款这解释会有人相信吗？

或者不直说的话，我还需要不动声色去超市买多少零食才能弥补一罐咖啡的钱？

和 Amanda 说，段誉当年刚学六脉神剑，就在酒局上一边喝酒一边偷偷往指缝过滤，他这么大费周章，是不想扫人酒兴。所以我抽没有尼古丁的茶烟，就像银行柜姐的练手钞，一次次形成肌肉记忆，练到抽烟不过喉，却换气自如，让人浑然不知你只是在陪烟。

Amanda 说哪这么麻烦，一鼓作气呛两口就学会了，后面抽起来，真得不能再真。我说这你不懂了，陪酒、陪烟和三陪的第三陪一样，假装高潮和真深陷情惘是两码事。

我假装有烟瘾而跟人共情，跟我真的抽烟上瘾两人相濡以沫是两码事。

道理很简单，就像你穿越到古代、或者富豪去体验生活、甚至玩剧本杀、角色扮演让人上头的大前提就是在知道自己绝对安全。以此才放肆地蹦极，在云霄飞车上翻腾。

你知道你没有烟瘾，然后尽情表演，演到自己潸然泪下，敬业的演员舍得真摔，舍得真被烟雾呛到联想起煽情的往事而流泪，舍得假装高潮到让人误以为遇见真命天女。

汤姆克鲁斯纵身一跃，他就像是在做肠镜，会被捅的很刺激，他或许会疼，会很丢人，但下个瞬间，导演喊 Cut，那些让你血脉喷张的片段，都成为了银幕上跳跃的光影，从剧中抽离到局外，骑在第四面墙上，那是无尽的自由。

我说坏女人当然最懂这种假装有瘾的安全感和优越感，特别当坏女人以猎物形式扮猪吃虎时，她不爱你却要表现得非你不可，她不喜欢你却表现得没了你她活不下去。

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练假抽烟呢，为什么六脉神剑这种屠龙术被当做酒桌 Tips，为什么坏女人花这么多功夫，只为让你觉得那头的她跟你隔着一道望眼欲穿的面纱？

因为她害怕，真的爱上你。

为了一个裙下臣而把自己陷进去可不值当。为融入抽烟群体而获得的隐形社交便利，和把自己陷入烟瘾，变成被烟抽被烟钱烦心，被时时求而不得的欲望折磨不值得。

因此故事的结尾，Dio 对 JoJo 说：
所以要成为超越人类的存在才行啊。

JoJo 问：什么意思。

被绑住的 Dio 突然暴跳偷袭：我不做人啦 JoJo！

人类这东西，自制力是有限的啊，我从短暂的失眠中学到的就是，人越是想办法入睡，就越容易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兴奋起来。所以要成为超越人类的存在才行啊：

爷不给咖啡钱了。

《微凉的臭氧》是什么意思？是后来有人问我手机屏幕是你女朋友吗？

我淡淡道，不是。这是我老婆。

对不起永野芽郁和户田惠梨香、对不起小松菜奈，我不再扮演烟瘾，不再纠结手机壁纸，也不做人啦：

我最喜欢西野七濑。

关于封面设计的故事。

起初是一团漆黑，漆黑中有显眼的 DNA 双螺旋。

小夸说：主题是生命的诞生，以及自我意识之类，中间像一颗星球，仔细看是一个受精卵，旁边的 DNA 会试着把它做出体积感，周围漂浮的是精子。

“不过怎么理解都行”她补充道。

她在设计封面这事上，大多时间玩《星际拓荒》找灵感。

《汤瓜十年思》封面，灵感源于我们一起看《新蝙蝠侠》，她说猫女蝙蝠侠是 CP，我说小丑和蝙蝠侠是同一个人。

或者说同一个疯子走向的两条路，他们就像硬币的两面，黑与白、直与曲、不是需要加强对照，他们本就是对照。

我当时的要求只有一个：内篇外篇，一体两面。

而《汤瓜十年心》我设想的是，从一段独舞到两人对弹，再到四猫成群，右上角的樱花要越来越大。

但是在色光三原色变化中，逐渐成为画面主体的樱花树，到底代表着什么？

没想过，我只是觉得它应该存在，应该代表着某种东西。

“不过怎么理解都行”我补充道。

我有些意外，本来推荐她看看B站《星际拓荒》的梗概，为何下个瞬间她竟买好了游戏，开始独行。

她说她觉得，我向她安利《星际拓荒》时的那段描述挺迷人的：

哪怕在游戏中，探索宇宙给人的感觉总是恐慌和美妙共存，孤独和静谧不分，美好和害怕总在一念间交相呼应。

探索宇宙、探索生命、探索一切，都是这样。

不过，怎么理解都行。

9.2 [Return to Dust]

注意《隐入尘烟》，隐入的翻译是 Return to，是 Return，而不是 Hide。尘烟有很多，烧完的纸钱、推完的土基房，都是 Dust。

和《楸山节考》一样无聊，当“马斯洛金字塔”被挖了个坑，甭管天灾还是人祸，自然规律还是人性使然，这样被腰斩了所有高级生理需求，只剩“活着”的电影，都不会有趣。

没大场面、纯粹是嘴炮的有趣电影有很多，《濑户内海》问：青春为什么一定要跑步流汗而不能在河边虚度呢？

《爱在黎明破晓前》也答：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但那又如何，重要的是那颗愿意去了解的心。我喜欢我望向别处时，他望向我的目光。

人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人精神与情感的丰满映射着所处时代物质条件的丰裕。

《隐入尘烟》和《楸山节考》是极度贫瘠的电影，贫瘠到只剩生存和繁殖，容不下其他高等需求，更不会因为这些高等需求碰撞而迸发出有趣的台词。

就连“啥不是土里土长的，土不嫌弃我们，我还嫌弃土，土就是干净的东西”也都是导演借他之口，替他诉说，真实的他们，连在坟前也发不出任何感慨，只会在河边捞着尸体嚎啕大叫。

抒情隐喻、形而上的归纳和讽刺，都是高级需求的折射。

他们说不出：“脚印种在地里，哪里都不能去了，不是风刮倒，就是被驴啃掉，麻雀啄、镰刀割”这种漂亮话，只能记住“后人不吃，先人不得”这样口耳相传的谚语。

就连他们的凄惨，也需要导演来烘托，需要拥有着丰裕物质资源、愿意揭露，致力于唤醒人类恻隐的知识分子们，用钱用时间打磨，竭尽全力才能还原出他们本该有的苦难。

穷人就连穷，也需要富人用其富来代为表达，这才是闻者落泪的原因。

我可以说的感受有很多，可以说万物渺小而伟大，生命脆弱而顽强，那站不起来的小鸡、蝌蚪和麦穗，可以说燕归巢、落叶归根、人归尘土。

闲王的英文翻译是 Useless，被咒骂瘟神的驴，和被咒骂瘟神的病女人，都被说多少粮食给你吃了。

但这不值钱的驴确是他全部的生产资料，嫁不出去的女人确是他在坟头也要烧电视机的存在。

可以说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可报天。资本家才是人，被输血的那只是铲掉就铲掉了，让它给别的麦子当肥料的麦穗。下辈子还是当草编的驴好，不吃草就不会被人使唤。

也可以说，爱情是路上黑你慢些，罐罐里的开水都烧开好几回了，换一回你不来，换一回你不来……

可是真正的尘埃说不出来，他们的苦都要别人记载，他们应得的善意，都需要别人为之争取恻隐。

穷到《楮山节考》用大量动物交配的画面暗喻基因只剩这一点使命。这才是穷人，穷到都不像人。

而不穷的人，分两种。一种有恻隐之心，一种没有。

而对同类有恻隐之心的人，只是因为他的经历足以让他意识到，自己不是那头驴，而是在电影院看着驴落泪的人，仅仅是因为运气好。

没恻隐之心的人，尚未意识到、或者尚未相信罢了。

小时我看过个微观经济学的案例，两个人抛硬币决定谁请客吃饭，赢的那个心怀歉意给另一个人夹菜，可另一个人却说不用，因为抛硬币时你已经承担了等量的风险。

什么是驴的开朗，什么又是人的恻隐呢？

或许就像，我们上辈子都是游离的灵魂体，而到投胎那天，这世上有人的名额，有驴的，有花草的，有尘土的。

认命做驴的人，不需要资本家怜悯，硬币早已落定，这一生只是完成各自的晚餐。

而做人的恻隐则是，你说的没错，可虽然我赢了这顿晚餐，但我还是要给你夹菜。

我胎投得比你好，硬币抛得比你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没有同理心的人，只是误以为，投胎是自己的技术活。

我们是平等的投胎主体，给你夹菜本就是致敬。

恻隐的本质，正是这种对同类的尊敬，是把人当同类，而非异化后、只是长得和自己外形相似的工具。

这种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9.5 [工匠]

剑网三是个好游戏，但我至今仍清楚，退坑的原因是它成了复制党的天下。无论哪个门派哪个服，世界频道已变成如今的 B 站弹幕，99%的消息，都是复制粘贴老梗。

戏子无义是因为表演久了，喜怒哀乐都是“拿来主义”。走心的写作有个不成文的公约，就是多用词语少用成语。

成语意味着现成，你拿着特定的典故像表情包一样乱发，极少数时碰对的言简意赅，不足以抵消牵强附会的损失。

一个梗能火热，是因为天时地利，那个场景中的那句话，就像咖啡厅里突然有人弹钢琴一样惊艳。

当人言变成互联网时代批量生产的荧光棒，他不是真的悲伤，只是现成的表情包无法微调，他也不是真的会谢，只是换个字就生怕丢了玩梗予人没过时的安全感。

假烟假酒假朋友，假情假意假温柔。说假倒不见得，但信手拈来的喜怒哀乐，我真的会谢。

就像某些情歌洋洋洒洒，却没一句不是废话。不假，但就会像狼来了，透支情绪的信用。

手工小提琴动辄几千起，机器量产的乐器价格跌破想象。满口狼来了的人，某天真想抒发感情，别人也只在潜意识里揣摩，他莫不是在玩最新的梗。

意义的缺失是因为人太贪婪，能批量复制粘贴，就不愿花心思构建独特的意义。群发的祝福、可量产的口头禅，可以被复制的东西永远都廉价，人们无法从廉价事物中获得的意义而满足。

可意义的虚无，仅限于群发祝福吗？

现在是 2022 年，人类的贪婪在科技加持之下，工匠精神早成了时代遗珠。

贪婪是什么？一套话术能对两个人用，就舍不得让它只生效一次。能吃现成的菜，就舍不得多放一分钟微波炉。聊天不用动脑子，因为输入法都会告诉你下句该怎么回，Rap 的歌词更不用想，押韵生成器一个比一个算法精准。人渴望存在感，又不尊重存在感。

存在感源于专属与独特，但摩登时代一切都可复制量产。

我厌恶这时代大部分歌词、文章和视频，骨子里弥漫的贪婪无法被粉饰：

情歌要是写的太细致，同一首歌就无法糊弄第二个人。文章不写得假大空，还怎么把玩巴南效应和冷读术，让每个读者都觉得戳中了自己？而那些如履薄冰的视频，更像是政客演讲，生怕某一句话过激丢了粉丝基本盘。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种不贪的气量。

有大师本可量产古琴发财，但他顽强的口碑正因为一年只做一床古琴。

我上大学，本可靠知乎当 KOL 赚钱，但广而告之的人生建议都是狗屎。我比高考作文还要厌恶缺乏针对性的，只是为了一劳永逸而给出的人生建议。

什么叫一劳永逸？

只要不在圣诞礼物上刻下送给某某某，她不收我转手就能给下一位。只要给出建议不是针对某一个人量身定制，都不用改内容，能被成千上万人点赞感谢，为何甘愿只被一个人知晓？

以前建的群，无论人们后来怎么评价，无可置辩的是这段经历有意义。原因很简单：意义只源于专属，我在群里给出的每个建议，均因材施教，每项规则均量身定制。

当人们结束专属生活，回归这万事万物皆可批量复制的社会，便会失落到无所适从：再也没有人为他考虑“我之为我只在异人处”再也没人关心他的个性，他独特与非，他在这社群中有且唯一的位置。只不过又变成学校里、工作中，社会上，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被替代的螺丝钉。

现代人的漂泊感，最初是源于工业革命对农业社会结构的冲击，每个人被从熟人社会中“脱嵌”。

以前你是谁家的谁谁，是利威亚的杰洛特，是 Son of XXX，现在你只是火车另一端的浮萍。

社群本就是承载每个人专属身份的土壤，人要么靠依附社会关系构建存在感，要么就靠自己创造社会关系构建。

意义靠人自己赋予，独特的存在感和可被替代的虚无感，只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生命中的人事物，贪婪作祟，终究是竹篮打水。男人的空虚源于渴望却又不尊重女人，人的空虚源于渴望意义却又抹杀专属的印记。

我写三千多天日记却从没在两天写过一句相同的“某天某月某日晴”，日记本就是种专属印记，宣告这一天的独特，它不是某一天的后一天，某个月的某一天，每天都是马丁的早晨，没有哪一天能被其他天代替。

我也认识过不少人，但从不会把对一个人的建议对另一个人重复一遍，这像是誊抄作业一样折磨人，无论每天外表再怎么相似，如果留心记录，总会发现其独特之处。时间是如此，人也是如此。

记录本就是种自我警告，警告永远不要把两次日出日落活成了同一天循环了两次。

更是在警告，你以前做过的事、说过的话、玩过的花样都记录在案，对于黄金圣斗士而言，同样的招式绝不能用第二次。

复制粘贴，是对生命绮丽的大不敬。
人类为此饱受多少折磨，都是活该。

9.7 [残留在春天的雪]

我常去一家夜宵摊，名叫“老兵烧烤”，老板气质干练，让人不禁猜想摊名是指他曾当兵退役。

只要想到凌晨熙攘街头，还有正值青春的帅哥在颠勺，他炒的不是蛋，是“老兵不死，只逐渐凋零”，我半夜吃宵夜的焦虑，便舒缓许多。

做皮肤管理的乔妹说，你放开吃辣，爆痘了来我帮你挤。

很久前老板跟我说，当公务员会让人变痴呆，因为对于公务员来说“我不知道”是免责、免于思考、逃避工作的无懈可击的理由，但是对于律师来说，“我不知道”只是思考和行动的开始。

她每次派活都说，她要的效果是什么，至于办法，你自己去想。因此，我想过很多的办法，就连走在路上听到“让男生穿上都有漂亮乳沟”的广告词，都在想这么魔幻的举轻以明重得背下来，将来肯定用得上。

因为律师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的，你永远不可穷尽将会面对的题目，我喜欢的正是这种即兴演奏：

永远不知交谈对象下一秒会有什么疑惑，但有关宇宙、生命和一切，答不出来算我输。

和何适说，过来这边带你去学拉丁，不要一味跳 Hiphop，段老师的编舞比较高级，是因为他能分清 Performance 和 Dancing 的微妙区别。

双人交际舞像弹钢琴，左手右手分开来简单得一看就会，但双手联弹，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挑战着人脑运行内存。

双人舞拆开来，男步女步都很容易，远不如一个人的 Performance 花哨，但手搭一起走两步呼吸如履薄冰。

小时候看不懂《闻香识女人》可同样片段在我学阿根廷探戈后，就如同看懂了恋爱圣经，盲人完全可以跳探戈，因为当我搭在你身上，你就是我的眼。

我有些难接受，为何女人认为是常识的东西，男人却很难相信：正是感情的缺失才让美永远在得到之外，也是食色酒肉无法填补的空虚。

直白点说，女人认为感情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一切生理接触的前提。但男人会觉得这前提，不满足又有何妨。

柳永和郁达夫，总要感到与自己亲密接触的人知识阅历和自己相隔无法逾越的鸿沟的落寞。但渣男就很难尊重感情，总把爱情当成皇帝的新装，以戳穿它的媚俗为乐。总以证明自己是个没感情的打桩机为高贵。

而这正是生活抛给我的，最难解的提问：

如果男人对性伴侣没感情，空虚将永不会满足；可如果有感情，刺激又必将消亡。那到底追求幸福，还是快感？

该为快感牺牲多少幸福，又该为了幸福让渡多少快感？

我为自己身为文明的现代人而悲哀。

残留在春日的雪，要做的就只是珍惜，古人脑容量太小，来不及思考贤者时间之外的人生。而我为自己在两种明明都得不到的东西上纠结，假装都能得到而进行的取舍感到悲哀；我为我把看不懂的青春都译作荒唐，而悲哀。

而我的答案是：先吃夜宵、先迈左脚、先自己想办法、也先有感情。

挤痘本就是探戈的下个乐章，如果我永远没踩到舞伴脚，我们就永远不会一起吃夜宵。

吃得畏畏缩缩、含胸驼背又怎样？

不过是让男生也有漂亮乳沟。

9.8[抹茶火腿月饼]

民政部公布全国平均离婚率约为 57%，我倒不怀疑统计数据，但上半年一直在政府值班无法感知数据。

下半年回律所，平均每周被咨询三起离婚案件。

可怕的是，咨询离婚的往往都是不满足法定情形离不掉。也就是说，这些比双方“和平分手”更糟心的同床异梦，并没有纳入统计数据。离婚率统计的是在法律、政策和人性重重阻挠下，成功离了的。而那些感情破裂却离婚失败的大多数，并不在 57% 的范畴。

去年，我骑行路过湖南岳阳，坐在洞庭湖边听了七八遍《湖光水色调》，年少时我太明白歌词提到的《柳毅传》，但为什么柳毅是被千年后歌颂的英雄？

他所做不过把龙女嫁到婆家被欺压的事带信传给娘家。直到两年之后，在离婚咨询中，我才真正读懂了柳毅。

半年前，我青梅竹马的妹妹的朋友，拍了婚纱准备结婚，总感觉未婚夫有事瞒她，我妹和她闺蜜知道那男的负债，总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由，逃避自己做晴天霹雳的信使。而我帮那姑娘查到她未婚夫的巨额负债。

我妹怨我多管闲事。这事从头到尾也没任何人感谢过我，那男的更恨之入骨。但我不忍心，看一个勤劳善良教我做咖啡还常免单的人深陷危机。她对我良善图什么？只因为，我是她朋友的朋友，她就愿意用心招待。

而她的所谓的朋友，却为明哲保身知情不报。

我没办法看她掉入巨坑而没人提醒，更愤怒于我妹她们这群塑料闺蜜，明知自己朋友会迈向地狱，却宁愿陪人吃火锅粉饰太平，也不肯告诉别人残酷但必要的真相。

听到我妹解释，这只是她萍水相逢的朋友，不值得她把自己也陷入这堆破事之中。我失望得当场跟她断交。

那时我跨越千年理解了柳毅当初面临的抉择：当他偶遇曾经是掌上明珠的龙王女儿，却被骗到婆家当奴隶放羊。

他可选择“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可选择“清官难断家务事”可选择无数的名言为自己的明哲保身而背书。但他为了拯救这个素不相识的妇女，徒步走千里去送信。

他可以告诉龙王，你女儿过得很好，也可以告诉他残酷的真相，代价无非就是把自己陷进去，万一龙王一生气，把自己给灭了。

像某哥谭市打人事件中，舍弃自己的安宁，而报警的人却被武打明星指责，你是不是男人，你在场怎么不救她？

当我一次次面对离婚纠纷。听闻妇女被家暴，被骗光血汗钱，被剥夺自由，被积郁出精神疾病。一次次近距离被倾诉这些完全与我无关的人间疾苦时，我都可以选择：

“不付钱就让律师倾听你的烦恼是不道德的，咨询费两百一小时，给你打八折？”也可以选择，诉状我帮你写，证据我帮你找，本来就已经很糟心了，你这种情况自己陈述和请律师没啥区别，不要再为高额律师费雪上加霜。

我会无偿帮经常去吃饭的店，被员工敲诈的老板写诉状、帮同学被英语晨读敲诈而维权、为朋友写劳动争议文书。

我一次次告诉他们，这些事真不用找律师，为了要回雪中送炭的几千块，去花更多钱找律师得不偿失。

但当事人只会觉得，你不收钱，所以你不专业。你解答问题和写文书都免费，是不是在拿我练手？

可正如柳毅并不是为了龙女的凄惨才送信。

我为一面之缘的朋友的朋友花十多个小时掺和这琐事，也只是为了所信奉的江湖道义。

君不见，熙熙攘攘，终为尘土。
即便过千年，戏台仍唱柳毅传。

我曾经也总在纠结，到底该不该干涉他人的命运？
尤其当你能这么做，只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之时。

值不值得，应不应该？

后来终于明白，能被你干涉因果的人命里注定被你干涉。
所以你躲不了的。

但是，确实会因此，让自己被别人的噩运牵连。

那就承担呗。

我努力变得这么强，不就是为了可以代替痛苦的人承担一部份噩运，好让他们得以喘息，走出泥泞。

我自己选的，我有能力承受，所以不必担心。

“你是安全的，我和宇宙都爱着你”

“也请你放心，不必内疚”

9.21 [Hideo Kojima]

“每个包裹对需要它的人而言，都是承诺”

——《死亡搁浅》

那履行承诺有什么奖励？

小岛秀夫极其自信的音乐品味。

他甚至不准玩家调音量。

若是从外部观察：吃饭是机械切割，做爱是活塞运动，而《死亡搁浅》是个 99%的时间都在走路的枯燥游戏。

云游戏、剧情解说，扭曲着观众的价值判断，用置身事外的抽离视角，会把性行为都解构成内燃机。

小岛秀夫说他 70%由电影构成，可他导演的电影，赶路一小时，播片几分钟。

我爬雪山过草地，比西西弗斯惨，他不用被亡魂追，被强盗赶、他不会负重摔倒，更没有电量焦虑。

30 个小时的路途盘剥着孤寂，编织成 3 小时剧情。

Cliff 说：当我知道自己要成为父亲时很害怕，害怕这关系背后的意义，可真当你出生没让我害怕，反而让我勇敢起来。Sam Bridges，没有你我像在悬崖边（Cliff），眼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你把人们联合起来，你是他们通往未来的桥梁（Bridges）。

我独自奔波于旷野，穿越风雨回到百分百安全的避雨棚，音乐播放器随机响起星野源的《Pop Virus》。

这时一首歌、一段对白、萦绕心底的疑惑被解答，就是最好的奖励。

如果删去路途，台词会突兀，背景音乐变聒噪。

电子阳痿，是在没内驱力的游戏中，被奖励一堆并不渴望的金闪闪。我无数次在悬崖看到其他玩家造的桥，在摩托电量焦虑达到峰值时，视线闪过别人留下的充电桩。

左下角不断弹出：有玩家走过了你修的公路。

人与人的羁绊，让世界连接在一起。
是在崩坏的世界中央呼唤爱的沉醉。

小岛秀夫在游戏立项时就找到他童年的荧幕女神，如今已 70 多岁的琳赛·瓦格纳。以 Kojima 工作室的资质，多得是比她更漂亮、更有人气的当红明星。

但他是《行尸走肉》的铁粉，他非找弩哥当主演。但他是 70% 由电影组成的小岛秀夫，他非要大费周章，用 AI 重现她 20 岁的模样，他童年迷恋的印象。

她是被世界渐渐淡忘的好莱坞往事，他却用赌上工作室前途的游戏项目当他们相识的 Bridge，让她再度成为女主角，当他梦幻世界的主宰。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游戏。

通关后我意难平，重新买了份导演剪辑版送小夸。一个买断制的单机游戏，她本可用我账号玩。但好的电影，即便分开看，我也愿买双人票。

Sam 是末世美国的 Bridge，《死亡搁浅》是小岛秀夫与琳赛的 Bridge。当小夸跋山涉水后，听到我朋友圈分享 Low Roar 的《Don't Be So Serious》，那份我吹过你吹的风的共鸣，便是我们的 Bridge。

感谢小岛秀夫，你是万千玩家的 Bridge。

9.22 [我嫁的又不是长安]

昆明与曲靖，相距一百多公里。

Amanda 寄的酒，圆通二十一天才送达。

《长安的荔枝》原本一页纸的计算题写了八万字，几颗荔枝的事，变整个朝野权力的游戏。

试卷难题与现实难题区别在：一个难在事，一个难在人。

抛开事不谈：妹喜听丝绸，褒姒看烽火。昏庸在人，不在他碰巧送荔枝。抛开人不谈：千年前马车，十一天从岭南到长安。哪怕三步一叩首，三天也能从昆明爬曲靖。

就因为，荔枝加了个“鲜”，皇帝两口子的浪漫，造就了一个阶级的磨难。就因为，酒贴了个“茅台”，让我年少囫囵吞枣“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猛然鲜活。

《长安的荔枝》技术性难题就两个字。人性的难题，却教人如履薄冰行千里，如怀千金过人潮。

二十一天送到的茅台，最多有一天在路上颠簸。
另外二十天，在“狸猫换太子”的人心上跌宕。

9.23 [镜像神经元]

我朋友圈一度沦为“感谢谁送了啥”的媒介。

一为告诉对方：我收到了。二为：我很满意。

深知大多人送礼，为免薄礼邀功之嫌，不会问是否收到。未避自作多情，更不会问是否满意。

以前我送礼少、收的少，自然嫉恨各种小东西都 Po 出来炫耀的人。而今与人礼尚往来变频繁才开始纳闷：到底该让送我礼物、请吃饭、给我直接利益的人，蒙受我沉默带来的失落，还是让围观第三者感到被炫耀的冒犯？

我欣赏镜像神经元丰富的人，他们在“贪图潜在的红利”与“不让已送达的期望落空”之间选后者。或者说：在“追逐未来”和“享受现在”间选后者。

如果我不炫耀被请客被善意示好，那旁观者们因我沉默而免遭刺激的自尊心，能带给我什么呢？似乎没有。

至少，旁观者会因此愿意请我吃饭吗？不，换我也不愿对一个收受他人好意，却把不表态当内敛的人谄媚。

人们更热衷对喜欢“记录”的人示好，潜意识总掂量着，起码自己的付出能换来被光明正大的感谢。

为别人一掷千金绝口不提，但只要收到一本书一支花、一句精心的问候，都要 Po 出来给对方回音。

哪怕为人所赠一根鸿毛发表感激让旁观者讥笑，也绝不让赠与者稍有委屈，只因承担着对方的期盼。

满足他人每个微妙期盼的人，最容易被给予满足。

如果佛法不把“Dukka”译成苦用更贴近原意的“不满足”，那许多拗口的经文就明朗了起来：贪图更多的人总更少被满足，在意更少的人总被更深刻地满足。

9.25 [发条橙该有拥抱悲伤的权利]

与何适一同通关何沐辰送的《红弦俱乐部》：红弦是命运女神纺织的宿命，半座城的命缘在调酒师手中摩挲。

我们花好几个小时探索解密，被种种社会问题轮番轰炸，到了最后关头却被幕后黑手推出窗外灭口。

在半空坠落的我，举起对讲机：多诺万……
然后你选？

A：某某某就是潜藏在我们身边的大 Boss！

B：我爱你，我爱你，我他妈爱死你了，多诺万！

倘若还有很多时间，我会沉溺于思辨、争论掌权者是否该用高科技清除人的负面情绪？

这样社会不再有抑郁症、没有仇恨没有暴力、从此世界和平，这到底抹杀了人类的自我，还是促成文明的演化？

可到了只剩遗言的片刻：世界毁灭与我何干，阴谋邪恶又有何妨？你还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哪怕世界毁灭的前一秒，我们就在这里。

在雨声渐大的俱乐部、在高空夜幕、在多诺万的钢琴声里、在人类有权选择悲伤的记忆里。

调酒师喝下了那颗遗忘药丸。

我毫不犹豫选择说：我爱你。

9.25 [Cosplay]

法官办公桌上，摆着称豆子的手办。

身着警服的姐姐，签字时露出美甲。

我问：你每周都做指甲吗，上周五还是黑色的猫眼，这周一又换白色的魔镜粉。她立刻抬头反驳：那是深蓝色！

我当了半年公务员，太了解坐班人的诉求——我承载着单位意志，需要隐藏个性，但不等于我没个性。

叫“语文老师早上好”等同不尊重他拥有姓氏。他没立场怪你，但必然不喜欢这样。步入社会前把自己当世界中心，默认他人生活单调到把工作当全部，这不就是NPC该有的样子嘛。微信备注“文印室”“舞室前台”“剧本杀”“班主任”“祛痘”连它们是男是女都不关心。

在医院实习，老师做着手术，聊刚看完的欧洲杯。政府值班，办公室话题是哪家蛋糕好吃、俄乌战争对亲戚炒股的影响，哪个神经病聊学习强国？在法院听窃窃私语：“快看戴口罩那女的背的包”。

从不是只有我不愿被职业定义、剥削自由的意志。

9.26 [活着]

余华说：别人怎么评价我文学地位无所谓，反正很多人都以为我已经不在了。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了不起的是他深刻还原了被穷病折磨的人的处境：物质贫瘠会使精神荒唐，且当事人意识不到荒唐。

《上帝之城》举着手枪的黑人小孩笑得如此灿烂，像过家家呲水枪那样灿烂。

四岁的苦根说：我知道我爹死了，但都天黑了，我爹为什么还没来接我回家？孩子知道脑袋被子弹打穿人就会死，但并不理解生命消失又如何。

许三观十三岁成孤儿，他对小孩的教育，是他童年的折射，代代相传的蛮荒：他对两儿子说：你们长大了就去强奸何小勇的女儿替我报被戴绿帽的仇。

从没见过光的人，无法理解黑为何是黑。

荒唐是种对照，从没有富足到具备正常认知的人，如何能从不荒唐的世事中对比产生荒唐的概念？

福贵天煞孤星的一生无疑悲伤，可是福贵的悲伤和读者代入的悲伤不同。

我借侄女配种的母猫，半夜生了三只小猫，被羊水呛死两只。母猫没叫，呛死的小猫更不会发出声响。要说母猫崽没了它肯定痛苦，但并不会像我侄女那么痛，因为它对生死的认知不会有人这么复杂。

“活着”的分量，也没人赋予得那么重，幸存的小猫只是自然地活着，母猫只是自然地吃着胎盘。福贵也只是像老牛一样，自然地活着。

我并不认为余华想塑造一个感化人们精神内耗的二舅，勉励人不要放弃生的希望：请你打开电视看一看，多少人在为生命努力勇敢的走下去，福贵都这样还在活着，你这年纪睡得着？

余华没这么肤浅。

老牛知道自己要被宰也会掉下眼泪，福贵亲人一一离世，他就算没心没肺，也会条件反射掉下眼泪。

但他太穷了，那个年代太穷了。

他穷到能像牛、像猫一样或者，根本不需思考为什么活着。如果人穷到第三大脑不足以发育，也不会追问生命的意义，便不会为猫仔夭折而过度悲伤。

很多读者关心，余华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下才写出的三部曲，故事这么苦，不由脑补说书人童年凄惨，成长绝望，阿炳在旁边流着眼泪拉响《二泉映月》。

小时候读《观刈麦》，白居易很难过，我也很难过。

他念此私自愧，是没跳出自己的观测视角，他强把知识分子对生命、对“活着”的理解，投射到“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妇人身上，由此为“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感慨万千，唱起了《稻香》。

余华超脱之处在于，刚开始写《活着》遇创作瓶颈，换成第一人称，用地主家的傻儿子的认知水平讲福贵的心路历程就势如破竹。

他用自己的视角，怎么可能写得好？

若我用白居易的屁股，白居易的脑袋，白居易的情怀写老妇，当然只能写“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可换成第一人称，或许变成：妈的这瓜娃子太重了，今天稻穗难捡，官老爷还盯咱看，问这问那，幸好不是找麻烦。他咋流泪了，噢，怕是风吹麦穗进眼。

物质富足使白居易阅历丰满，便见不得凄惨妇人，侄女见不得难产的小猫，我自己瘸腿没多余情绪，却可怜偶遇的瘸腿野狗。

读者见不得福贵惨，也见不得许三观卖血换美满。

你的阅历将生活剧透，当局者迷，旁观者也不清。

余华有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幽默感。

如果读者能忘掉成长经历对生命意义的雕琢，《活着》给人的感触是：“夕阳西下”并没有“断肠人在天涯”

9.27 [YECGAA]

从不是理性战胜感性，只是一种感觉战胜另一种感觉，只是驱动这感觉的利益更长远，因此被定义成了理性。

我用高锰酸钾泡脚时，不慎腐蚀了刚做的指甲。联想到恨人的脸就往脸上泼浓硫酸，恨人的美甲，就可往指甲抹高锰酸钾。可我转念一想，高锰酸钾又不只是毁指甲。

初闻 KMnO_4 ，那时它叫催化剂。催化剂并不改变化合反应的结果，只把早已注定的路提前走完。

《死亡搁浅》的时间雨，它滴到人的皮肤，就让皮肤快速老化，让被淋湿的世事更快驶向彼岸。

读许三观用嘴炒菜那段我潸然泪下，不是因为一家人穷到只能庄重地幻想吃猪肝，而是想起童年和发小没电脑玩《红色警戒》放学路上用嘴模拟遭遇战。

“我现在展开基地车，电站就绪，派美国大兵到你矿区按D，到你了……”

许三观穷的时候，愉快得像《美丽人生》在集中营和儿子躲猫猫的父亲：今我生日，尝尝爹的抄猪肝。

他穷得能为卖血灌尿泡，二两黄酒温一温很浪漫。我也乐在其中，没MP3听那用脑袋放歌不就行了。

后来他不穷了，却因卖不了血嚎啕大哭，全家人带他去饭店，连吃了三碗炒猪肝。

GTA 是我童年时的避风港，从罪恶都市到圣安地列斯，输着作弊码烧杀抢掠的片刻，才有许三观卖血后吃猪肝的愉悦。那时都和发小一起玩，一个人操作另一个专门输作弊码：我永远忘不掉 YECGAA。

前两天通关《将军之刃》隼人每走一步都会叫 Move Like Water 仿佛梦回当年谭雅给建筑挂炸弹：Shake It Baby！

长大后我有电脑了，在洛圣都闲逛几百个小时。
却只看到，时间雨匆匆落下，转眼已是十八年。

而今我只会主动给何适提建议，对其他人都遵循着未经别人求救，就主动提议，等于侮辱对方智商的绝对禁忌。

我不是把他当自己人，是当自己，只对自己可以无条件批判，专注琢磨着让谭雅下一步往哪走。

十八年前，我并没“观棋不语真君子”的避讳，见门卫大爷炮五平八插嘴两句，看叔叔不造光棱塔用美国大兵守家我要指点一二，我也关心着每个人生的每个瞬间，像关心自己那样关心。

大二那年，我像许三观一样献血小板，每次能赚四百块，每次赠礼都选电影票，都用血站送的饭票去傣味餐厅吃水腌菜老奶洋芋盖饭，再看一场最新的电影。

许三观一次次在暮年想起第一次卖血遇见的阿方和跟龙，他们教他饮河水、瓜送血头、猪肝黄酒。

第一次献血小板，许蓉让我喝糖水、吃钙片。

前不久路过昆明那家电影院，突然想为了看场电影而去卖血，却因为错过时间没抢到名额。如今我不缺卖血的四百块，更不缺电影票的几十块。

我只是站在那场暴雨中，摩挲着指尖的高锰酸钾，不知是湿润的，是雨还是泪。

10.12 [每把都当最后一把，然后也不要怕输]

女人说有次吃火锅，她老公原来都吃油碟，外遇后改成了花生。她说：没想到你口味都变了。

但她老公假装没听出弦外之音，没解释也没回应，这是她决定离婚的导火索。

现在我有些排斥群聊，若非必要，吃饭都不多人围坐。

每个人在每瞬间的内心诉求千变万化，深刻的交谈正是围绕着这些诉求抽丝剥茧，因此形式上一对多或多对多，先决态度上，就表达了互相不在意。

母猫生小猫后，我才理解了隔代亲。

父母很容易把子女当自己意志的延伸，承载的期望很高，刚养猫时会强迫营业，因为它是自己的附庸，是我形象的组成部分：从经济角度看炫耀养宠物能彰显生活品质，从求偶角度热爱动物增加异性青睐，从社交角度懂猫能开拓共同话题…有太多理由要鸡娃。但其实，鸡的都不是娃，是接力棒传下一位，鞭策着奔赴自己想要的荣耀。

但到了孙子辈，却并不在意这猫好不好看，孝不孝顺，黏不黏人。不是很关心它能带来什么好处，更关心他有没有好好活着，有没有成功把生命之火传下去。

每当我看到他，就会想起他妈。

他既是他自己，又是 Son of XX，养宠物的人常在宠物临终时才遗憾，爱宠没能留下后代，只剩照片可缅怀。

斯内普对哈利扭曲的爱恨，也是源于他让他想起他妈，那个他最爱的女人，却又让他想起他爹，他的情敌。

一个人再愚昧、再沉沦于虚荣，也不会把隔代的孙子辈，还当自己意志的延续。

人常常对亲儿子狠，比对自己还狠，但会溺爱亲孙子。母猫小时候不听话我也照样打，可小猫出生，爱咋咋。

特别一想到这可怜的小猫，出生时差点就被羊水呛死，死马当活马医，才救回来，我就觉得他活下去就够了。

生命还存在就是意义，不需要再额外附加什么期许。

10.14 [牙签搅水缸]

昆明出差借宿董璇家，她进卧室打游戏，我全程不说话，她要么在接陪玩单，要么跟网恋男友双排。

女主播和爱豆要靠零异性交往人设盈利，不管事实是哪种关系，她连麦过程中要是出现男人声音，会亏损经济利益，而我白吃白住当然不能断房东财路。我非常谨慎，外卖到了发消息让她到门把手上取。

女人接触多了，我就再也没怀疑过恋爱中的对象，不是不能怀疑，而是怀疑毫无意义。从不是男人能把女人死死锁在保险柜，你女友没出轨，只是因为她不想。

我住好兄弟家几天，她男友没被绿，只是因为我们同吃同住同桌上课四五年，要在一起的话早在一起了，只是因为哪怕瓜田李下，她也忠于自己的恋情。

女人出轨的诉求往往是精神，想要更多情绪价值，肉体通常不是刚需，但男人的核心诉求就是肉体。因此男人再帅也很难随时随地具备无差别的出轨条件，再有钱只能花钱卖春，女人要想出轨随便勾引立竿见影，能把男人当猪宰。女人若不想出轨，意乱情迷之际也悬崖勒马。如那句古话，直接问女生有没有男友：没有说有等于没用，有说没有等没有。

女人不骗你不是她不能，而是不打算骗你。相信或者不相信都只能相信，因为怀疑是种仿佛自己不相信又能咋样的幻觉。

换句话说，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才有资格选择信任还是怀疑。但男人总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而不自知。

天生误认为自己在两性市场中属于强势地位，殊不知男女关系的走向，一直掌握在女人手里。

没被女人欺诈不要沾沾自喜误以为自己掌控了对方，而是应该心怀感激。

起码我从来不查手机，不问和闺蜜还是男人出去。倒不是装鸵鸟，只是清楚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能选择的，是虔诚还是亵渎。绝对信赖就是最优解，这和玩游戏一样，原本打不赢的局，并不会因为互相甩锅谩骂而增加赢面。

原本在背叛边缘摇摆的人，也只可能被信任感动、而不是被怀疑刺激，才多出几分悬崖勒马的犹豫。

10.15 [秋]

童年我在小镇长大，第一次吃汉堡，是我妈去县城出差，带回个她一路车上颠簸，快捂烂也没尝过的德克士。

初中我爹带我逛美食街，十块钱买了串他头一次听说的土耳其烤肉，他却惊讶于我留了一半给他。

上大学后，经常吃只在《阿衰 Online》里看到过的哈根达斯，却记得每次坐在桌前的同伴，我从没有独自进过星巴克或者麦当劳。

我不喜欢夏天，酷暑会瓦解与人抱团亲近的欲望。

我是广东地域黑，只因惊觉讨厌的人大多成长于这热到弥漫勾心斗角、侧卧之榻难容他人鼾睡的地方。

《炎拳》的唯一反派是寒冷。是主角活下去的意义，严寒、饥荒、人吃人，也恰是流星能闪耀的舞台。

北方十月，胡辣汤冒出热气，是你置身人间的烽火。

孤独和静谧是一回事，只是在不同的心境下的评判。人在闹市，反而更能沉得下心看书，并非喧闹本身干扰读书，是心有不安，便无从专注于故事。

被冷风暴雨、饥渴与眼馋、在街头游荡的羞耻心赶到 KFC 的陌生人群，互相组成了“此地很安全”的屏障。

当初汉堡都没分我妈一口，那时我太小，并未预见世事的寒霜，便无由萌生与子同袍的期盼。

年龄稍长后才开始分享，是意识到没我爹连回家路都找不到，吃到好东西便不由得思考，我为什么能吃到？

我不是变得大方，是变得渺小。渺小到深知，若不是眼前抵雪糕的红唇，我与第二杯半价两忘烟水。

再喜欢的香氛，你也没法躲在被子里闻。水草只能在水里看，香水只有在路过的女人身上才有生命。

连吃一百个汉堡，也不会尝出省给儿子吃的幸福。

那昂贵汉堡、撒满智商税的星冰乐、美心月饼和黑桃 A，本就是你能摘下玫瑰，却对香味竹篮打水。

因为花的香，是形而上的。就像洁净的嘴唇和唾液并没有味道，人们却在接吻时编织出形而上的甜。

就像文章要有灵性，就要逆着人倾诉的本性。

叙述但不议论，描写但不抒情。纵使思绪已经呼之欲出，引而不发跃如也。形而上的东西，要人自己迈最后一步。

在 KFC 看李光头把头埋进厕坑，只为一窥从未见过的女人屁股，像电次为摸胸重燃热忱。

极度严寒饥渴的社会，让人肆意燃烧，烧出疯狂与荒诞，烧出残酷地批判。

适度冷清嘴馋的社会，让人珍惜取暖。

身处这样的年岁，让我想了很久很久，那个第一次吃到的汉堡，到底是什么味道？

终于记起，是它早该凉了，却残存扑面的热浪。

10.15 [The international]

年幼时我无法理解女排夺冠的沸腾。

DOTA 填补我缺失的共情，理解了老一辈对国足的感情，理解了 IG 牛逼，理解了阿根廷与带英的马岛战争，更理解当初莫名垂泪的《绝杀慕尼黑》。

那是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前苏联篮球队一记绝杀，击破美国 36 年不败神话。2021 年，世界线从“LGD 十五连胜，小小狼人没输过”变成“为什么不 Ban 猛犸”。

又是一场东欧梦。

10.17 [兄弟]

熬夜七小时看完《兄弟》。它可以类比的双生子有很多，如 JoJo 与 Dio，康熙和韦小宝，都是兄弟成长蓝天时代，反目成仇又和解，但一部作品要能打动人，恰是它不再要被同类比喻来理解、也独特到让所有比喻都有失偏颇。

是要成为形容词，从名词吴彦祖，变成形容词。

从陌生名词李光头和宋刚，变成余华的专属梗。

人在葬礼哭泣，并不都为死去的人悲哀，更多是抓住这氛围，宣泄自己的不幸。人也不会被小说打动，只是掂量着故事，才能借机表露自己心迹。

正如压垮林红的那句：你还好吗？

她太需要一个人来问她你还好吗，然后才能顺着台阶释放自己的悲伤。

人们自古热衷八卦，不过是希望抓住每个了解陌生人的机会，获取更有利的信息。

谈读书、聊电影也只是借共鸣之意，暗示着自己的喜怒，透过八卦的表面，求索着救赎的法门。

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值得怀疑，他既是当事人又是法官。把女人当附庸是男人骨子里的劣根，是我的就藏着掖着无限美名占有欲，不是我的就大肆诋毁与破坏。

李光头说：拿钱睡觉的女人态度当然好，像做生意一样好，一点点爱都没有，我已经不会尊重女人了。

不会尊重女人，也就不会谈恋爱了。

没了对生命的尊重，就无法感受到情爱为何物。

人类的贪婪，会让你永远渴望某些事物，但你无法对任何一个物件，产生一种名为“思念”的情愫。

承载思念与缠绵的，只能是活物。

10.18[传火]

买我书的读者，要么因种种原因一直没看，要么看完就一直追更下一卷。连我自己看过去淡忘的日记，都有对《马丁的早晨》的期待，会好奇他第二天又发生了什么，读完发现故事无缝延续到了现在，而主人公还活着。

当我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既是史官又是施政者，无论做出怎样的举动，总能自圆其说。

缺点是，读者无法从中吸取客观的经验。优点是，读者会发现，所谓文学创作带给人的感动在于，它根本不需要客观，一切感触在主观视角下才鲜活。

我看过书不少，市面上以传授观念为目的的书太多，分享视野的又太稀缺，因此我有使命修正读者对阅读、对文字、对写作的狭隘定义：读书不见得都是借他人经验，少走弯路，也能借他人眼睛，重新审视曾在眼皮底下忽略的风景。

有幸遇到的观众则若有所思，在《楚门的世界》里评价楚门这个人，有意义吗？他的一切价值观都由环境塑造，一切言行都有迹可循，每个人都被无形的手编制着命运，但楚门 Show 能让你清楚看到蛛丝马迹。

我写随笔的本质，与鲁滨逊遗落荒岛写日记无异，他是在为后人贡献通过自己了解人类，通过孤岛了解自然的第一手材料。

这样的人是伟大的，哪怕碰巧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也会毫不避讳地自认伟大。

回到语言被发明的那一刻，内驱力正是一个人征服不了整个世界，他需要沟通要其他人协作。

而文字最初被发明的那一刻，其内驱力就是，弥补语言的这种协作，并且需要能够跨越时空。

哪怕这地方的人不理你，哪怕这时代的人不解意，可千百年后的千里之外，还会有人抚摸着石碑、龟甲、竹简上的拓印，在心中默默拾起思绪的接力棒。

不够成熟的读者，才用读书标榜自己。

不成熟的作者，才靠谄媚读者换关注。

只是他们还没觉察到，人类在漫长的读与写之间，一代又一代，跨时空长跑。

子子孙孙无穷尽，从蛮荒跑出钢铁丛林，从猫叫犬吠般简单的情绪，渐渐跑出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人类在文化接力中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复杂，复杂到忘掉，最不起眼的“生命”，原本是奇迹。

文明火种的传播奇迹，在宇宙范围内，都浪漫至极。

10.20 [距离感]

化妆难在投入与抽离的平衡。

你要把美女当美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手抖得眼线液在眼眶打转，九曲十八弯，越描越伤人血槽。但你要把人脸当草稿纸，下笔倒潇洒，等回过神来，左手都情不自禁按着模特的头，仿佛连夜抄作业的小学生，佝偻到突破人与人之间妥当的社交距离。

臻言老师强调，男生触碰女模特时，要用指腹按压，不该用手掌。用指头按人脸属于得体的范畴，但手掌就变成摸人脸，超过了等待化妆的模特老公的最大容忍极限。

拉丁鞋跟只两寸高，但不可小看这点高度，它改变全身的站姿和发力时的重心，以及增加崴脚的可能性，强迫人高度专注于脚踝的每个细节。

指腹到掌心两寸距离，决定整个社会评价的定性。

刘慈欣在《赡养人类》说：一个专业的杀手最先要修习文学，你肩负着代替雇主表达情绪的责任。

因为能否让被“处理”的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感受到恐慌与悔恨，文学修养就至关重要。

“先生，您还记得那个雨天在花田犯的错吗”和“翠花让我来干死你”两种死亡通告，效果不一样。

化妆也讲望闻问切，观轮廓、辨发量、问个人风格。

但最重要的也是文学素养：你不能说美女我给你剪杂毛，得说，给您筛掉多余的毛。

距离感难把控，是因为人自身的定位是相对的，比如我在爱舞跳 Jazz 时是小哥哥，到了拉丁舞室就成老师口中的小朋友，而在 Breaking 教室又变成小叔叔。

在退休老大爷面前，我穿再成熟，也跳不出年近阳痿时的雍容华贵，只是个还没勘破红尘的小朋友。

而在第二性征还没发育的小孩子面前，我再清心寡欲，也模仿不来他们抓女人头发时的洒脱与肆意。

变的是观测者自身的距离。

我时常成为妇女之友，只是因为一次次身处“女生宿舍”，看到太过凌乱的闺房、卸妆后的疲惫、让我不适的脏话与歹念、又让我心疼的认真与良善。

女人恶毒起来，比嚣张跋扈的校霸可怕，而女生宿舍的黄段子使得男生的淫荡颇显单调和缺乏想象力，女人为向上爬能忍受的痛苦，也常比热血男孩们的极限大得多。

男生无论怎么伪装，都不擅长伪装，好的坏的都太表里相近。成为男性挚友的捷径，是真诚的尊重他们装逼的热忱，他们在学着扮演，想演得更好。

成为妇女之友恰相反，她们对于伪装天赋异禀，缺的是有人尊重她，包容她，让她相信，自己不需要伪装。

如何才谈得上尊重？

那就是永远对女人心怀敬畏，不要把外表单纯的姑娘预设成好骗，试图去套路，擅长扮猪吃虎的女人，往往胃口也大得吓人。

也永远不要把看似复杂花哨的女人视同邪恶，黑暗丛林中，每个人都天生有权择选不同的保护色。

淳朴是因为经历太少，但长得不难看的女生从青春期经历的事就不可能简约。

看似复杂的女人总随风浪摇摆，看似单纯好骗的女人在逆浪潮强行镇定，我不理解为什么男人总觉得后者会更好“驾驭”。

长的好看和内心单纯本是一对矛盾，当一个人特别好看又特别单纯，意味两股风浪在她的世界都被驯御得服帖，这种大脚趾头想都知道最可怕的女人，却成了许多男人眼里的傻白甜，男人因此受什么伤害都是活该，这是智商不足必然的报应。

手指的距离、言语的距离，都只是最表面的礼仪，可以随时被重新界定成妥当或亵渎，冷漠或热情。

因为真正的距离感只有一种：

不要把人放在提线木偶的位置。

一个完美而长久的 MMORPG，遍地都是 Player，而非 NPC。

支配恶魔连自己的感情都无法支配。

10.20 [Blowing in the wind]

高中时我心胸狭隘，常为想到路上遇到的漂亮姑娘跟我没有半点关系而抑郁，总想把鸟关到笼子里，要把女人物化成装饰品，衬托虚假的自尊。

女人总找昂贵的饰品，是否发自内心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品位。男人则要面对那女巫对兰斯洛特的拷问：非要二选一，你选老婆白天是仙女晚上是丑八怪，还是相反？可是真正选后者的反而是少数。

女人再美，也没权力的春药上头，而在雄性价值判断中，没有比美女傍身更能展示强权的方式了。

虚荣入骨的人，学不会爱。

我大概五年没谈恋爱，要治愈的不是孤独是虚荣，要学的并非得到异性青睐，而是重拾破败的自尊。只有人极度自卑，才能舍弃夜晚仙女的诱惑，靠白天同性的嫉妒与崇拜获得高潮。靠别人对自己老婆的垂涎补偿存在感。

大多数时候，我对女性包容，源自对虚荣的无奈。

当初学 Salsa，我明明并不喜欢比我高出一个头的女人，更对毛妹更无感，但却总对俱乐部的“洋妞”笑脸相迎。平心而论，如果我那称兄道弟的印度人是一群中国小伙，以他糟糕的品性我压根不和他玩。

我没法对 Easy Girl 们恶语相向，因为我自己就是遇到美国佬会超高礼遇的 Easy Boy。

以前被 Gay 追过，但那男孩实在太帅，我明明作为直男，对有着生殖隔离的同性恋深感恶心。却为在包括自己喜欢的姑娘在内的众人面前，图被校草狂热追逐颇有脸面，而频频去给他毫无根据的期许。

我没立场去吐槽姑娘们“勾引你，与你无关”的心机。

她们养裙下臣彰显自我魅力，舔狗唯一价值就是帮她们鼓起勇气，让她知道自己也被喜欢、被爱慕，才能酝酿足自信迈向自认应有的格调，去傍自己男神。

我虚荣到当过许多漂亮女人的闺蜜，我们默契在，哪怕长着不一样的生殖器，但我们的的心机和欲求太相似，而那点异性间可有可无的欲望，怎能比酒逢知己的安全感。

虚荣的女人哪怕能学玛奇玛支配一切，却同样吓走了真正愿意拥抱自己的人。而虚荣的男人对女人的每分爱意，都是对观众谄媚，表演着爱与被爱，希望成为最受欢迎的主播，以此认识更多女人，无限循环。

而这比妓女卖身，然后拿赚来的钱包养男人还要扭曲。

我冷眼旁观着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疯狂滑稽的虚荣心。

无数男男女女，靠表演着与他人的恋爱与单相思，来借位获得与观众们潜在的恋情。

自先沉稳而后爱人，从不是佯装深沉，以此更高概率吸引别人。沉稳就是先爱自己，这是破解孤独的唯一门道。

因为孤独是被巧妙掩藏的自卑。

我曾在《星际拓荒》与《死亡搁浅》中看到奇观，那一刻我旁观自己内心，清楚洞见，我的孤独在于：别人不知道我牛逼。

别人不知道我看到了这么牛逼的风光。

孤独或者说自卑的人，连看 AV 都会产生一种卑微：别人不知道我看到了这么好看的女优。

网上许多性爱视频的自拍，都由男性主导，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说是保留美好或者其他，但我很清楚，他们只是虚荣到了登峰造极，就连做爱之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别人知道我睡过了这样的女人。

我很长时间逃避异性，是害怕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当我与美女吃饭，第一反应是怎么向其他人炫耀？当我感到心跳，却愁闷如何展示我心动品位极高。就好比，当我发现自己炒菜锅着火的第一反应不是灭火而是去发朋友圈，那我便会很恐惧于做饭。

当我一次次在炫耀的边缘丧失自尊：假设你和美女接吻，你早已抽离出来，丢掉恋爱本身的感觉，满脑子只想捕捉并炫耀这一刻。这种抽离感，非但让对方变得不是人，变成我的装饰，就连我自己被物化了，我再不是主角了，只是个给观众老爷们表演的小丑。

正如那些直播性爱的男人，已经不再是人了，是观众们自慰的媒介，是靠舍弃自尊求打赏的网络乞丐。

我无法容忍这种物化的风险，因此一直逃避与女人亲近，逃避以此产生炫耀的冲动。爱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具从来就没谈情说爱的资格。

我从没人间清醒，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性无奈。
什么傻逼设定，什么傻逼造物主，为什么这样搞？

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享受美食，只能靠炫耀来剥夺美食的体验？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享受电影，只能靠名著标榜品位间接满足？为什么一个人不能享受亲情、友情和爱情，只能炫耀自己拥有的一切，制造与他人的落差，以此获得居高临下的甜美？

玩你妈呢？

我不理解人为何要承受如此卑微的折磨，我明明应该能够慢慢能一个人读名著，有些瑰丽自己见证就够了。能慢慢一个人享受晚餐，有时烧烤不该需亲友相伴来当调料。

也明明该一个人靠着姑娘膝盖午睡，而克制拍照的浮躁，因为那只是名为留恋，实为伺机炫耀。

玩猫不需拍照，旅游不需游记，有些美妙东西不必分享。

与其说承受孤独，不如说是在培养自尊，我就是吃饭的大爷，不是端菜的店小二，我听到看到、感受到、爽到、痛到、体验到，就够了。

只有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否则我会成为控制欲极强的傻逼老公，也把孩子当弥补自我遗憾的工具。

爱是自尊后盈余的给予，而很多人自己的都不够。

我并不喜欢甜妹，喜欢小松菜奈一样挎着个批脸看谁都一脸厌烦的神态，我是抖 M 只喜欢玛奇玛一样的坏女人，越恶毒越喜欢，只是多少次败给了虚荣，点菜选的都是卖相而非口味。

太多人终其一生无法意识到感情中 99% 的问题都源于这难以觉察的虚荣心。他们混乱而幸福着，在红尘中滚打，不用清醒地承受着这场闹剧。

我一次次在无人黑夜中感叹：

“清静，就是不被人注视的，那种温馨感觉”

“人的眼神是沉重的负担，是吸人膏血的吻”

10.24 [哉阿斯奥特曼]

拉丁课上，长得像永野芽郁的姐姐主动找我搭伴，本来二人旋转该紧贴右腿，但我太过拘谨，搂不敢搂，贴更不敢贴，故意保持绅士距离。

偏偏就这半步之遥，放大旋转的离心力，我被她甩出去，紧接着又把她拽飞。

从地上爬起来，像极了从女厕所出来被人撞见，我似乎应该说些什么，但又好像说什么都不合适。

关于桑巴，印象最深莫过于《横道世之介》。

他站在车站前，先抬手闻闻自己穿短袖的腋下，确定没有狐臭味，然后螃蟹步凑到姑娘脸侧道：嘿，你知道吗，我会跳桑巴。

之前在昆明学 Salsa，老师在前面教动作，俱乐部有几个老男人在后面嚼口香糖，起初我嫌他们吊儿郎当，可到了轮流舞伴的时刻，我就傻眼了。

和陌生女人隔着六百度近视不戴眼镜都能看清的距离，我紧闭嘴微笑到颧骨发酸不敢说话，生怕自以没口气，但刚刚吃完饭万一熏到对方。

就只能憋着气假笑，后悔当初没嚼口香糖。

我之所以被转飞，真正的原因是不该穿短袖，上半场那美女姐姐还没来，我只顾放飞自我跳得到位，满身是汗。

如果抬手让姑娘在掌心转圈，她的脸就非常不巧地会凑到我腋下。我异常后悔，没看懂《横道世之介》的深意，我宁愿夹着胳膊和她保持别扭的距离，也不想初次见面，给人第一印象是臭味。

上初中时，和李卓伊只能借上厕所之名见面，她明明像是珠光宝气、脸蛋干净得像小五岁的孙娜恩。

整整十年过去，我每进公共厕所都会想起她。

嗅觉锚定精准到，自家厕所不会联想到，只有类似学校这种多人排泄物混合的臭味牵动当时的记忆。

第一印象很重要，哪怕她第一次碰到我是香的，第二次就变臭，她潜意识也不会把我的本质和臭相连。

“臭男人”和“一个男人某天变臭”完全是两码事。

以前并不理解，服务业柜台上都放的薄荷硬糖，我每次作为洗桑拿、理发、柜台咨询的客人，都会顺手薅羊毛，以为这是给客人的糖果。

后来才恍悟，那是为理发师、足疗技师、前台接待工作前方便吃才放的，像厨师戴帽子不是为装酷，是防头发掉锅里。很多需要跟顾客贴近的服务都要戴口罩，因为口鼻气息吹到顾客脸上不礼貌。

人的成长总是缓慢而惨烈，经历过了 Salsa 憋气的绝望，从那以后我包里总有漱口水和口香糖。宁愿一百次衣冠楚楚遇不到美女，也绝不到 Say Hi 时才发现正撇着拖鞋，牙都没刷。至于今天摔的这一跤，让我对无袖坎肩 PTSD，今后有异性的场合，再热也要穿遮住腋窝的长袖。

痛的不是摔跤，是为避免更遭的结果，而鬼迷心窍选择摔跤：其实隔开半步之时潜意识早已料到了这种结果。

痛的是我本来很清楚这动作要怎么做。

本来这是《闻香识女人》《爱乐之城》和《低俗小说》的剧本，本来这是个大展身手的 Dramatic Timing 啊，被自己搞黄了。

为什么人要精心准备？

最痛莫过于当你喜欢的人靠近时，自卑会让你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来掩盖渴望与人亲近的欲望。

世之介，下次再跟女人说“我会跳桑巴”前，记得先往腋下喷香水。

要知道，哉阿斯奥特曼，可是靠不停刷牙变身的。

10.25 [城北徐公]

人过二十岁，通常变得贼，很少会阻止别人。“你加油”是挂嘴上的标准回答。为人几句口嗨严肃反对实属弱智。

我说考虑去纹眼线，王艺灵慷慨激昂地陈述了几大弊害，让我感到莫名的自豪。因为明指出别人嘴上菜叶是大忌，当一件事不用自己承担代价，阻碍百无一利，瞎 JB 鼓励反而能分一杯羹，却有朋友突破社交禁忌，指出我问题。

这说明，第一我并不会因别人劝谏生气，第二我能悉心听取他人的建议，以及最重要的：第三，我没因为乱立 Flag 而信誉破产。

我大多时候处于信誉颇高的状态，无论说我打算做什么，倾听者都认真给我提出意见，是因为他相信我真会去做。

这些年我变得虚伪圆滑，接纳了人艰不拆的规则。

每当有人问我如何早起、读什么书、改变自己……我都无一例外敷衍过去，因为我压根不相信对方会做出什么实际行动，他不过是在描摹幻想来找安慰，严肃的回答既浪费我时间，又玷污他口中想做的事的难度。

对真有觉悟改变的人，我才谈方法谈手段、技术性细节，而对于不抱希望的梦呓，我只谈心态、打鸡血、你加油。

信誉显露在别人与自己交谈的每个瞬间。

当初我随口问罗媚佳，她朋友圈鸡爪怎么卤的这么好？

本来这是句虚伪的奉承，她却完全听不出我谄媚的成分，而是噤里啪啦说一长串制作流程，又找来她模仿的教程。

我本来只是想夸美女好厨艺，却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好第二天一早就去菜市场买鸡脚，折腾一上午只为回应她：

我尊重你的时间，花时间叙述也是种期许，因为她用来跟我聊做鸡爪的功夫，本可花在别的事上。

对于王艺灵这世故到把聊天回应万能话术设成微信聊天背景的人，倘若我信誉破产，她就算让输入法自动聊天鼓励我几句，也不会花一点心思设想纹绣的利弊，因为面对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没有设身处地去谋划的必要。

当我说给她一只小猫时，她真纠结了好久，在养不起和可爱心动面前反复横跳，她会为一件尚未发生的事真切地挣扎的前提是，她相信我说给，是真的会给。

道理很简单，当你说请人吃饭，对方毫无反应几乎脱口而出，好的下次再见，这只能说明，他根本不相信你会请客。反之对方掰着指头细数近几天啥时候有空，起码说明他相信你请客意思表示为真。别人的回应是面镜子，如果某天我向别人请教，对方给我的回应只有假大空的鼓励，那我会惶恐，到底在何时失约？

当我说要去八百公里外找人玩，对方下次回话已订好了酒店，他相信我肯定会来。

蒋尧说：就算你现在告诉我你辞职去黎巴嫩打仗，我也不会觉得意外。所有不合理的事放在你身上就是合理的。

陆冰儿看到我在跳的钢管舞，说我有种做什么都不会违和的气质。

对我而言，真正的危机是没人再跟我谈技术细节。

我问灌肠是什么体验，对方不问我为啥好奇，只描述他细致的经过。我问怎么当大学老师，对方不会问我为啥有这想法，只花一顿晚餐的时间跟我讲解当辅导员利弊。

当别人不再兴冲冲地跟我安利电影，说明他觉得即便我嘴上答应了，也根本不会去看。当别人不再半夜约我打麻将，说明他觉得即便我早约好了也会放鸽子。

当别人有任何离经叛道的想法都不询问我的看法，说明在他心中，我已变成只会空想，却什么都不会落实的人。

我庆幸的是，总有朋友指出我的错误、阻碍我的疯狂、仍有人怀热情跟我分享新鲜的漫画游戏和新开的酒吧。

如果屡屡失约，别人会彻底丧失与你交谈的欲望。

非但当下没啥好聊，就连谈理想，都成浪费时间，透支情绪。因为人并不热衷空谈，或者说，就是渴望有人做出行动，才一次次寄希望于下句海誓山盟。

当生活失去了技术性细节，失去了对所有话题详细拆解的资格，表面上只是令人无语的寒暄、泛滥的表情包与廉价的鼓励。

但其实，失去了一切。

10.26 [啊，好凉]

有个难缠客户，老板说对这种人不能打电话，必须微信视频，暴脾气都是看不到自己充满戾气时的丑恶嘴脸。只要开着视频就像一面镜子，让他看得见说话时的自己，瞬间就变了个人。

遇到毕英，本来我为之前叫她吃饭她以来大姨妈来为由婉拒，转头看到她跟另一个男人吃烧烤而生气不想理她。

隔着屏幕当然没一句好话，但见了面我那坚定的仇恨就像漏气的听诊器，过往的风声太大，竟听不到一丝谩骂。

毕竟这女人漂亮到了，哪怕她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我提着菜刀冲上门，也会咣啷一声，菜刀落地只剩自己心碎的声音。

小时候我不懂《倚天屠龙记》恨张无忌优柔寡断，被骗两次三次还原谅周芷若这坏女人，上了年纪，第二性征发育后，才明白，是我不懂高圆圆。

尤其记得，高中王女神第一次请我吃饭的理由是：

“你隔着网线说话太欠揍了，盯着我这张脸，再把你的聊天记录里那些咄咄逼人的话念一遍”

10.27 [观察]

功夫在诗外，化妆师和律师一样，不能从纯功效角度判定某个行为的意义。

戴围裙和口罩，给顾客套上发箍和围脖，可操作娴熟的厨师根本不可能让油渍溅到身上，这么做却很必要，显得专业，安全感源于专业。

在和老师辩论法理时忽略一个前提，未来你的客户都是第一次见面，你只能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跟他们辩解。同样在美妆学校最容易忽略的是，未来初次见面的顾客可不会像同学一样，清楚夹眉毛时越疼越不能突然向后躲。

有次我在单位打 DOTA 来客户咨询，我指着老板办公室说你去找别的律师，他们更专业。但他宁愿等着我打完这把也要找我，原因是其他律师穿着太随便，整个办公室就我看上去最可靠。

他们当然不明白，律师越是穿着随意资历就越高。同理，在化妆时，有很多环节哪怕你滴水不漏，可顾客如果不信任你，照样要弄巧成拙，化妆不亚于采耳，本来屁事没有，当事人一紧张瞎动就要弄疼。

问题就在于，如果你前面不穿正装让陌生人先入为主的信赖，那么咨询时他又怎会误以为你偷偷百度忘记的法条，是在用电脑深入检索相关判例。

如果他很信任你，你极不专业的失误也会被他自带滤镜，以为别有用心，反之亦然。

如果你一开始不给顾客穿上围脖，所谓无用的流程不走一遭，她后面怎么可能配合？就像采耳，前面用孔雀毛刮脸，

言必称是在舒缓三叉神经，顾客不明觉厉，感到逼格很高，后面自然会乖乖配合。

作为服务业，应当以人为本，客观的功效远不如当事人的主观感受重要。

很多无用的举措，倘若能让顾客感到舒服，就完全值得，服务的复杂程度并不亚于谈恋爱，不懂情绪价值优先于客观利弊的直男终将困顿于自己的功利心。

化妆第一步到底是什么？

是洗脸？修眉？

都不是，是观察顾客。

我以前以为的观察，是观察脸型，观察发量，观察诗句的格律与韵调，但从未观察考试范围之外的东西。

今天上课，模特因为低血糖晕倒，我突然意识到过往的观察太过狭隘。我明明一直都清楚，嘴唇没有血色的人，特别是发白的女人，十有八九贫血。

也意味着如果长时间在闷热的环境坐着化妆，特别新娘又容易紧张，那因为种种原因来不及吃早点而低血糖晕倒的概率近乎无限高。

我自己属于化妆不需要口红，气血旺盛到八百年不吃早点也屁事没有的人，因此会震惊于跟我一起献血的朋友，咋就没吃早点血抽到一半人就被送进 ICU。

模特没吃早点晕倒这种事发生在学校，或者说发生在熟人之间其实无关紧要，最多虚惊一场。但如果发生在其他场合就尤其致命。起码以前我怎么都不会想到，观察模特包括观察她有没有吃早点，这显然不属于化妆的范畴。

潜水低血糖会有生命危险，因此 Amanda 并不会问有没有吃早餐，她一定会自己带士力架或其他零食给学员。

陌生客户就算没吃也会骗你说吃过了，这么问就是掩耳盗铃，不能预防隐患，唯一可靠的做法是看着他们吃完。

正如调酒师和顾客聊天，并非不务正业，了解客户真正的诉求才是酒吧作为心灵医院的前提。需要观察的东西太多，她有没有睡好，有没有吃早点，有没为了即将赴约而紧张……当然这些都不能直接问。

好比勾搭女人的每句话，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但都不会离谱到说出来。难就难在，你需要了解的每个信息，都只能靠旁敲侧击。

这抽丝剥茧式的心灵采耳，才让人信赖。

11.8 [冶游]

过度避嫌本质上是对异性的不尊重，无论女性是否婚恋，也无论双方交往是否纯粹，会因面临瓜田李下而陷纠结，归根结底是价值位阶的排序分歧：

到底对方作为个独立的人排在第一，还是她作为某某的女友、老婆排第一？避免成为第三者，表面上看是风雅，实则懦弱，如果双方有一方没强烈出轨意愿，出轨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不需要避嫌。

好比对方没有用刀戳你的可能，你躲太远，就是对对方的怀疑与冒犯。明哲保身本无可厚非，但不要过度自私。

就像打狗看主人，太在意别人另一半、上司等等怎么看，而不是她本人怎么看，就是把人当狗了。

人和狗的交往无意义。

远远看路上散落的招嫖小卡片，上面女子长得有些抽象。仔细一看，原来是奥特曼。

前天发小问我，老家哪有风月街。我依稀记得除风月街，红灯区还有别的叫法。他问得我很惆怅，搜肠刮肚老半天，才犹如便秘初泄，原来是“花柳巷”。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直为街，曲为巷，风月对花柳。

当初跟 Amanda 吃猪蹄，聊到泌尿科或妇科医生问病人有没有不洁性行为是并不会说嫖娼，临床上有个很文艺的词避免这种尴尬。

我想了半天，直到查明告诉她是“冶游史”之前，停杯不能食，四顾心茫然。诗人习惯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式的牺牲，使得他们无意避开人间最大的磨难：

大脑反刍。

冥想是种应对反刍的方式，而很多时候写诗记叙会比观呼吸还鞭辟入里。从第三人称视角“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而脑海产生了任何微妙念头，都能清晰看到哪些正在反刍。“每时每刻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听来简单，执行起来难比登天。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回报是：你在一次次努力擦拭镜面，看清心中那个朦胧的事物之时，心镜也变得澄澈，它再照应任何事物，都历历可辨。

既不阻碍它也不跟随它，勿助复勿忘：“我”更像我的精神活动的一个旁观者。

问思思喜欢中式还是西式婚礼，她说都要：送亲秀禾，酒店婚纱，敬酒穿礼服。最先升起的念头竟是因为什么我会这么死板？以前每次想到婚礼，都忍不住对比甜粽子和咸粽子的优劣。

我又问，除了结婚女人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漂亮，她说比如画了一个很精致的妆，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天气也很好，我也会觉得自己那一瞬间很漂亮。

我问天气好很重要吗？如果天气不好就不会觉得自己漂亮吗？而我在这个瞬间，像极了被发小问哪有风月街，却要琢磨到——万一以后写诗上阙写到风月街，后半怎么对仗的愁苦。

天气太冷太热会影响到女人对自我形象的感知吗？好比会有香水问起来显瘦，而有的花朵会看起来好吃吗？

我咀嚼听到的每句话，把心中念想盛放在显微镜玻片下透析，细致入微，因为任何一种放纵，归根结底是始终未被满足到，才重复无效行为。

打坐的姿态不等于冥想，而成为诗人靠的是诗性。

可什么是觉察的诗意？

我说下雨天有易碎的美感，女人哭起来也可能会好看。思思说，她哭起来像丑狗。我觉得她很有诗意。

她哭的时候，还觉察自己哭成了啥样。

正如李商隐诗云：“见我佯羞频照影，不知身属冶游郎”

男人嫖娼时，还能假装脸红。

女人泪如雨下，也不忘哭得美不美丽。

这种不分场合的觉知，就是根植于人们心底的诗性。

11.10 [弘中绫香]

几乎每个搭档都问过我，你鼻子是不是做的？

这话放五年前我会震怒，三年前会疑惑，现在只平静道：没事，是真的，粉扑可以用力拍，不会坏。

好比听人说要去点痣，我本能问道：是把痣点掉，还是点上？看直男同伴茫然的表情，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他们不懂，美女的雀斑可能是精心画出来的，点颗泪痣就像腮红仿造晒伤或冻伤的皮肤，基操罢了。

合格的美妆师，会审视所有理所当然，把所有巧合揣测成人为，越看似天然的东西，越会合理存疑。

看我鼻子，第一反应是做的挺逼真，而不是这鼻梁挺翘，说明对方是合格的美妆师，手握铁锤的人自当看啥都像钉子，专业的刑警瞪谁都像审讯犯人。

最重要的是，人根本不爱天然，爱的都是精心设计的假天然、不露声色的炫耀——我压根没复习，就考那么好。

泪痣长的刚刚好，雀斑分布也巧得很，光炫耀美还不够，还要炫耀费尽心机却表现得的毫不费力。

我泡脚时吃泡面，有种家长陪同看电影出现床戏的尴尬。明明两者分开来进行都无妨，放在一起即是尬中尬。

以前我问室友：你怎么做到士力架拌面吃的？

他说：你不要执着万物间的关联。

我便不再执着，为何吃泡面时，总会想起《边城浪子》里丁灵琳问叶开：你为啥老这么开心？

而他说：丁大小姐还没嫁给别人，有什么好难过的？原来是泡脚时想到了某大小姐。

《死亡搁浅》：把末世的人们联结在一起就是我的使命。

许多人感激我，不过是我把他原本麻绳粗硬的命运之绳拆成千丝万缕，丝丝线线连通各种人事物，太多以自己原本穿梭节律，必然要错过的机缘。

所谓人生导师，并不用教会你什么道理，而是创造你与世界纷繁多样的联系，这些契机可能是引荐的人，可能是共经的事，每打开一个窗口可能都会通向一个新世界。

真正的大师并不是人生在世的师傅，只是媒人。

11.16 [无聊]

大二在琴行，俩妹子咨询能否学古筝，老师说这有古筝，但得联系另外一个老师来教。

我问他为啥不学古筝？琴行都买了，自己要不会，怎么把握机会？他反问：我长得这么帅，为什么要学古筝？

当初我没明白这话背后深意，只觉这人真俗，哪怕你长得确实帅，但这跟不学古筝有啥关系？

后来发现，庸俗的人是我。

我自认是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起码做事不功利，做人不世故。可这只因我对功利定义太狭隘，只要不是为钱，就能自诩清流。

但就像那些没直接卖身，但间接出卖色相牟利的交际花，我不追求变现，只是因为不顾吃相卖屁股没前途，蝇头小利不如不要。好比美女卖身赚钱的，远不如当主播多，不急功近利，不透支自己的信誉，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但这和不慕名利是两码事。

如果我是女人，百分之一万会变成那种“不谈恋爱只热衷生活”的绿茶婊，十年修得冯提莫，百年修得李子柒，同样是靠男性欲望赚钱，当鸡哪有 Super idol 赚得多，卖肉哪有贩卖恋爱幻想、生活期待要体面？

韩寒说：可能美女能改变你的生活习性，让人感到这世界充满期待，虽然当你觉得，期待的东西就要得到的时候，她们马上去普度众生，让其他人觉得生活充满期待。

我逐渐变成非常无聊的人，做的事绝大多数都不是基于自己喜欢，而是能间接带来好处，我常常美化这种举动，自我欺骗这么做真是基于山水闲情。

若是女主播自知靠琴棋书画经营人设倒也无妨，怕就怕她自认为是真爱田园、大海和寺庙。把在动物园摆拍的网红扔进她所热衷的深山老林，关掉聚光灯、撤掉镜头，回归自然的当晚她就会孤寂到崩溃。

比方说，跳 Hiphop、Jazz、Urban 能增加运动量、认识更多人、融入更多圈子……无论从自我提升、社会归属、求偶魅力哪个角度出发都是有益的。

但唯一的问题是，我不喜欢。

好比在酒桌赔笑，不喜欢这人又奢望他被取悦后带给你的资源，即便谈不上讨厌，可若不被利益牵绊，私底下你一句话都不想跟他多说。

我不讨厌曾经努力学的乐器，可就像在学校认真抄作业，我在很认真的应付，但终究只是为了应付。

四下无人的夜，我没有跳 Jazz 和 Urban 的欲望，没有拉小提琴的雅兴，没有玩王者荣耀的冲动，也没有喝一口酒的念想。可为什么这么做？

万一不打麻将融入不了老年社交圈，还指望手握权钱的中老年人给点资源？这幻想就和被富婆看上一样严谨，仿佛财前五郎在世，当个完美赘婿。万一不上网 Out 了以后 Social 都没谈资了咋整，万一不去图书馆装斯文就断送高端的艳遇了……我确实没图钱，但期初除了那点蝇头小利外啥都在图，像欧洲的茶花女、扬州瘦马，我仿佛在努力成为古典的凤凰男。

其实倒也没什么不妥，唯一的代价就是，不快乐。

或者说，很无聊——这种频频出现注意力倾注对象不符自己的价值观时的心理体验。

恍惚间，我回想起吉他老师那句话：我长这么帅，为什么要学古筝？学古筝图个啥？

图赚钱？还没有教吉他赚得多。图装逼？他随时掏出个手鼓岂不是更便捷。图兴趣吗？他明明最爱的是葫芦丝，都已经为了生计向吉他妥协了，四下无人的夜，他只会捧起葫芦丝。

那么，当初两美女来咨询，我问他为啥不会古筝，归根结底无非只是图美色。

其实他早回答我了：我长这么帅。

是啊，如果图美色，图接触更多美女，得到更多青睐，那么长得帅岂不比碰巧会对方要学的古筝管用一万倍？

如果既不喜欢，又不靠古筝谋生，既不靠古筝维系自尊，又不靠古筝获得认同，如果仅是为了撩妹，再会修电脑，也只是工具人当得流畅，有个毛用。

如果我能早点看清自己的欲求，看清我的目的，便不会再执着于南辕北辙的手段。

当我重新关注自己，待己如客，像开导朋友那样开导自己，问诉求是什么，答案清晰明了。

好比当你抱着艳遇的心思拼车玩剧本杀，就要做好结局是和一群老男人勾心斗角的准备。我本命 Breaking，也喜欢 Popping 却因老家没机构教，于是就欺骗自己去跳 Jazz、Hiphop 也无妨，一次次幻想办卡后每晚风雨无阻，结果尽管每天都在自我鞭策，最多也就只能一周去一次。

很多时候，作为男人，为泡妞去做一些事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公主已经死了，屠龙的少年还无脑燃烧。明明你做的事，已经完全不可能促成泡妞的概率，却还无意义的坚持着，这他妈才叫忘记初心。

一年前问朋友，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他一开始列了一长条清单。

我让他好好想，后来他说，这些事确实想做，但只要一想到另一件事，瞬间黯然失色。

而这件事是：我想变帅。

在“我想变帅”的欲望面，似乎所有片面的渴望都原形毕露，没那么必要了。

我问吉他老师，你为什么不学古筝的时候，我反而还是个淳朴且有趣的男人。因为我预设的前提就是，男人为泡妞而多才多艺才天经地义，你要是为了多赚几个臭钱才去学古筝，那我看不起你，但你曾经要为了泡妞而刻苦学会本不必要的古筝，那我会敬你是未雨绸缪的天才。

所以我问他为什么不学古筝，言下之意是：你后不后悔，谁让你当初不学，现在送到眼前的美女只能拱手让人？

他明明早就一针见血的给了我答案：我长这么帅。我明明一切刻苦努力的出发点，是让自己感觉爽。

怎么会感觉爽？无非就是自我认同。

觉得自己帅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变帅是为勾搭美女，而勾搭美女，是被社会认可。

韩寒说：我们在秋风落叶中向往着美好的生活，而美女就是这种生活的标志。

沟通的意义取决于对方的回应，而酷帅的程度也只来源于见证者的反馈：美女的青睐，胜过满墙奖状。

男人通常有两大原罪，一爱装逼，二好色。

但这两种误入歧途的痴迷，也恰恰指向了：

只有装逼得到男人的崇拜敬仰，能让你相信自己是真酷，也只有女人的青睐与迷恋，能让你相信自己帅。

那些敝帚自珍的仁义礼智，那些圈地自萌的温良恭让都经不起考验。不再装逼不近女色，只让人生断崖式无聊。

因为你玩不起就掀桌，得不到社会认可，就懦弱地离席。

不再去挑战公认的规则，而以“君子慎独”为名，躲在没人的领域自封“南片区烧洋芋香菇口味调料第一名”。

无聊是因为注意力倾注在价值不认同的事情上。

或者说，无聊是因为懦弱是正常赛道干不过就另辟蹊径，是发现变帅实在太他妈艰难，是泡妞实在太他妈深邃了，是赢得男人的敬佩而非嫉妒太难了，是被女人喜爱而非利用太难了，难到想放弃，难到只想采菊东篱下。

难到只能将注意力转移到根本不喜欢的事上面。

我以前有趣是因为有勇气，被男人怎样记恨也装逼如风，直到他心悦诚服，被美女怎样利用我都敬如初恋，直到让她对我真情实意。

后来被背叛太多，我累了也怂了，就像些电竞职业选手，怀揣着夺冠的遗憾解甲归田，这样生活的好处是，没人再骂你，没人再眼红你，不会再经历磨难。

可平静的生活，本就是种折磨，曾经的电竞选手又如何快乐鱼塘？你必须鼓起勇气回到属于你的战场，赢得曾经错过的荣耀，那才叫退役，而不是逃避。

无论自我催眠多少次，不要奋斗不必装逼了，这世上没我在乎的人，都不会获得真正的宁静，每分每秒都坐牢。

这世上所有的有趣，归根结底都是，直面自己人生欲望的勇气。教练，我只想要变帅。我这辈子也不要学古筝。

我只愿被人问到，你为什么不 XX 时，我能淡淡反问道：

难道是不够帅，才让你问出这无聊的问题？

11.20 [比尔博为何远走霍比屯]

昨天政府公布阳性病历行程轨迹，有人评论：哟，送完小孩上学还做美甲，就像那个天天吃包子也要去足浴店过夜的打工仔，活得可真精致。

昨晚喉咙干疼折磨一夜，倒不是担心我症状与阳性相似，而辗转反侧，行踪曝光后怎么跟亲戚领导解释，我所谓高风险期天天加班不去聚餐，实际在网吧通宵打游戏？

小时候学《捕蛇者说》我对“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民间疾苦就感慨颇深，长大后我以艾滋病为背景，写过篇小故事：人担忧的不是罹患新冠，而是以何种方式被感染。

因为母婴感染、被强制、被暗算而得艾滋，都是高贵的，应当被同情的，而因同性恋、不洁性行为，应该被制裁。

有朋友在国外一年阳了两次，暑假本有机会回家，但看看老家公众号上公布名字电话身份证和详细行踪作罢。

有人宁愿天天抓蛇，也不想被赋税煎熬，有人宁愿跳楼，也不想卖淫被抓现行。

如果没舆论这柄悬头顶斩人不见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私心是很愿意牺牲点健康，换张方舱医院的体验卡。

既不能和爱人囤货隔离度蜜月，白色牢房闭关隔世事，未尝不是一段往事可回顾。

只是不愿被疫情赋予旁人正大光明批判你的权力。

八卦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八卦只应藏暗处，藏在人性的劣根中，它不该被如此美名与正当化。人可随意议论他人，只要他愿意承担议论别人时自身猥琐和奸佞的模样。但人不该这么轻易攀上道德高地，把他人疾苦榨汁成自我空虚时的甜头。

润走的人并非不懂祖国安稳与亲切，是因为雨并不公道，它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有人宁愿背井离乡，艰难度日，也不愿在拥挤的社会关系中窒息。陌生男人吃包子做足浴，但关你屁事。陌生女人接孩子做指甲更关你屁事，可新冠做媒，呼吸同一空气的人忽然有了“羁绊”

有了以关心为名妄议的权利，有了以宏大叙事为由 Judge 他人的资格。但雨并不公道，病毒也无思绪。

它只粘住了这个思绪纷飞的社会。

11.25 [星星雨]

以前总惋惜，良缘因“误会”而错过。

回味种种看似偶然的冲突，才发觉“误会”本就是傲慢与偏见的报应。

如果我多问她几句，如果她多听我几分，明明错过的时间早能证明双方并无恶意。

可为何要把“误会”诠释得无辜且凄美？

Mistake, Miss Take.

明明是偏见与傲慢，容不得多听与多问。质问并不是问，答辩不是辩，只是笃定了意见在宣泄情绪，并没有交谈的意愿。

我不再惋惜错过的大雨，是发觉惋惜是种懦弱，巧妙的粉饰了自己的过错。

不是我在惋惜我们的感情，是我们的感情在惋惜着我们，惋惜我错过的勇气。

勇气不是一刀两断的利落，不是头可断发型不能乱的自尊，不是争论对错与责任时的犀利。只是我愿为你承受委屈不甘，也不在黑夜做决策的隐忍，只是我愿为我们的感情，静候双方不再冲动的坚韧。

我没有资格用惋惜来形容感情，因为懦夫才会趁火打劫，趁双方情绪高涨时表演潇洒与果敢。勇者无须借酒诉衷肠，更不把良辰作擂台。那些当初重于泰山却没着落的胜负欲，都抵不过时光匆匆那句隐隐作祟却没底气再说出口的：

I Missed You So.

为什么爱总比讨厌更有力？

只因独自静坐时迟早会恍悟：我又不是为了跟人吵架，才来到这个世上。

什么是爱难以解释，但若不是为这些痴缠，我又哪来动力再多留一分钟？

车晓漫，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 Always.

11.30 [See Ass Go]

小时候我最喜欢拆东西，有的拆了能重新装上，有的拆了就报废。离谱的是有次趴在床底下用起子拆床板螺丝，成功体验到地震时被压在废墟的心境。

这种正难则反的思潮一直干扰着我，童年唯一一次溺水，是因为我在泳池中思考：既然手臂泳圈可以让人上半身飘在水面，那套在大腿上不就下半身也飘起来了，岂不是比腰部套个泳圈要轻盈得多。

等我激动地站在浅水池，把手臂的泳圈取下来套在大腿，才意识到这想法有个巨大漏洞，下半身浮起来了，上半身并不会超出水面，相反被救生员捞起的时候他们反复追问，是否有人对我进行了恶作剧整蛊，他们似乎不相信有正常儿童会用这种颇为文艺的方式自尽。

同样例子诸如，刚学靠墙倒立，经常因为血液倒流而感到喉咙难受，又因为大多时候咽喉不舒服就得多喝水，可是双手撑地倒立又难以喝水。

但聪明如我，橘子里不是有很多果汁，于是嘴里含着个小橘子，倒立起来再咬。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从墙上垂直砸下来，只因事前没料到，橘汁并不会顺流往下滋润喉咙，只会从鼻孔中喷涌而出。

至于我为什么要睡 20 小时？

疫情隔离期间，我不止一次思考什么是自由，身体的、心智的、社会的。但显而易见的，我今后十有八九会躺在病床上，一天两天甚至几周几个月，那时万一睡不着，不习惯怎么办？

早在我第一次崴脚骨折之前，我就尝试过拄拐杖上学，这便使得我在经历病痛的那一瞬间，拥有常人无法想象的恬静与从容。

倒不是不痛，只是跟背我的同学说，帮我拿下滑板给你展示下什么叫高手时的潇洒，稀释了疼痛。

将来要是我卧病在床，不哭不闹，不要吃这看那，一睡就是一天，看护的亲友问，为什么你这么能睡。

我说：练过。

装逼既遂，是人世间最强效的吗啡。

年少时我为锻炼表达能力，天天网吧通宵，跟我一起翻墙的朋友玩 LOL，我听着 Beyond 的歌，在剑网三人聊天。

我就躺在荻花宫前、站在扬州海边、坐在三生树下，看到落单的陌生人，就凑过去，有时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有时从天涯远不远开场，但在那个“小姐姐”称呼都没被发明的年代，我只能白天看着古龙的小说，背些句子，晚上检验它的江湖气。

真正的猛男，就连尬聊，都能尬到令自己惊艳，原来竟有这么多办法可以一句话就把天聊死？

那正难则反，我把所有聊天的禁忌都穷尽试一遍，以后只消避开不就好了？许多年后，曾与我促膝长谈过的人，都惊讶于为何能聊这么久。

因为我练过，我见证过太多次，一段段痛彻心扉的网恋，就源于一句当时可有可无的招呼。如果畏惧尴尬，错过的美好，将会兜兜转转变成罄竹难书的墓志铭。

你当然会因此呛水，因此被人拉黑，因拄着拐杖上学被合理怀疑是神经病，因触碰到姑娘的雷区而时常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缘。

但有一点好。

高中毕业，睿智的我在校园杂志上留下过一段话：

装逼虽然有很多不好，但有一点好：无论一个人装逼后得到的反馈是褒是贬，他都，不再孤独。

而什么叫为了装逼而酝酿到大气层？

六年前我就预料到，今后总有一天我会重新思考装逼的意义是什么，而我希望那时不要引经据典掉书袋，勾画着名人名言为自己的感悟背书。

我应该把照片洗出来，因为朋友圈最高级的照片，恰是拍立得拍出来的画中画。

我必须要把这段话印刷出来，它应该被拍出来发朋友圈，而不被单调打在文本框。

无论人们对此反馈是褒是贬，我过往的年岁都不再孤独。是大雄穿过时光机，给过去的自己送多啦 A 梦的不孤独。

12.2 [Azathoth]

奥密克戎同志党性颇高，群众一有意见，它就响应了致病率。

三年的拷问，我无法自欺欺人，望新冠消失便万事如意。疫情只是块遮羞布，它温柔掩藏着人生终将无序的本质。

自从2019年的那个春节，那些维系着我们生活秩序感的铁律被一一打破：原本天塌下来，都拦不住补课的高中，孩子们再也无法为了晚自习片刻的停电而欢呼。原本精心筹划的旅途，到出发前一天却只剩失约的谅解。原本被嘲弄异想天开的《死亡搁浅》转眼间就成了纪实文学。

2019年的春节，堪称当代人的集体成人礼。

以前我们会约定的“到时见”，渐渐变成了“到时候看”以前的铁饭碗、金饭碗纷纷摔出裂痕，以前雷打不动的考试和赛事日程，慢慢地，六月七八日，再难指代高考。

因为疫情，我们的人生将永远无序，哪怕今后开放共存，你也永远无法保证，在重要的考试、当到了要紧的关头，会不会咽痛无力，在病床缺席一个礼拜。

我郁闷的从不是新冠，是它逼我看清自己的脆弱，看清人类的渺小。是它逼我睁眼：看呐，原来你毫不在意的阳光、新鲜空气、和在街头游走的自由，被剥夺后都会让你如此不适。

破镜难圆，疫情可以很快结束，但人心中破败的安全感却再难堆积。我没再执着作息稳定，焦虑爱会不会消失。我收敛起了狂妄的明日迷，彻底相信能把控的只剩今天。

不再热衷国民经济五年规划，不如去看嘉然今天吃什么。从我爱你，还有很多时间，有朝一日总能好好游览人间到我想你，现在就要跟你视频。

从等后有钱了得给父母买最好的登山装备，到饭后没事先陪他们逛下超市。

朝夕不保的古代，人们能更早醒悟而长久的和平，会让人合理沉浸在未来的臆想。

真正能左右的人生，其实只有现在这一瞬间啊，可怜虫。

是新冠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12.5 [酒醉的蝴蝶]

醉酒对人成长很重要，垂直加深对生命的理解。

之前发小说，以前应酬还爱喝酒，有次喝断片被同事抬回去后就再也不喝了。如不是昨晚酒精中毒，我一直把微醺当成宿醉，误以为醉酒不过如此。

大多数人烂醉时都意识混乱，胡言乱语，酒醒还伴随不同程度的失忆。但我醉到趴在公路上吐，意识却无比清醒。被王艺灵他哥抬走时，我一直在想《潜水钟与蝴蝶》。意识坐牢的那几小时，只有多米尼克能懂我。

许多人有过鬼压床（即睡眠瘫痪症）的经历，睡梦中意识先苏醒，身体却还处于深度睡眠的状态。我喝醉之后，仿佛在全麻手术中突然惊醒，我能清楚听到周围人说的每句话，能记住，能思考，却连眼皮都睁不开。

身体被锁闭在深海里的潜水钟，头歪朝一边睡觉，脖子都快被扯断，却没一丝力气去调整。王艺灵捧着我下巴拍脸，我在脑海回答了十几声听到了，却连眼珠都无法转动，只能直勾勾看着前方。

意识像飞出窗外的蝴蝶，第二天我能回忆起他们在谈话中把我眼镜放在哪个包里，能够记起世界杯踢到中场时同伴说看我这黑眼圈就知头天晚上没睡觉。

全身瘫痪时，嗯嗯啊啊都发不出来，却能清醒思考比利时小麦和德式小麦的区别。就连这篇日记，都是在烂醉状态下完成的腹稿。

我感激第一次烂醉遇到王艺灵，他们没在我烂醉（实际非常清醒时）说我坏话，即便在他们在认为我完全没意识时，也没人吐槽或抱怨过处理我醉酒这堆后事的麻烦。

当我被抬到沙发上，最先想到的是《绝命毒师》第二季小粉他女朋友宿醉被呕吐物呛死的画面，当时害怕极了，我想告诉他们帮我把身体侧过来，却又发不出任何声音，而当他们轻车熟路地在我后背垫了很厚的垫子，让整个上半身能斜靠在上面，感到无尽的解脱与感激。

比起在睡眠中被呛死，意识清醒地看着自己喉咙被卡住却无能为力要惨太多。

这样的瞬间太多。

我本会眼睁睁地扑向呕吐物，却被从后方托住，本要从楼梯跌到、本要把手机和眼镜都落在酒吧、本要承担一种被压在地震废墟下，眼看着搜救人员从头上走过却发不出一丝求救讯号的绝望，但王艺灵和她哥是如此周到。

或许“酒不要喝杂”的忠告，也都是一次次烂醉后的历练、也都是一次次淋雨，才学会如何优雅地为他人撑伞。

至少经此一役，我明白了不要看到别人醉酒时趁人之危。

这趁人之危包括但不限于，趁人“昏迷时”背后议论，趁人喝醉了真心话大冒险，趁人迷糊粗糙应付，乃至趁人烂醉揩油或偷盗，因为极有可能醉酒的人一直在清醒注视这一切。喝酒见人品，审视的从不只是酒后失言的当事人，还考验着同行人的品德与经验。

我感激自己头一次烂醉，没做出任何不雅的举动，没胡言乱语，没发酒疯，只被搀扶着吐完，就安静地睡死。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感激的意义在于，我无法保证每次都会这么幸运。在于，我再也不聚众喝酒了，多喝一口我是傻逼。

别人醉酒或许像一场美梦，在梦中肆意，一闭一睁就是下个人间。我喝醉像在坐黑牢，再残酷的监狱，也无法让人四肢百骸无从动弹，再清苦的禅修，也不教人身处潜水钟，心如蝴蝶飞。

“人类的悲剧，始于无法独自坐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因为疯狂会逼疯自己”

这种灵魂被囚禁在烂醉身躯的与世隔绝，会让人怀疑生与死的边界究竟为何。

这辈子都不愿体验第二次。

12.28 [触不可及]

找塑料姐妹泡脚，她问我为什么冒雪跑八公里？

我说：小姑娘没生活格调，还不懂冰火两重天。

连续空腹四十小时，白米粥也得仰望天花板流泪，徒步三十里，借夕阳歌咏，足浴是多么伟大的发明。

人类的快感，是对比拉扯出的张力，往上怼没用，一味持续加码，开水烫死猪，那不叫泡澡的艺术。

我可以详尽描述火车上人们对明日打雪仗的期许，描述我在星夜奔跑，描述那唱一路的《远走高飞》，描述脑海里的闪过千百句有关冰雪的诗词。描述那块的美女递来的毛巾，描述浴室蒸腾起的水雾，但我就是无法描述，那碗热米线的味道。

因为你不冷，因为米线的香，是形而上的。

她问我去昆明干啥，我说去看电影，她不解，什么电影要打车去昆明才能看。

我说《阿凡达 2》这类口碑中规中矩的片子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观赏者自身心境，要在家门口看，我肯定意犹未尽，直呼卡梅隆江郎才尽，RNM 退钱。

但往返八小时，光是那晕车的磨难，都鞭策自己聚焦这电影闪光处，以此逆向合理化《记承天寺夜游》的雅兴。

电影开场前我跟 Amanda 说《阿凡达 1》上映时我刚小学毕业完全没印象，她说她也忘了是啥时候看的。

因苏轼无聊夜游，怀民也流传千古。

是的，无论《阿凡达 3》何时上映，她一定能跟身边人清楚追忆道：那是 2022 年的年底，是个夹在元旦和圣诞之间的工作日，我专程打车来看的这场美人鱼教学录像。

我送她普洱茶还被吐槽道：我俩都云南人，整这干啥？

这是克制的力量：本来没必要，但我偏偏要。

因为那次断食，我永远记得为吃到一碗再平常不过的蛋炒饭而流泪的激动，因为那次徒步，因为那次晕车，因为那次彻夜未眠，因为那次冬泳……当然也因这场细雪，我永远记得今天的你。也让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再平常不过的水声潞潞，都荡漾出老脸通红。

Green Day 在《Longview》的老歌中唱：When masturbation lost its thrill, you fuck it up completely alone.

作为初中就把英文骂人的单词作为关键词，翻墙在外网检索 Porn 的天才 LSP，我比许多人都明白自律的意义。

上年纪后我变成讴歌纯爱战士，凌晨四五点窝在被子里，看的都是《你的名字》。

不是装绅士才从不开黄腔，不是为尊重女性才非礼勿视，只是为知暖而受冻，为还原看光膀子就脸红的上古遗风。我为保护多巴胺水平不被破坏，会在扒 BlackPink 编舞，觉得金智妮大腿露太多而关掉视频。

被作弊码毁掉过太多珍视的记忆，我要守护最爱的游戏，便要成为奥德修斯，让自己五花大绑，断掉作弊的可能。

摇摆不定本就是人性，最纯洁的霍比特人也会在魔戒的侵蚀下，找出一万个义正言辞开挂的理由。

我要想守护人世间的男欢女爱，便要柳下惠转世。比起一个 BOSS 打千百遍，上网找作弊码反倒是最容易的事，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廉价的色情饲料。

偶然看到了《绝命毒师》混剪，纳闷于明明我早看过，却毫无印象。

原来当初 720P 画质，分毫未见炸鸡叔每个毛孔的阴翳，画质太低等于看了个寂寞。于是我把过去自以为看过的电影，重新看了一遍。

昨晚重看《触不可及》，确信当初是我年纪太小，家庭按摩都不懂，又怎懂“让你笔友给你摸耳朵”这梗。

菲利普高位截瘫，脖子以下没感觉，被问及你到底还能不能那啥的时候，他高深莫测道：人体很神奇，其实很多器官可以代偿得到性快感，比如说耳朵。

于是我骗她说，我脸冻僵了，快帮我搓下耳朵。我还不够自律，不足以在摸耳朵中感受到灵魂的火花。

却清晰感到，她明明只是个放网上普普通通的笨蛋美女，只是两三个月没见，我就在与她无意握手时，触碰到爱与美的脉搏。

我说，我知道你戴口罩根本不是担心传染我。只是你今天没化妆，但我又不是没赞美过您的素颜，整这干啥呢。

她笑着扔掉口罩，问道：我到底哪像你前女友了？

我说：像旧时光是个美人，触不可及。

我常在社恐和社牛间踟蹰，只因太过活跃的大脑，让我变成了时间的奴隶、我五岁就学会了思考，沉浸因果逻辑，却过了二十年，才跳出了思考，学会了去旁观思考。

我在人生这趟疯狂的列车上颠簸二十年，才明白我不是这辆车。并非有个“我”在主动思考，并非“我”在开着它到处乱跑。追着风筝奔跑，难免误以为那阵风是我。

以前觉得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人，多少都有点神经病，可现在惊觉，或许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才更接近生命的真相，因为这正是临在觉察的视角：

比如把“我正在想 xx”换成“汤川正在想 xx”

把“我觉得 xx”换成“汤川感觉 xx”

这种对方听来像神经分裂的句式，却能把自己放在观察位置。用汤川来代指这自动运转的身心也不够准确，只需要默默站在第三人称，看着自己一举一动，观察所思所想。

凝望着“自己”的思绪，凝望这列车颠簸或平稳，不评价它车技，不批判驱动它的诱因，不对抗正疾驰的方向。

只是臣服于，“我”只是这具我身心的乘客的这一真相。这正是人间最大的开悟，意识到自己是乘客的那一刹那，就勘破了时间的魔障：

你常常视时间为到达彼岸的救赎，殊不知时间本就是最大的幻觉。要么此刻就顿悟，要么永远不会顿悟。

以前我明白，什么是生活感。

这一刻才感受到，什么是生命感。

12.31 [陆冰儿的序]

汤川在我眼中是个充满矛盾感的人。

他很多言行常常让我觉得天真执拗，但同时他做每一件事下每个决定态度又严肃认真到我必须内心给予某种尊重。

认识他以来，他的兴趣爱好、生活状态时有改变，但每件事他都像投入了自己全部生命乃至到达信仰的地步。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可以如此毫无顾虑得把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坦诚、赤裸地披露出来给所有人看。

有时我看他的文字，仿佛看到一团炽烈燃烧的火焰。而且我似乎从未忧心这火会不会有一天耗尽了燃料，无以为继。我没有什么缘由地相信：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该要成为这个样子、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名叫汤川。

回看我们最早认识的时间是在 2018 年 9 月，我读研二，他念大二。这时间跨度令我一阵恍惚。总是记不得和汤川认识了多久，之前也是如此。

微信好友的三年半里，我们断断续续聊着天。回想一下，每次聊天都让我觉得既像老友闲谈，又仿佛我们才初相识。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时我相信，他也能感知得到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如此密切接近。

与之对应的是，我从未参与进他的生活，他也没有对我的日常造成过什么影响。在可见的未来，这一点可能也不会有变化。这个事实让我们之间遥若参商。

有时我会想象，怎样的契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发生改变呢？如果我们关系发生变化，我和他会如何受到对方的影响？

很长时间里，我几乎有点跃跃欲试想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他，同时也不排斥被他所改变、成为一个我迄今为止没有成为过的样子。

不过，不发生也没关系。

他出现在我的生命，这已为我证明了，他这样的人存在着。

希望他一直如此存在，而我，还有很多其他观众。

将有幸见证这一切。

2023 年

1.3 [悉达多]

“果文达，我觉得爱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看透这个世界，解释它，蔑视它，这可能是思想家的事。可我所关心的只是能够爱这个世界，不蔑视，不憎恨世界和我自己，能怀着喜爱、欣赏和敬畏之心来观察世界，观察我和万物”

1.4 [碎星将军]

“王城的姓氏都改写，我还在这里守着夜”

1.11 [Treasure of Nadia]

酸汤米线点好汤底，老板却问我：要不要米线。

《纳迪亚之宝》有选项：要不要跳过成人画面。

大师兄说，黄书趁早读。长大看什么都容易动情，严肃对待就不黄了，《金瓶梅》都看得满纸物哀，失其精髓。

这黄油制作组像主打高汤的米线店那样，自信地问顾客，要不要跳过精髓。

大多米线店问要汤的、卤的还是凉米线，佐料可有可无，填饱肚子是关键。同样的，大多黄油都问要不要删掉剧情、跳过小游戏直奔主题、解锁全画廊。

食色之欲固然是驱使人红尘滚打的催化剂，可化合反应结束，情色还原到“只是生活一部分”的地位，人又难免思索：我是谁？

许多玩家在纳迪亚之宝，玩出读罢红楼的沧桑。
这阖眸烟云的落寞是种落差。

小说电影里，主角总能和他人产生深厚的羁绊，黄油的内核是：先在肉体层面实现 Connect，精神太难了，慢慢来。

但在现实，人类隔阂太深，不会在长途大巴和邻座 Say hi，不会跌倒撞掉初吻，不轻易破冰。

不像虚拟的世界，总共就只有几个角色。几厘米的纸张，隔着天南海北也总是能偶遇。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聚焦在，说书人那醒目一声收：无聊不是没有欲望，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

吃卤面的人，总渴望着，不需要米线陪衬的高汤。

1.18 [三少爷的剑]

归家遇暴雨，便利店门口，小姐姐叫我进来坐。
她剥好土豆让我吃，我问一个人烤这么多干嘛。

她说天太冷又无聊，取暖器上烤点东西，看土豆皮变焦，有些许治愈。

想到个典故，明朝有寡妇，每天夜里随手洒下 100 枚铜钱，然后挨个找。桌子下、床底下、柜子下、角落里，找完了，大概也就天亮了。

土豆这种东西，透心能吃，烤成锅巴也别有风味，只要你愿意，可以陪你到天明。雨下三分钟，却跟她聊了三小时。

毕业独居两年，怀疑自己社交障碍没法跟人聊天，总是寥寥数语再无音讯，列表都成熟悉的陌生人。因此猜忌，因此落寞，无疾而终的感情不计其数。

古龙说谈恋爱，内核就字面意思，能谈就不愁恋。他小说总是挤满对话，男人间的对白都洗不清暧昧。

曾几何时，我也隔着网线都自来熟，那时我深谙古龙之道，网恋如同避不开的魔咒。当孤男寡女的世界只剩彼此，从黄昏到天亮，到三生树下看月圆，没有谁能在如此密度的闲聊中幸免：不可避免爱上或赖上陪你熬过岁月漫长的人。

自从微信成为主要的、唯一的沟通渠道时，这些联结都无声无息断裂了。电视不是印刷术升级，它是印刷术的反面。

我与小懒因《拍拍部落》相识，那年初一，不知天文地理，却知盘点赛点、网前截击。激烈的网球走位，我们被迫密切交谈：对面高吊球，飞速打字左右站位换前后。聊太多球技与默契，顺理成章聊尼克和海伦的发型，聊爱听的歌。

那时不用四处搜罗社恐表情包，我给她花藤浇水，她把游戏的截图传相册。留言板是彼此几百楼的读书笔记，她抄她最爱的苏打绿，我摘她推荐的《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有天她说：不如也每天若无其事记点什么，像安东尼那样，标好日期，标题就是当时的心情。这样每天上线，就能知到你今天做了什么，在意着什么。

我说好，然后这么记了十二年。

这些年我尝试过许多回带人写作，屡屡隔靴搔痒，总是觉他们缺少细水长流的动力，心血来潮写两天，发了朋友圈无人问津，默契地断更，从此不谈写作。

而我终究忘了，当初我不成熟的念念碎总有人读、有人评，有那么个人，若无其事地陪我笔耕不辍。

与她相识第七年，从 QQ 搬微信，从在电脑面前等待，到拥有各自手机，默契把朋友圈设成三天可见。

We don't talk anymore，却不是谁故意。

我想找她时，却不知那常亮的微信头像到底代表“我在忙”还是“Q我吧”。她无法再听到那为我设置的专属上线铃第一时间发来“你在干嘛”。

我们都有了寸步不离的手机，却也错位了时空。

没了坐电脑前光速输入密码的期许、为空间的访客设置芝麻开门的雅兴。我再没法偷她的菜、抢车位、用背景音乐做无声安利，我的鸢尾花已枯萎，忘掉了宠物企鹅的名字。

滔滔江水般的表露与共鸣，和那信手拈来的话题，都化作朋友圈的一条白线。

我没屏蔽她，她没屏蔽我，只是我们什么都没发。

是媒介让我们相遇，让相熟如此流畅，也是媒介让我们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丢掉一起长大的约定。

当写满个性的 QQ 名片：她在玩飞车，更新了说说，她如表情般变换的 QQ 秀，变成无法猜测今天心情的通讯录名称。

曾经都期许着，有了手机，便形影不离。

为何线下或视频随便聊几小时，与人一见如故，主客尽欢？面对面五秒就能确认对方是否就绪，他是不是在赶路，在忙，现在没有闲心？只寥寥数语，做出下次见 or 现在聊天的必要判断。

而线上时空错位，非但少了这必要的就绪确认，还逼人们总在非就绪的状态下强行敷衍。

谁都无法忍受小红标，无法忍受明明有消息发过来自己却未知的状态。收到消息当场就要看，当场看了就先回掉。

双方都就绪的状态下聊天，是关系诞生的温床。

双方状态完全错位时聊天，是关系崩溃的恶兆。

媒介即信息，十年前坐电脑前我跟人聊一百天都不会出现一次如今每天都在发生的揣摩，而这些完全不必要的推敲正是人们高概率发生误解的祸根。

当我们 Face to Face，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或善或恶的意图，怎可能被脑补的语调会错意。当我们在游戏中闲聊，网上视频，你能出现在镜头里、你能在这里无缝放技能，不就完成了状态就绪的确认。

小懒不可能一边打着网球，一边其实正在上课并不方便回消息。剑三的公屏卖唱的姑娘，又怎可能碰巧人躺在医院或者姨妈疼得翻来覆去。可那个在微信回你 OK 的人，或许正单手开车等红绿灯。可那条语音背后，是嘈杂的会议声。

或许他正在忙，或许他正很烦，但也可能她正无聊到烤着土豆守候着有人站门口躲雨。

可这一切，你永远不得而知，而你，十有八九要误判。

前段时间看《仁医》泣不成声，这是一部充满爱的电视剧，有为国为道，有儿女情长，但它充盈着不会被会错意的爱。

半年前我从前一天还在重度社恐，到与 Amanda 一见如故。可我们仅仅就 Face to Face，闲聊了两天。今晚与陌生女人的闲聊让我恍悟，在误解率无限高的黑暗丛林，谁他妈不社恐？终于明白，是我太自负，我太低估了外在的媒介，而太高估了自己的福缘。

明明妥当的环境，有数不尽的良缘，聊不完的共鸣。明明糟糕的时空，一次次清醒旁观着注定的陌路。却从没认真改变环境。我幻想着酒香不怕巷子深，幻想对方总是能从完全无法判断意图的辞藻中，感受到自己的纯良。

如今我把手指掰断，都打不出“你在干嘛”这卑贱又恼人的话，是因为我默许了让微信成为自己社交的黑暗丛林，在丛林中探头高呼当然是智障之举。

可我也忘不了，十二年前，每晚少不了那句“你在干嘛”“你今天干了啥”是如此的毫无顾虑，是如此自然，因而那个漫长的季节消失地如此迅猛。

我们彩色头像不会再跳动，哪怕是句简单的 Q 我吧。

1.23 [接力赛]

买了台笔记本，让卖家下好 QQ 游戏寄到老家。

我从没给父母买保健品，却总觉得任何人都有精神需求，把对精神的尊重放在物质前，这是人本主义的内涵。

几年前带我妈练瑜伽，正是这在当初看来可有可无的启迪，让她如今每晚在瑜伽垫捣腾不至于无聊。可自从我爹戒了麻将，象棋成仅剩的爱好，而这是个被时代遗忘的爱好。如今石桌仍然处处有，上面却不再刻棋盘。

二十年前，学校的门卫室，有人下棋，有人打麻将，有人玩红警，那是乡镇教师们业余的心灵驿站。

如今整个小镇都找不到对弈人。我爹每次进城都去麒麟花园找老头下一天棋，过年的几天我每天看他在抖音看着象棋大师的讲解，没过几分钟又被别的推送吸引，看人炒菜看人开车。

看他下午这样，晚上这样，同一个沙发躺到腰酸。看他起来走走又无聊，想下棋又没电脑，看抖音讲解，又被碎片信息冲散注意力，再度神劳，周而复始，无休止。

或许这温水煮青蛙的重复是大多数人理解的生活。

可我无法苟同，纵使我十几年的网龄，面对如今的流媒体也深感无措，我并不会对小时父母指责我网瘾而同态复仇，居高临下批判着他们脆弱，抖音快手面前如此堕落，因为指责手机成瘾，不过是另一种受害者有罪论。

我相信如今算法能轻而易举拿捏人的多巴胺，若十条推送没有九条是我忍不住想点开的，只说明这个 App 活该倒闭。

互联网正无差别的摧毁每个人的 Working Memory 让注意力反复的游走，让多巴胺像是被甜食轰炸的胰岛素疯狂飙车，让人时刻承受着“无缘无故”的抑郁。

是的，比起关心身体好不好，吃穿用度怎么样，我更关心，我的爹现在有事做吗？注意力有落脚点吗？还有能够凝聚精力的渠道吗？专注是幸福的额度。

我爹作为传统的中国式家长，对自己极其抠门，对我堪称撒币，在我看来为自己开心斥巨资买游戏机天经地义，他却视娱乐如抽烟喝酒般伤人害己，只无力反抗的诱惑罢了。

他戒不掉烟，却从来舍不得抽好烟。他想下棋，却一辈子都不可能为这种鄙夷的欲望而买台电脑。

他就连去城里找老人下棋，为省两块钱的公交车费都要走路去，美其名曰锻炼身体。

如果我不主动给我妈买音响，她这辈子都不可能为跳广场舞便利而花一分钱，她甚至不会为了自己听车载音响方便而花三块钱买根转接线。他们舍不得为自己花钱，物质已如此，精神更苛刻。

我几万的补课费他们定义为刚需，几十万的房贷他们毫不犹豫，可一旦涉及到自己娱乐，几毛钱的流量都精打细算。

可是越廉价的娱乐就越伤人，那些看似免费的馈赠，早以生命力为代价。那有网就能免费刷的抖音，那免费阅读的爆款网络小说，那免费就能玩的手游。

它们就像免费抽的第一根大麻。

那瞬间我突然感受到，有些事只有父母的远见能为我做到：

他们意识到教育的重要，从小方方面面扣扣搜搜，但只要和学习沾边花钱不眨眼。正是他们重视教育，让我学到他们无法理解的知识，让我拥有他们这一代人所没有的见识。

而这些见识里面，不正包含了心理学、神经学的常识吗，不正包含了修复娱乐的偏见？

小时候他不给我买新衣服，却让书柜堆满《十万个为什么》不让我看奥特曼却讲《二十四史》，而今换我不给他买脑白金、颈椎按摩器、而专门搞台电脑，只为让他能在老家随时找到同水平的高手下棋。

是的，我也价值观极其扭曲。

继承我爹在交通上的抠搜，一年到头从不打车，十公里冒着大雨也只骑单车，美其名曰锻炼心肺。我舍不得买超过五十块的衣服，日用都是拼多多最低价的残次品。但我对精神极为挑剔，很在意时间情绪的消耗。从青春期就没看过免费的 AV，因为免费的最贵，找资源浪费的时间、劣质资源拉低的审美，这些都是我不愿承受的损失。

我妈宁愿看一辈子垃圾广告，也不会花十块钱开视频会员，但我会为还原体验去 iMax 把早已看过的枪版电影重补上。

我爹对吃嘴里的东西苛刻，淘米至少五六遍起。他能意识到食品卫生的重要，便对此严阵以待。

而我也只是对塞进脑袋里的东西极其苛刻罢了。

或许吃什么东西不见得会变什么人，但你看到听到，耳濡目染的信息推送，一定会让你变成那样的人。

小时候我爹用他的远见守护了我，用少儿读物把我从街头脏话中拯救出来，用篮球把我从打闹中吸引过来，他决定着我看到什么，不要看到什么。而今我要用我的远见，把他从被抖音快手轰炸的破败中拯救出来。

相比躺在沙发被 UC 震惊部杜撰的毒鸡汤洗脑，我坚信去练瑜伽是对我妈更好的选择，如果她无法融入广场舞，那我宁愿去学自己看不起的鬼步舞然后教她。如果我明知专注下棋，比被让波兹曼泉下有知要气诈尸的短视频统治大脑要有益心智，那我宁愿让雪上加霜花呗再欠些必要的支出。

为让我爹心安理得接受，特地骗他说老板新年发了红包。或许正因为父母对我的教育从小便是极其苛刻物质享受，而极力满足精神需求，让我活这么久从没嫌弃过家穷亦或憧憬过富人。

或许将来的将来，我也会成为一年到头舍不得带孩子去趟 KFC，却愿在他上幼儿园时花掉积蓄买台最好钢琴的父亲。

阿迪达斯你可以长大了自己挣钱买，可 C 大调自然音阶，我希望你从小就唱准。

或许这样成长的孩子，才会等我老了，用我所不能理解的方式，守护着我，晚点再老年痴呆。

晚上陪我爹看《狂飙》，我感慨国产剧拍成这样着实欣慰，欣慰在我爹明明一直有鉴赏优劣的审美。如果有《狂飙》追他便不会刷抖音。所谓审美就是没有外力逼迫时，人会自然流露的价值判断。

人一直都拥有在屎和佳肴之间分辨利弊的能耐，不过是掉入了粪坑而无人伸出援手罢了。

看他着迷《狂飙》高氏兄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节奏。我想是时候让他见识《绝命毒师》了。而《绝命毒师》，正是高中被他严查死管时，我躲在网吧里，追完的跌宕。

早在十年前，我的审美就超越了我爹太多太多。

这世上不止有抖音快手和 QQ 看点，那些不为人知的风景，却从不是我们这些侥幸攀登者孤高的资本。

它们都是有关爱的长跑，是人类认知无声的接力。

我曾让热衷《斗破苍穹》的朋友一步步读起金庸，我曾让视《柯南》为漫画巅峰的人看到了《炎拳》。

我愿意带农药玩家入坑 DOTA，助游戏小白通关《只狼》。

我知道从躺在床上看美女直播到图书馆搭讪之间，或许只差一把吉他、一块滑板作跳板。我知道从无所事事到发出时光匆匆的感慨之间，或许就隔着一场健身、一场旅行。

世上许多桥是直观的，有许多媒人是生动的。可关于认知的接力助跑，是悄无声息的、是润物无声的。

我认识一些人，总在与我分别后，才后知后觉我曾为他们带来过什么。这其实是我对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才会有的温柔。为他人的认知开路搭桥，是这世上最孤独的善意，孤独到非至亲至爱都不愿为其承受这份磋磨的漫长。

这一切在当事人的视角里不过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遇见你之后，我的人生和以前不一样了。好像比以前更爱自己了，好像比以前更有激情了。但或许是自己想复杂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偶然吧。

正如这个夜晚，我爹或许神经大条感慨：碰巧儿子从同事那搞了台换下来的旧电脑，现在能下棋是种挺不错的偶然！

可世上哪那么多偶然，不过是深爱的隐藏。

1.27 [Scarborough Fair]

方文山说：文化是翻译间流失的东西。

众所周知，把古诗译成英文，再翻回来，就变味了，那些被翻译之网筛住的砂砾，不正是文化。

昨晚龚世杰回深圳前，专程绕路来找我喝酒，或者说履行彼此心中一年至少见一面的默契。我估摸一算，他这一绕，少说得多花四五百。

我不懂为何清吧的音响也震耳欲聋，便左顾右盼：

与咖啡店相比，那些与闺蜜同来的姑娘，扯着嗓子闲聊时，也变得豪迈奔放许多。而那些与男伴来的姑娘，似乎每句话都有了侧身倾耳的理由。

是我不懂酒吧文化吗？不，我跟龚世杰说，最近在搞音乐，音响太大，周遭与音乐博弈的闲聊声更大，在这鸡尾酒会效应中，我没一条专注的音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事事关心。就像天天写作，看到酒水菜单，便控制不住地检验，它压不押韵。同时轰炸我的音轨太多了，旁人的喜怒哀乐，在一瞬间同时撕裂着我。这让置身酒吧的我有很多情绪，却也没了情绪。

为什么永远点金汤力呢？

我太喜欢《调酒师 Bartender》里，金汤力的配乐。
从那以后，喝到金汤力，都是满腔爵士味。

而音乐，也不会被翻译稀释。

前几天在老家集市散步，狂躁的汽车疾驰而过，我一把抓住同行的张志婷。

十八年前小学放学，我们在马路旁轮流冲刺，我跑过去了，回头却见她被三轮车撞倒。或许那年太小才撞上慢吞吞的摩托，或许是那年乡镇太小人心也慢，她重伤后还痊愈。

平息呼吸后，我问她还记得这条街吗？
她说：上次你没抓住我，这次你可得抓紧了。

我问了龚世杰许多如今的程序员生活，然后问他：还记得高中下晚自习，我们三人在田径场跑十圈吗？那时为什么要跑步？你说你的理想是当兵。

今早十点被我妈叫起床，原因是她刷抖音遇到一首很好听的歌，她不想错过，就一直循环播放着那低劣的视频，把我摇醒让我想办法。

我揣着一身起床气，无奈凝视着那行写着歌名的小字，然后教我妈听歌识曲。是她不识字吗？

并不，我想她就算把视频上的地方当做“斯卡保罗集市”也不认为这会是一首歌的名字。

Scarborough Fair，是一个伤感故事的发生地。

文化在翻译间，悄然流失了。

1.28 [第三十八年夏至]

逢年过节，我最怕给邮政投递员发消息：麻烦来取个件，然后对方说：“我辞职了，我把新来同事的微信推给你”

这样的事，我工作一年，经历了六次。
也对他们老板，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

和小夸说：下个月我就26岁了，下本随笔集编号排到伽马，预计四十多岁能把希腊字母凑满。

她说：结绳记事，陪你到40岁(wink。

我说：四百年后的历史博物馆，会留下我俩的名字。并非因为我是啥伟人，若想了解千百年前的历史，我们只能看到官方编年与英雄传记，而一个普通人眼中的连绵的岁月变迁，鲜少能留存下来。未来的世界必定不缺关于当今的影音资料，可当今的文字，百年后必然如古画般珍惜。

我越如尘埃般卑微，这蝼蚁微镜镌刻的时光，就愈发宝贵。

如叔本华所言：一个人的作品越是属于后世，亦即属于整个人类，那么他的作品就越不为自己的时代所理解，因为他创作的作品并没有体现自己时代的特殊色彩和气息。

正因为现代人都不读书了，慢慢也就没人写书了，都拍电影、写音乐、做游戏去了。

别看文字垄断两千年的文化载体，我过去的十年，就清晰看到它正变时代遗珠。因此跟我一个时代的人们，会觉得我这般漫长的文字记叙，是在做一件很复古的事。其实不然，这很超前，超前到等我写到四十岁之时，新一代的孩子会因传统语文教育的缺失以及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丧失文字表达能力，文字因其稀缺又重新变成最 Fashion 的事物。

剥削人注意力而存续的媒介，与长生久视存在着天然矛盾。

小夸说：的确，那得把你好好保护起来。

我说：六十五岁之前我会好好养生，写生半个世纪够了。

她说：要是面对面，我现在在朝你笑一笑，如果手边有杯子再敬你一杯。聊天框就不回复了（大笑

前天晚上，董璇找我要书，纸质版没空带过去，她说先发电子版。原因是：想看书了。

昨晚在 Soul 上刷到个同城陌生人，是个只发手抄书摘的老师，算这软件的一股清流。

我说：习惯打字后经常提笔忘字，尤其身处日均千字的行当，再看到手写体似乎打破了被宋体和黑体禁锢的视野，忽然惊觉，应该让时间变慢一些了，我本对书法无感，却在你发的瞬间感受到了写下这些字句时平静的呼吸。

也暗自思忖，难怪方文山说，手机很方便，但日常采风的作词本一定要手写，手写的字句才有温度，才足够斟酌。

她说：谢谢您，我该努力学习了。

很久以前我读过两本书，一是《世说新语》，讲的是那个年代的名人轶事。

那时就知道我一辈子写不出这样的段子集，因为我连当地区委书记都不认识，又怎能通篇记载魏晋王侯的风流。

另一本是《阅微草堂笔记》它除了士大夫的往事，还记载许多无名草根的行径。故事我已忘得差不多，却仍记得那种频频发出“原来那个时代的人是这样生活的啊”的感慨。

写随笔的人很少会对其所详尽叙述之事做出评价，有时甚至不知道为何要写下这事。我既没深究快递员为何频频辞职的意愿，又没以此臧否世事的欲图，仅觉我该在今天写下这件小事。

或许冥冥之中我想的是，百年之后的人们无意读到我所记叙的 2023 年，也耐人寻味道：原来那时有个职业叫快递，有个特殊的快递公司叫邮政，顺藤摸瓜还能检索到那时的法院只收 EMS。

原来那个文中的“逢年”指的是那个时期特有而如今已失传的春节。原来篇章的标题是作者那个时期著名的古风歌手河图的曲目，那个时代的文字就够奇怪的了，这歌词更是难读懂啊，不过用“河图”当元宇宙的昵称，听起来也很有逼格啊。

“原来那个时代的人，是这样生活的啊”

1.29 [交响情人梦]

小水说她放下了大多执著，赚钱也只是为了体面的活下去。
我说：体面不也是一种程度的执著。

而执著文艺点的说法叫做痴，痴这个字多好啊。

一个病字头盖住了知。

2.3 [一公斤的丝袜]

《狂飙》最打动我的是卖鱼强那句“我突然很想你二哥，要是阿盛在就好了”

明明是为保护家人才将错就错，让他们仇恨自己逃脱牵连。
可从前对阿盛什么都不用说他就懂，对小兰当面都讲不清。

我总觉二十六集完结就好，倒不是嫌后面粉饰太平假。而是安欣没了李响，阿强没了阿盛，这两位天煞孤星都只在各自的黄道苟延残喘。

吉川英治写三国，没随主流写到三分归晋。他最爱的孔明星落五丈原，这世界对他来说就没了创作欲。

《真田丸》我只看到秀吉去世，没了大表哥的《唐顿庄园》也物是人非。对于看过许多虚构作品的我们，故事没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我不执着于，好人要 Happy Ending 坏人要天道轮回。只计较作品里，有没有我喜欢的人和向往的情。

“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虚构的文明，也是如此。

有许多影视作品看起来很奇怪，就像在拼多多刷到按公斤卖的丝袜一样奇怪。你说它非主流，但记叙文六要素一个不差，丝袜质感好评如潮。

但我没有买它的动力。

没女人穿的丝袜，只是一团尚未被赋予生命的氨纶，被拉扯延伸，又臭又长。谨以此致敬我今年看到最好笑的对联：

上联：进击的巨人

下联：权力的游戏

横批：狂飙

我的心情就像怀揣着初恋的芬芳，却收到抠脚大汉的原味丝袜，一斤又一斤，对未完结的电视剧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人生若只如初见，神剧看一半就好。

2.18 [Save]

认识个姑娘，十三岁在小臂纹了个不良。
她长大，手变长，恶女的身段也被拉长。

十八岁的她在十八线小城，靠正规足浴按摩，月入一万八。
忆往昔纹绣美甲，她说女人比男人难伺候但女人的钱好赚。

我问好赚为什么换行？

“得了场病，吃错几次药，手止不住颤抖，换行全靠舔狗”

我看着她微微参差的眼线，幽幽错落的娇嗔满面，泛起我
十八岁的残念。

年少思渴寻泉遍，若非尚求佳人眷恋，几近自寻短见。

人间意味的拾拣，不是知音难辨。

2.19 [牛一]

流年指淌，岁晏几响，仍不耻于谈理想。

3.3 [千反田爱瑠]

前两日在琴社帮嬢嬢拍照。

她说：我老得太快了，近十年都没怎么敢拍照。旋即话锋一转，你别看我现在这样，年轻时还是挺好看的。

我没捧哏，却不觉微笑，想到她刚说的一件事：有天她接到退订机票的诈骗电话，她明知是诈骗，却纳闷对方只是要求输入六个零怎么能够转走钱。

她太好奇，专门找了张银行卡，往里面存了两百块。

她形容自己被诈骗这事时的轻快，以及叙述后来报警还被骗子质问“你才两百块都好意思报警？那些被转走十万的都不像你这么小气”时的玩味，让我觉得她仿佛花两百块买了个乐子。

像买了张大大方方去派出所玩一趟的门票。

嬢嬢说她年轻时最想当刑警，其次是法医，是因家中变故没能参加高考，为此遗憾好多年，得知我曾报考监狱公务员，她用过来人的口吻安慰道：

监狱的辅导员还是好玩的，要研究《犯罪心理学》但狱警很枯燥，没考上也无所谓。

她女儿是我高中学妹，詹达第一次来琴社喝茶，出门便问我她女儿是谁？我说你问这干啥，他说看嬢嬢气质就知道，继承她年轻容貌的女儿肯定漂亮，而都在曲靖一中上的学，应该有所耳闻。

我没用此事安慰或者谄媚她，是因为逝去的容貌在她不拘一格的性情面前不值一提。

我们认识两年多，从没听她对任何不解的事物发表过批判，倒像千反田那句“我很好奇！”的口头禅，她挂嘴边总是：

你们小年轻真有意思，快教我玩抖音，网恋能这么方便呀，下次叫我一起骑行……

年近六十的她，很好奇我们这代人在玩些什么，我也好奇她对每样见闻的反应。

我太清楚七大姑八大姨们那些公式化的回应，太厌倦人对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流露出的轻蔑和懒惰。他们的心胸太狭隘，试图扑灭所有自己歌单以外的 BGM。

我有时会故意透露些在我看来我妈这辈人压根接受不了的社闻，想看她心中那“世事皆可原谅”的边界在哪里。

可遗憾的是，这些自以新潮的观念，对一个年幼就因好奇而想当刑警的人来说，无异于牙签搅水缸。

她只是一如既往地若有所思，仿佛在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期，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没见过她女儿，也从未如此羡慕一个素未蒙面的同龄人。

她妈会为了她想发扬古琴的理想，独自一人倒贴钱，也要守着这个烂摊子，她妈会担忧的问我：她不想结婚我很急，但如果是你的话，你妈催你谈恋爱结婚你会不会烦，会不会因此不高兴？

她穿的都是她妈妈亲手做的衣服，都是走在路上会被人搭讪问询来历的高端手工旗袍。

她准备考试期间，被妈妈打来的电话都是问：我听小曹介绍起你上次去海南玩的那个潜水，我看了觉得很美，你要不要也报名去学一下美人鱼。

爱子女的父母比比皆是，这么尊重子女的太少见。

尊敬自己好奇心的人，才能懂得满足他人的好奇。

其实《冰菓》最让人神往的，从不是千反田年轻的容颜，更不是奉太郎傲娇的智商。

是一个人为了守护另一个人的好奇心，愿意背叛自己奉为主臬的“节能主义”

情侣也好、母女也罢，都只是这层浪漫的外衣罢了。

身在爱中的人很容易察觉爱的存在，却很难解释什么是爱。

而当人们沐浴着那场名为爱雨。

才能头一次读懂：云销雨霁，彩彻区明。

发觉原本灰色的人生划过一道彩光。

而我亲爱的老伙计，你并不用去解释什么是彩虹。

3.24 [拉德温普斯]

小夸问我，会不会觉得《铃芽》感情戏太快。

我说：新海诚宇宙的主角一直都是高中生，高中生啊。

很多时候人们会把“爱”形容得很沉重，也因此忘记原本渴望的是“远方”。

感情来的快慢并不取决于对方，倒不是草太长得帅铃芽就一眼万年，也不是麦当劳的阳菜太温柔。而是取决于他自身的心境。

一个原本就厌倦了小镇生活，做梦都想去首都的女高中生就算不和泷交换身体，她也很自然的，像《为了N》希美那样憧憬着安藤。而一个原本就因被家暴流浪的男高中生，住着网吧包里还夹了本《麦田的守望者》如果不在麦当劳遇到正打工的阳菜，碰上玛奇玛的拥抱，就是另一个故事。

铃芽被姨妈沉重的爱压抑着未能释怀的童年，十二年多的困顿并不需多少镜头就足以交代。

与其说是一见钟情太过迅猛，倒不如说置身荒岛的流浪者，一直期待着路过的船只。而在那个风和日丽的上午，那个

不属于这个小镇的神秘帅哥，铃芽沉寂的心动了，那分明是命运抛下的船票。

少年太渴望远方，而“爱”正是让那死水一般的生活噗通一声，迎来一次换氧的契机。

爱情是青春少年出发的勇气。

与其说一见钟情不如说是：我等那个幻想中的同伴很久了，而你看起来很符合我设定的那个人。

路明非爱上陈墨瞳难道要时间酝酿？

活成流浪狗的少年，碰到任何看上去会收养自己的主人，都毫不犹豫看见背影就当做宇宙。

在我看来反倒是，帆高若是不能为了一面之缘的阳菜开枪，那只能说明他的离家出走更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表演，反倒是，铃芽若不能被一个神秘的陌生人吸引，只能说明而今美满的生活早已冲淡了她年幼时的悸动。

为什么酒剑仙在余杭镇躺那么久，只有李逍遥愿给他酒？

愿意赌这流浪汉的故事，配得上这二钱酒？

因为只有李逍遥这样的中二病，才暗戳戳骐驎着勾搭神秘的陌生人，触发福缘获得几贯铜臭之外的副本。

铃芽在无时间的常世，给童年自己带去了命运羁绊的板凳。那一刻我看到李逍遥靠水灵珠穿越，那把递给儿时的木剑。

只有被命运困住，被往事牵绊，被奇幻诱惑的人，才像钓鱼佬那样于无声处听惊雷，珍惜着每个 Dreamtic Timing。

而这种等待，这种守候，这种期盼着命运在某个平凡午后悄然转变的悸动，才是爱情的内核。

正因如此，越年轻，越中二的人，越容易以超光速爱上别人。正如《异次元骇客》那样：在我遇到你之前，我就早已爱上你了。

对试图垂钓浪漫的人而言，爱情一直发生在相遇之前。

4.5 [山田尚子：对迟早到来的未来毫无察觉的青春少女间的独特空气，像在温室的秘密花园让人不禁想凑上去]

在故事开头出现过的物品一定要在后来用到，否则，它压根就不应该出现。

4.7 [鬼打墙]

中华民族古典高雅的宫商角徵羽，与黑人奴隶们排解苦闷的蓝调，本相隔两千年，也隔着大半个地球。

可在羽调式中加入一个“bE”音，沧海一声笑，漂渡到了北美种植园。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就像是玩《只狼》，你从那破旧佛寺一路砍到了苇名之巅，仰望着天守阁，仰望着尸与远方，在那个红色血字的洗脑下，忘掉了时间；你沉浸在平家宅邸的大火之中，拼刀也逃课，忘掉自己身在何方。

不知过多久，你终于打败了弦一郎，转身走下城楼。

推开那扇门，门里有密道，好奇心驱使你往前一探。

WQNMLGB，这扇门，竟通向你最初复活的佛寺。

“越过山丘，才发现旁边有人坐电梯”

我便是在开门的这一瞬间，发出“宫崎英高是神”的感慨。

而“bE”这个音，就是这扇门。

我弹了许久古琴，不光练宫调，也学过紧五、慢三弦。之所以学古琴，是因为多年前剑三刚出长歌门，我玩了一年的老琴爹。在对音乐一无所知的年岁里，我挨个去百度技能名，就想知道，啥是“变宫”，啥又是“清角”。

而同时，我又比较喜欢听布鲁斯，原因也简单，学 Popping 和 Locking 的人不可能对 Funk Music 无感，而 Funk 发祥于爵士乐，爵士又脱胎于布鲁斯。

这感觉就好比西式奇幻是个巨坑，无论你从《神界原罪》《暗黑破坏神》、中古战锤、DND 还是……入坑，最后都会认祖归宗，回到托尔金这位创世神身上。

这也导致经常在同一个时期里，我刚看完《触不可及》、《绿皮书》在为里面的黑人爵士手舞足蹈，转身又配着龚一弹的《广陵散》去看陈舜臣写的《聂政刺韩傀》总觉得这是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世界，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我，在两个游戏中上线下线。

又比如，几十个小时沉浸于《荒野大镖客 2》的世界中，它里面的 BGM 都是经典的蓝调。

期间出去电影院透气，看那时正热映的张艺谋的《影》，邓超两口子琴筝和鸣很是畅快。

但我从没想过，它们之间，就隔着一个小小的半音。

没了这个半音，就像减掉杨超越那声“燃烧我的卡路里”，也抽干了灵魂。

为什么魂系游戏这么折磨，却总有人乐此不疲？因为玩过的人，都对它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恍然大悟的迷宫设计无法自拔。

为什么乐理这么繁杂，却古往今来那么多人为十二平均律推干了生命的粉笔。因为这样的“一墙之隔”就足以支撑起这个世界的惊艳。

是一种“我原来活在一个非常神奇的宇宙”这样的自豪。

5.8 [说完，伊娃格林吹灭了蜡烛]

《天国王朝》里，衣带渐宽的伊娃·格林端着蜡烛、敲开巴里安的房门说：你知道吗，在我们东方文化里，人与人之间，只是隔着光。

9.26 [拍立得]

我对着秦川自问自答：为什么要买拍立得？

当你从钱包掏出張拍摄于一个小时前的老照片，此刻旁人眼中的你，像在摩挲着亡妻遗像一样深沉。

而我很喜欢这样的质感，追求质感的我，总是做出递上名片让人扫码加我微信这样脱裤子放屁的事。

有人会问，你为啥不拿手机直接加我？

有人会问，都 2023 年了，还把照片打印出来干啥？

但秦川没素质接腔打断了我的沉思：

“然后旁人见你又掏出一大把其他妹子的相片”

“上面还有精斑”

我纠正道，纯爱战士和色中饿鬼的区别是：照片上只会有口水而不会有精斑。

虽然这两者的变态程度，对被亵渎的人而言，只是枪毙一次还是十次的区别。

但诗人的工作就是琢磨，琢磨扫名片和扫手机这一点区别，传照片和递底片这一点区别，不明体液是口水还是精斑这一点区别。

因为这样的一点区别很重要，意味着你在这世上活的偏执还是圆滑，意味着如果犯了病，究竟是神经病还是精神病？

九点喝完咖啡，回来路上我跟小尹说。

像我们这种渣男，车载音响随机播放的每首歌，想到的都是不同的姑娘。

一小时后，在咖啡因的作用下，我开始觉得这句话很伤感。为什么要一颗心碎成不同片，片片爱上不同人。

操他妈的，还不是被背刺为主旋律的摇滚人生击垮了纯真：我彻底失去了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勇气。

所有的爱，哪怕再有一分被全部背叛的风险，都要把每一寸关怀、欣喜、信赖与魅惑，都拆得又小又碎，细碎得有些无耻，又有些可怜。

我问起 Nina，你朋友圈的那道杠，为何把我屏蔽了？她说，臭小子，这只是隐藏了动态。

“他明白，他明白，我给不起”

“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

“我把你屏蔽了”和“我隐藏了动态”的结果，都是一道冷清的围栏。

可是，区别有多大？有苍白的絮叨与相拥却无言那么大。

我们活在这被视听主宰感官的世界，总忽略着 Touchable 的分量。

咖啡抒情的焦点从不是纸质书，拍立得，不是名片不是听歌联想的往事。而是 I want Touch You.

No more Listen No more Seeing, 光已太慢，声也渐远。
Just touch, Only touch.

唯一不重要的区别，倒成了口水或精斑。

所有体液总在徒劳粘合着破碎的心，一场伟大的徒劳。

为什么要用拍立得？

I' d rather touch you, 哪怕只是照片。

9.29 [太宰治在夏天收到的冬衣]

回家路上，均均说明年高考，我顺口问高考后怎么打算？她说：能活到明年再说吧。

我调转方向：走，现在带你去买电子烟。

我知道她没开玩笑，现在好转了是能出来跳跳舞，可抑郁症总是一阵又一阵，毫无征兆地住院比回家还自然，就像正弦波一样消磨着身边人拯救自己的耐心。这样遭受几轮，再不敢憧憬超过一个月的未来：今天还活着，明天不好说。

我特地补充道：虽说学抽烟是你想送自己的成人礼，可等生日后再抽，就像过了十八岁才进黑网吧，少了那份偷尝禁果的刺激。

所以，就现在。

十七岁那年，我本也活不到明年。每天靠借来的钱，在黑网吧通宵，玩什么不知道，不重要。只是无法遭受躺床上，被人生思考，的折磨。

某天凌晨三点，感官世界，斜对面桌看到仙女般的大姐姐。

病好的我，并不会勇气搭讪，可那时我只剩一团匍匐在求生欲上滑行的烂肉，她的 QQ 号，是我在人间仅剩的好奇。

视死如归的搭讪，让我经历平生少有的浪漫，她教唆我这个未成年开心地上网，过盖伦新手教程，让我用她的余额，吃她点的烧烤。

连续三晚我都在网吧遇见她。她叫薇薇，工作不详，年龄不知，到底怎么个好看法，长什么样，也忘了，只是与网吧格格不入。除了她教我玩英雄联盟，啥也没干。

她 QQ 也八百年不上，那时的大人都在用微信，而我还没微信。那三天之后，失联即失恋，可我突然有了强烈地活下去的欲望。

上初中时，蒋一领从窗口伸出头，求楼下路过的我帮他偷偷买包烟。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吸烟有害健康。十年后我都为此深感愧疚，那时我只看初中生吸烟，却从没去想，为什么屁大点年龄就有了烟瘾。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乖。

十七岁失恋的苦，反而让我感受到活在世上的真切，逻辑是这样的清晰——原来我只要好好活下去，总有一天能再次遇到像薇薇姐一样的仙女。如果就这样没了，那么关于她的一切，都像是记忆走马灯里，从未真正发生过的臆想。

因此我没问过十七岁的均均为什么觉得吸烟会很酷。哪怕没觉得它酷，只要你想，就去做，只要有任何事情，能让你直觉，这样自己会少一些痛苦，就去吧。

不谈活在当下，起码先活过当下。

太宰治说：“我本想这个冬日就去死的，可最近拿到一套鼠灰色细条纹的麻质和服，是适合夏天穿的和服，所以我还是先活到夏天吧”我没有烟瘾，却总是被美好的异性在不经意间拯救。

不经意间，就又熬过了一个夏天。有经历过这样危险时刻的人，很难看懂《嫌疑人 X 的替身》的动机：就因为上吊自杀时隔壁女邻居敲门送水果的笑，你就愿为她牺牲一切。

我之前对 Amanda 非常好，哪怕她对我不好的时候依然纯粹地好。因为她救过我，体验潜水、当潜水教练这一系列的事，就像繁琐而精致的和服，我在裁缝间，慢慢有了先完成这件事，再考虑怎么活的片刻松弛。

因为她在我已虚无到“体验潜水某种意义上是想让自己在溺水时的窒息中唤醒求生欲”的时候，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两天的闲聊，让我愿意为她写歌，其实写的是，她在无意间拯救我的经过。

我为什么喜欢可露丽，却又呆愣到没展开任何攻势，只是纯粹享受着给可老师当工具人的快乐？皆因她出现在我最崩溃的时间，她的存在，某种意义上，丰满了我继续存活的欲望。

当律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我非常厌恶，正如小尹说实习之后觉得这辈子不能找男律师当对象，我深表赞同，因为要么律师干的很失败，要么渐渐变人渣。

我清晰的看着自己一点点黑化，道德底线逐渐泯灭，更在一系列的背刺后，再度怀疑其生命的意义。

此时我的生活就像一个粪坑，让我崩溃的并非我无法融入这个粪池，亦或是与粪池缠斗，我绝望的是恍惚间，我就只剩下横竖都是卑劣和庸俗的斗争，赢了是输，输了更输。

有天合伙人赵哥开车载我，聊到些单位一些琐事，他当场调转，把我拉到电影院，完成我有生以来最草率的一次观影经历——人先到了电影院，然后随便买了张刚开播的票。

他一直在神游，以至我入职两年，最近才刚认识这位领导。而他自称新冠期间在殡仪馆送走了太多亲属，公墓走几遭看开了。奔驰卖了换越野车，说有限的人生，体验最珍贵。

那时我隐约有所思，原来年纪越大越喜欢二次元，是因为整天和一帮老阴比缠斗，自己也活的像一具老粽子，只能从《跃动青春》这样的青春群像中吸点阳气。

可露丽的出现，让我猛然记起，自己为什么而活。

那种仿佛穿越回高中的心动，正是我深爱《轻音少女》的渊源，梦一样的生活明明是放学后的茶话会。明明是下班之后，和一群没有利益纷争的同好排练，或许总是排练五分钟，摸鱼两小时。

或许总是为了社团里的姑娘而假装勤奋，或许总是为了装逼而积累得确实有些牛逼。

可“给玛奇玛小姐当狗”这样粗鄙的幻想，才真正让心跳久违地剧烈。

会猛然记起，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天然的诗人。

就是为了好好讴歌这一生而活。而琐碎的工作，肮脏的权谋，焦灼的肠胃，从来都不是我真正想要谱写的元素。

不要在人生的诗集，留下这么稀碎的唾沫。

我每一次的存在焦虑，无外乎是活的不够 Dramatic，以至于我没有任何发自内心愿意记录的人事物可写。

直到层层叠嶂，刹那间我忽然明白，我明明是为了记录生命中出现的光而存活的。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所有美好而讴歌。是为了知晓中秋佳节的温馨，身强力壮的潇洒，酸梅汤的幽凉，可老师的可爱。

不值得记录的人生又怎值得过。没 Dramatic 的生活，哪有心思去修饰。都没遇见可爱的人，又怎么逃离粪坑的桎梏？所有的喜爱与痴迷，不过是一句：谢谢你的出现，我想多活一阵子，哪怕只为多看一眼有你存在的世界。

最后我像赵哥把我拉到电影院那样，拐到了悦刻专卖店。送了她渴求的酷炫，预祝均均生日快乐。

听她说，跟男友约定好生日过后再分手，感情虚无到这等地步也将就，原来只因为活这么多年，都没人陪她过生日。

如果吸烟的酷炫，能让你哪怕多活一个月，今天的中秋也算月圆花好。

朋友啊，我们不都是为了关心彼此，才相遇的吗。

11.12 [お邪魔します]

《黑暗精灵》三部曲吸引我的地方，是用西方奇幻世界观，讲了个充满东方武侠气质的故事。

黑暗精灵又名“卓尔”，他们活在阴暗的地下城，拿钟乳石做王宫，靠火烧石柱当日晷，在这里道德沦丧不再是句抽象的总结。

崔斯特因为生性善良，不够变态，而与同胞格格不入，如果不是二哥背刺了大哥，他出生当晚就要因排名老三按例献祭给邪神。如果不是他亲妈逼死了他亲爹，他出逃前就要被亲姐就地正法。他们从小就接受着六情不认的法西斯教育，海的那边是敌人，地面上的都是妖孽，阴谋诡计没被抓现行就值得称赞。

这是个寻找自我，寻找光明的故事。

“邪魔”本是佛教用语，指妨碍佛道修行的恶魔。

后来从佛祖在修行，恶魔来阻挠扩展到一个人正在做某事，恶魔进去阻碍（正しいこと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に邪魔が入る）就演变成了日语常用的“妨碍”“打扰”的语义：お邪魔します，对不起，本恶魔打断你专注了。

电子阳痿跟电子游戏无关，是一直在用虚拟幻境麻痹自己，逃避悬而未决的事，当你仍有现充的眷恋，没法沉下心进入异世界的。就像《道诡异仙》李火旺放不下真实世界，才面对小女孩和大恶魔叠影时崩溃：妈，我真的分不清。

阳痿，只是有要事被拖延着，却没法行动的焦虑。

最近三点起床，瞬间治愈了多年不举。

接了个工程案，几百页证据看着就烦，一拖再拖，期间啥干不了，打开游戏后仿佛梁边妖跟女朋友亲嘴时瞥见电视上姚明的脸，看集电视又像在拉屎时听到最喜欢的歌，出门玩又有种竹篮打水的凄美。

我不是故意拖，每天八九点醒来到单位正准备修行，接踵而至のお邪魔します，给我临阵脱逃的正当理由：一下客户咨询，一下同事约饭，一会饿了一会吃饱又困了，好不容易应付完，时间倒有了，好家伙精力挥霍光，只想躺平。

前段时间谈恋爱状态很糟糕。我还是那个我，只是我所有时间，都由不得我。每当决定早睡，赶在干扰因素出现前把拖延的事搞完，虽都只是小事但件件如鲠在喉，将本就缥缈的自信扎得千疮百孔。

而前女友一个电话，又在冷风中哆嗦到凌晨两点，她嘴上永远都“你是自由的”“我不干涉你”却总要我为突如其来的夜来非买单。

退了一个案子，不是案子没法办，当事人总是在十点多打电话，发表无助解决实质的焦虑，嘴上说着お邪魔します，睡了没曹律师。却总要我为他突如其来的没安全感驱车一百公里，陪他折腾一堆完全跟案情无关的迷信举动。我说都出差四趟了，没必要的细节你也别浪费精神。电话答应消停了，隔天直接跑单位门口。我当场跟他解除委托合同。

为缓解前女友异地焦虑，我在极度疲惫及经济危机下，依旧第一时间千里奔赴，可终于意识到，消防队员不是我要的生活。律师的工作成本并非时间，真正要付出的是能量是精力，是心理负担。让我每天的工作就像是在四处救火。

安抚完这受害人，又招待下个潜在客户，请亲戚吃完饭联络久别的感情马上奔赴同学聚会，赶着时间来单位开会，避免成为不合群而被排挤的异类。独立律师的生产资料是人际关系，维护关系就是把心思花在别人身上，您的不开心就是我的责任，您的担忧顾虑就是我的本分。

久而久之，把自己忘一千二净。

永远把当事人利益放第一位，永远把他人的感受放在维护自己精神状态前。不是没时间充实自我，只是面对着黄昏，只被望洋兴叹的无力感包裹。

和女友分手，解散了社群，拒掉了委托，推掉半夜的社交活动，也删掉某个曾经最好的朋友。

删掉的那朋友，和秦川并列是我认识的人里最聪明的两个。但跟秦川相处我很快乐，而跟她相处十年间，如同戴上了紧箍咒。每当我为正常的和平分手而愧疚，为没能全力救助一面之缘的陌生人郁郁寡欢，总羡慕她的无耻和无耻带来的轻盈。而我删掉曾经迷信十年的导师，有种从五指山下释放的自由：我发现她什么都好，对世事有着惊为天人的敏锐认知，她总能给我一切困惑以高深的解释，唯独不好的一点，她永远只躲在幕后当导演，以绝对不会犯错的立场，肆意批判着包括我在内的众生的演技。

秦川的傲慢，是奥斯卡演员历尽挫折之后手捧小金人的不屑隐藏。而她的傲慢，仅仅是没有投入战斗，便永远是常胜将军的空城计，我与她的交往，向来只削弱行动的勇气，无论我做什么，在她眼中都只是低级无聊的过家家，我被这高深的姿态唬住，频频站在原地张望，忏悔过去的罪过。

我一直以为的佛，才是我的心魔。

最近睡得很好，傍晚六点躺床上闭目养神，直接睡到次日。从困扰我许多年的道德枷锁中解脱出来，原来我无须对前女友这样的另一个成年人、另一个本该调整好自己身心状态的人负全责，原来我无须为他人成长买单。

为什么一定早起？那些鼓吹着几点醒都能过好自己生活的精英阶级们从不明白，或假装不明白普罗大众到底生活在怎样的无助中，被社会时钟捆绑着在 996 的齿轮肢解每一分挣脱枷锁的力量。社会从八九点开始运行，无论愿不愿意，时钟运转就意味，我们要开始，为他人而活了。

意味着要创造经济价值换取生存资源，要为他人喜怒做必要的反应，意味在哪吃饭该不该喝酒，能几点走都由不得自己，只在黄昏日落时，才捡起残羹剩饭，喂饱一直因为拖延而空虚的灵魂。而早起是种觉醒。是崔斯特决心背井离乡，离开魔索布莱城。我已决定，把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光留给自己。一个人对抗不了整个种族，那他就跑。撼动不了社会时钟冷静而残酷的秩序，那老子躲，躲到任何会吓邪魔老子的人还没醒来的时间里，悠长地度过和煦清晨。

不要问我为何非得三点起床。

因为，这是个寻找自我，寻找光明的故事。

11.13 [愛にできることはまだあるかい]

我年少时看“射雕三部曲”，越往后越不爽，从第一代大智若愚郭靖和古灵精怪的黄蓉，看到二代的冷清渣男杨过与傲娇始祖小龙女，无比怀念他们父辈的直球爱情故事。

所谓天然克腹黑，直球克傲娇，郭靖对黄蓉，简直是瞌睡遇枕头：“靖哥哥我死后你答应我三件事：一我允许你为我难过一阵子，但不许你永远为我难过。二我允许你再找一个妻子，但她必须是华筝因为她真心爱你。三我允许你来拜祭我，但不能带华筝来，因为我毕竟还是很小气”

而杨过和小龙女，好比抱着睡觉扭落枕，但凡有边坦率点，也不至于十六年后绝情谷相认，顺便耽误了郭襄的一生。

而郭襄继承了她妈的直球天赋：“可惜我迟生了二十年。倘若妈妈先生我，再生姊姊，我学会了师父的龙象般若功和无上瑜珈密乘，在全真教道观外住了下来，自称大龙女，小杨过在全真教中受师父欺侮，逃到我家里，我收留了他教他武功，他慢慢的自会跟我好了。他再遇到小龙女，最多不过拉住她手，给她三枚金针，说道：小妹子，你很可爱，我心里也挺喜欢你。不过我的心已属大龙女了。请你莫怪！你有甚么事，拿一枚金针来，我一定给你办到”

而到射雕第三代，郭襄都从十六岁的烟霞，化作峨眉山的骨与血。

张无忌这狗逼，看着就让人来气。人是真善良，但也是真优柔寡断，渣得清新脱俗，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最后看似被赵敏一句“我偏要勉强”拿下。

可后来我才明白，射雕是神话神雕是童话，而倚天屠龙记，才是人间旧话。

它没初代侠之大者的果敢，有的只是斩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只是因为自己还没经历过这样的矛盾：你所信仰的道德，与自己强烈的私情之间产生的矛盾。

张无忌夜谈助阵，周芷若冷笑：

“咱们从前曾有婚姻之约，我丈夫此刻却是命在垂危，加之今日我没伤你性命，旁人定然说我对你旧情犹存。若再邀你相助，天下英雄人人要骂我不知廉耻、水性杨花。”

张无忌说，咱们只需问心无愧，旁人言语，理他做甚？

周芷若：“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可周芷若不知，几乎在同一时间，宋青书危在旦夕，只有张无忌能够出手相救，他是自己的师哥，是同盟，是自己身为医者的病患……是有一万个理由必须要去救的人——我如救他不得，任由他死了，谁也不能怪我。芷若成了寡妇，能不能跟我重续前缘？”想到此处，不由得怦然心动。

周芷若道：“我知你必会尽心竭力，救活了他，以便自己问心无愧地去做朝廷郡马。”

张无忌心头一震，心道：“其实我并不想救活他。”

昨天和周明月说，我觉得你会考上研的，昨晚梦到了未来，你到了遥远的异地，大概一年两面这样。她说一定加油。

那一瞬间死去回忆突然涌上心头，我终于读懂了张无忌。

因为我有一百个理由希望你上岸，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在试图做些力所能及的支援，万事如意也好，顺风顺水也罢。可总是心头一震：

“其实我并不想你考上”

没说的是，见不到你的生活，是黯然苏醒的噩梦。

原来我恨张无忌，只是冥冥之中痛恨跟他一个吊样的自己。总是过剩的宅心仁厚，又总是过头的水性杨花。心碎成一地，片片爱上不同人，却又偏偏片片都不假。

我欣赏杨过，君子论迹不论心，无论他内心出轨多少回，行为总在克制。我羡慕郭靖，他能一生只爱一个人。

我也终于明白了金老爷子挣扎一生，为何总在理想的道德（包括对感情专一的男德）和内心欲望的纠缠间，最后选择封闭《鹿鼎记》。

爷不装了，太 TM 累了，烦了。韦爵爷一生的归宿是大理，金庸也是。

见一个爱一个，或许从来就不是什么坏事。

只因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此时此刻心跳一拍漏半拍，纵享片刻动人，而片刻即永恒。

人间并非我帅故我在，还需我爱故我在。

后记

《故事的本质是包容，爱也是》

中国有名 DOTA 职业选手王淳煜，字萧瑟，号 Ame。刀圈最具话题的明星，国内断档的第一 Carry，曾经硬实力常年保持世界第一，长得贼帅，但就是没夺冠。

无论他有没有犯病，年年功败垂成，每次都只差一点，看过几年的 Ti 的老玩家无一不被 PSG.LGD 战队气出心脏病。

他沉沦于夺冠的救赎时，有个东欧的小伙一直默默把他当偶像，苦心孤诣研究他比赛录像。然后这小伙在 Ame 势如破竹，最有希望夺冠的一年黑马突围，打败他，让他继续当万年老二，缔造 CN 玩家“为什么不 Ban 猛犸”的心魔。而夺冠时，他说他最崇拜的选手是站在亚军领奖台的 Ame。

Ame 此战后黯然退役，这小伙把游戏 ID 改成萧瑟，顶着偶像的名字天天直播练偶像最恐惧的英雄水人，他说，他以前研究 Ame，后来他退役，就谁都不模仿了。

两年后，这位名叫 Yatoro 雨的选手成了公认的世界第一。那时我以为这是个热血传说，无名少年战胜万众瞩目天才还不忘杀人诛心。后来学日语，某个瞬间如闻惊天霹雳：Yatoro 日语意思是追随、寻找。而他妈的，萧瑟作为重度二次元，Ame 这 ID 只有一种读法：读作あめ，意为：雨。

他把自己和男神的名字，刻在了冠军盾上：Yatoro Ame . 仿佛魔戒：I cannot carry it for u, but i can carry u. Ame 订婚后 Yatoro 把他和他未婚妻的照片挂直播间，配文：Sorry, But you are so Cute.

Ame 的青春充满意难平，Yatoro 更如此，这 ID 注定遗憾。不朽盾是他咫尺天涯的梦，性取向是他与他隔参商的光年。可他们常出一件装备“振魂石”——再次鼓起丧失的勇气。

我喜欢这样的故事，旁观也好记录也罢，互为彼此的鲁迅，就连断背山的故事也无关 Gay 而有关 Love。我们明明是因为爱才来到，也因为爱，才一直留在这世界的。

看故人写旧事，只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这一点。



汤川 2023年
于昆明融创海洋馆

“Lady きみは雨にけむる…”